

虎爺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吳
明
益

著

NAGE

目

錄

Contents

5 自序——就是

輯 一

9 想起那個六么拐

43 虎爺

69 想起那個么兩參

輯 二

91 午後 I

99 廁所的故事

127 午後 II

143 夏日將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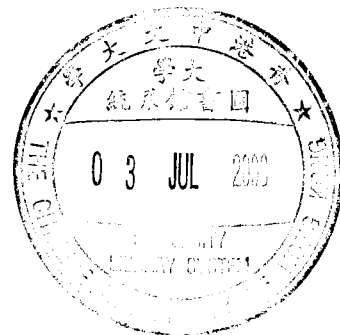
輯 三

197 複眼人

236 勾

238 饑餓

240 洞穴之蟾



自序——就是

寫《迷蝶誌》之間與之後，與其說我還在寫小說，不如說一直還在摸索著什麼叫做小說。

自正式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約一九九一年），其間經歷了寫小說到自然寫作的轉變，從渴求文學獎，到對「蒐集」文學獎感到不耐與不安（或許還帶著心虛與愧疚），我漸漸希望自己的創作能在沒有獎的狀態下，繼續頑韌地存活下去。是以從去年開始，決定不再參加競賽式的文學獎。

對我來說，這本集子裡的小說，和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本日公休》，或許都只是某篇小說的「前奏」而已——儘管兩者的調性頗有差異。透過這兩本小說集的書寫，我才開始似乎在這些零碎片段的「短篇記憶」裡，找到組構成一個較長人生的可能。

有時候，我想著霍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他說巴爾札克式的文學在

今天是不可能的，因為，「巴爾扎克的小說建立在一種今日全然不能成立的世界觀上面」。我想著汪曾祺說自己年輕時旨在「立異」，至中年有意打破小說和散文的界限，說：「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能耍花招。」我想著村上龍的一位深陷毒癮的朋友說：「只有在針筒刺入手腕的時候，才活著。其餘的時候，我是死的。我使用其餘的時間，以得到能夠裝進針筒內的白粉。」村上龍說：「小說太像麻藥了。」

是啊，小說太像麻藥了。在思考怎麼寫一篇小說的時候，常有漸漸失去軀體的感覺，那是一個不寫小說時難以進入的世界。所以，即使自然那般迷人，而我幾乎一有空就往山上跑，但只要回到房間手指接觸鍵盤之時，我還是忍不住將腦袋拍出血管，往裡頭注射麻藥。

我慢慢發現，與其說是為了表達某種意念，而將一些記憶從腦袋的某個深處的角落翻找出來譯為小說，不如說是藉由寫小說這樣的活動，我才有可能稍稍理解那隱匿在腦漿腦葉與繁複神經裡的種種，已然糾結生長成什麼樣的存在。中華商場的童年，服役時的機場，以及這些年在山野漫行時，像突如其來的咬人貓刺痛神經的一個念頭，究竟躲藏在我身體裡的哪一個角落，究竟已經被「我」，改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微型世界。像扮演捉迷藏時「鬼」的角色，雖

然，更多時候找到的物事，連我自己都無法辨別那是從什麼東西生長出來，或不明何以化身如此。這本小說集裡頭，因此有一些更趨近於無目的的作品。

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曾這樣描述「時間」：

時間是一條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時間是一隻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時間是一團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

恕我偷個懶把這些詞置換為「小說」，來說明小說對我的意義——
就是時間、就是虎、就是烈火、就是麻藥，就是

天明卷

二〇〇二年七月一日
於永和

想起那個六公拐

我一動筆之後，就知道那記憶像水分一樣以看不見的形式存在身體裡。

況且，當你應該會理解，即使使勁扭乾，也不可能完全把它逼出去。

有一陣子，我幾乎以為自己要忘記這件事了，但就像看起來乾乾的抹布，一擰之下水卻滴滴答答流了出來，



1

你到過軍隊裡的手榴彈練習場嗎？

我曾經一度被提報升下士，一度擔任起值星班長，但後來又因為某些作業上的疏失，一直未掛下士階。直到退伍前兩個月才被通知可以升下士了，可是他媽的哪一個老鳥願意爲了多領兩千而升個退伍後要校召的狗屎下士？於是我便請輔仔（輔導長），把這個下士案送進碎紙機裡軋成長條形紙屑。

因此，那次便成了我唯一一次的值星，上兵值星班長。

我值星的時候連上的作息變得很簡單，早上跑五千後辦業務或刺鎗，下午一律到手榴彈場丟手榴彈。丟的當然是練習用彈，是以鐵鑄成跟實際手榴彈重量差不多的假彈。毬果大小的彈身有模有樣地做了一丘丘的隆起，彈頭上還有保險裝置的形狀。好像小時候買的乖乖裡送的飛機汽車塑膠玩具一樣，那種模擬，帶著一點隨便，一點寫意的味道。雖然拿的是乖乖附贈一樣的假彈，丟的人還是在投擲線跟傻瓜一樣念念有詞兼做拉保險、撲倒的動作。如果有長官在場時，那麼「操課視同實戰」，往往嚴肅起來：一兵○○○手榴彈擲遠，第一次投擲，拉保險，投彈！如果沒有長官在場時，就變成：瓜拉瓜拉瓜拉瓜拉瓜拉瓜拉，投彈！

手榴彈便以各種姿勢，脫離從未曾作戰過的菜鳥老鳥們略帶緊張發汗的手，畫出一道弧線，不激起任何硝煙地墜落在扇形的擲遠場上。

以我們當時的定義「破大冬」（就是當兵滿一年）的老鳥，我規定他們在扔完一趟擲遠、防空壕、機槍陣地、窗口以後，就可以回去連上拿壘球用具打球，留下幾個自願的指導菜鳥繼續丟。壘球場就在手榴彈場旁邊，我們可以一邊打壘球一邊監視扔手榴彈的菜鳥，戰場（也許應該說模擬戰場）和球場間沒有界線。手榴彈場的盡頭疊著一排沙包與不到膝高的矮磚牆，視線翻過矮磚牆便是空軍官校的教練場。那裡停了一些機尖上掛著一個忙碌螺旋槳紅色塗裝的T-34，和沒有噴射機架式的超迷你AT-3。它們總要像巨大的雁鳥跑過整個停機坪才起飛，然後像是雲的上端有個釣客把飛機們拉高，直到它們穿破如同爲了被拍攝成明信片而刻意呈現明朗藍色的天空，不知所蹤。即使一同飛在空中，T-34和AT-3的聲音也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來，T-34就像不斷用力甩著又濕又重的牛仔褲，而AT-3則像是站在高速公路橋下，耳朵貼在水泥橋柱所聽到的聲音，那聲音帶著輪胎與柏油摩擦後產生的灼熱感。

從本壘板看過去，菜鳥們扔出的手榴彈有時簡直要撞上機身般停留在拋物線的最高點，當教練機從容地劃過時，才喪氣地墜落下來。

就這樣，我們在這頭一面打著慢速壘球，一面盯著那群菜鳥練習投遠投準。我到現在還非常懷念那些日子的黃昏機場壘球賽，我認為那應該是全世界最廣闊的球場（真的可以看到數百公頃草皮另一端的岡山市），連二〇〇一年隨時能將球擊入舊金山海灣的 Barry Bonds 都無法擊到盡頭的球場。雄性動物奔跑、扔擲、吆喝，手榴彈和壘球像沸騰的水珠一般濺上天空，近音速彩色機群四處散布著音爆聲，這一切讓人不知不覺狂叫狂跳，吹起口哨，彷彿被 Jimmy Page 帶上齊柏林飛船一樣。

我揸著青天白日的值星帶，準備打擊。

然後聽到一聲清脆的鏗噹，以及許多菜鳥們一同驚呼的聲音，夾在音爆聲中傳來。我拎著球棒跑過去，一個兵睡著似地躺在草坪上，半圓形的鋼盔在接近頂部約十五度角的位置，凹成一個酒渦。大家不發一語地看著靜靜躺著的兵，是阿偉，我同梯的醫務士阿偉。

誰他媽的手榴彈亂丟。

那個白癡六么拐。

六么拐本來是一群（如果你當過兵一定不須我解釋，但恕我囉嗦一下：這個數字代表入伍的梯次，數字愈少，入伍愈早。而在軍中從1到0唸么兩參肆五六拐又

勾洞），一共有菜鳥三隻，大約在兩週前到我們連上。一開始一律稱為六么拐，但其中一隻我們還來不及記得名字就被調到第二連伙房，另外一隻被挑中當駕駛，到師部駕訓去了。於是六么拐便只剩下菜鳥一隻，成了專屬名詞。

六么拐雙手下垂，褲襠鬆垮垮地歪斜一邊，草綠色的軍服被汗濕成土壤的赭色，還沾黏了幾株斷草。我瞪向他時他也用那雙缺乏害羞愧疚與神采，但還有著菜鳥典型恐慌懼怖的眼看著我，臉變成冰飲料的杯子，浮出一顆顆汗粒。六么拐是那種長得讓全連或者全營、全市、全國投票應該都會通過的討厭典型，方臉小眼，脖粗腹凸，眼的比例白多黑少。大家都認為他有點「阿達」，但我感覺他的阿達除了大舌頭這個特徵外，缺乏不解世情的憨真。與其說他是阿達，倒不如說是什麼都不在乎吧。

據說我那時候真是慢慢地面對著六么拐舉起球棒，然後才被投手志銘、一壘手志大、左外野手屏仔和捕手小賤東硬是按了下來。

我認為那是像馬桶忘了沖一樣的蓄意錯誤。因為阿偉是躺在投擲準備線的左後方，大概六、七步的地方。看躺的方位，那時候監視菜鳥們扔手榴彈的他可能背著六么拐，正在看我們打壘球。也就是說，手榴彈不知道是什麼理由，竟然不是朝前飛向虛擬的敵人的那一頭，而是飛向在投擲者後方的阿偉。這種練習用假彈，大概

一輩子也猜不到自己會真的砸中人吧？何況是往後飛以後砸中人的。

我要菜鳥們把阿偉的上衣解開，鋼盔脫掉，一隻馬上飛去找醫官（但我心裡想，醫官一定是不在的）。就在帶著酒渦的鋼盔剛剛從阿偉的頭上解下時，他便睜開眼了。我鬆了一口氣。阿偉和我平時交情很不錯，當時我是確實帶著關心地問：怎樣？會暈嗎？要不要叫醫官？阿偉搖了搖頭，又舉起手揮了揮。我要菜鳥抬他到旁邊樹蔭下躺，阿偉還是搖了搖頭。你要躺在這裡喔？他點了點頭。

我接受了志大的建議，叫六么拐滾到（真的是用滾的）旁邊的單槓場，雙腳不准晃動，不准打結，像死豬一樣給我吊在那根最高的槓上，直到我說「停」為止。另一面吩咐菜鳥們收拾手榴彈後，拔一拔手榴彈場的草，再排成兩列跟著彈藥士小蔡去繳手榴彈，然後打飯班打飯，其他打掃。

菜鳥們散步到手榴彈場四周，開始拔草。

不知不覺間，又到處都冒出腰高的草莖了。在夏季雨後的幾天內，整個手榴彈場就會迅速地抽長出紫紅色羽花，以及星星般的紫色小花，彷彿那片土地被誰整片帶走，又偷偷鋪上一片全新的一樣。

遠處六么拐沉重地曬在單槓上，阿偉則好像很享受似地熟睡在那裡，有時可以看到他略略抽動，像夢的節奏被阻擋了一下。我們繼續打五局下半，我打出了一支

二游方向的穿越安打。

2

當我睜開眼時，遮在視線前面的，是一株有著拂狀花序的紅拂草（或叫孟仁草，英文名則是孔雀羽 Peacock-plume）。像是某個夢境的片頭。透過紅拂草的花序，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人影晃動，雖然很明白自己睜著眼，但除了那株紅拂草，人的影像只是鬆散的色塊。聲音倒是異常地清楚，就好像有人跳過耳朵，直接把聲音傳到大腦的聽覺區。我聽到值星的同梯阿貴說：有沒有怎樣？有沒有？要叫醫官嗎？六么六的那個，去叫醫官。我搖了搖頭，脖子感到有點異樣。不是酸痛，而是連接腦袋和身體的部分因為無法被意念完全控制，對身體有些抗拒的感覺。

阿貴說：哇幹恁老師咧，手榴彈往後丟的喔？不會把手榴彈往自己頭上丟喔，不會往上丟用頭去頂喔。現在學長如果有什麼事怎麼辦？腦震盪怎麼辦？

志銘帶著臺灣腔的聲音插進來：對啊，拿你雞巴毛的豬腦袋跟人家換醫學院的腦袋喔？

小賤東說：六么拐！手不會貼緊啊，學長跟你說話屁眼不會夾緊啊。

接著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屏子用他那錄音帶轉速變慢但卻頻率調高的獨特聲

音叫道：麥 (mái)！麥！麥啦！麥衝碰 (chōng-pōng) 啦。阿貴啊，放落！放落！幹！打中傷你嘛有代誌，未 (be) 合啦。

接著是一群人一起叫：放落啦，放落啦！

志大說：叫他滾過去吊豬肉，每個人拿一顆手榴彈丟他。

阿貴像是考慮了幾秒，理智地排除了後面那項建議，說：還不他媽夾著卵鳥快滾去最高那根槓給我吊著，聽到停才下來！還不快滾，耳朵長芒果啊！

猴仔說：喔，班長仔，大專兵咧，話這呢粗喔。不過這幾句不歹，有進步，有氣魄喔。

那些生殖器和性動作從戴著金邊眼鏡的斯文阿貴口中毫無障礙地吐出來，彷彿具有同時脫去大夥褲子的力量，瞬間覺得涼風徐來，像同時吸了一大口氣而感到血脈舒暢。

阿貴問我要不要回連上休息，我搖了搖頭，我想待在這裡躺著。他們看看我沒事，留下一個么六的菜鳥，又跑回去打壘球了。

躺在草地上的我，視線像剛熱機的電腦螢幕漸漸恢復，可以看到 T34 和 T72 在紅拂草的尖端以直線或弧線交錯飛行著。那面天空讓我一度以為自己的色感出了點問題，因為實在太藍了，我清楚地感覺到那藍從瞳孔滲透到視神經裡頭，看久

了，幾乎以為自己飛行在大海上。不久我的皮膚開始感覺到野戰衣底下的搔癢，好像在我的身體底下，有某種物事準備往上冒出頭來。

我伸手摸了摸旁邊的植物。雖然我學的不是中醫，但對植物的辨識有一種近乎上癮的嗜好。我喜歡辨識出一株一株不同的植物，與它們搾、煎、熬、釀、蒸之後的殘葉與汁液和身體構造產生的奇妙繫聯，那使我覺得自己可以透明地看見身體運作的脈動。離右手邊不遠的地方我摸到一叢爵床，細小的葉是略為粗糙的紙質，那群簇生的穗狀花序，讓人覺得就像摸到一根縮小的雞毛撻子。取四十公分和水煎服，可治口舌生瘡，取二十公分與豬肝或羊肝煎服，治肝硬化腹水。我幾乎想像比丘誦經一樣朗誦出來。另一種碰觸時會輕輕顫動的羽狀葉，葉軸下頭還鑲著一顆一顆，摸起來如同身體上微微突出膚瘤的是葉下珠。葉下珠取全株煎服，可治痢疾。蔓延得最廣，我身體下頭壓著的那一片，像一枚枚冰涼銅幣的是雷公根吧。雷公根取四十至六十公分搗汁或調紅糖水煎，對腹痛、嘔吐有奇效。我默默地把記憶庫裡的資料叫出來，數著念珠般複誦一遍。

腦後可以感到，跑壘的腳步震動，宛如地球的心跳碰碰地傳上來。

以當兵來說，我應該算是幸運的，藥學系的背景使得我可以在營部連的醫務室工作。醫務室大致上是一個擺滿各種抗生素的地方，阿兵哥感冒或拉肚子便秘之類

的病痛，我們就找一些「應該可以」的藥給他們，軍官的話我們則建議他們到外面的軍醫院去看診。大小醫官都盡量把這些事交給我，小醫官把時間抽出來玩股票，籌備以後開私人診所的資金。至於大醫官，坦白說我沒休假的日子，他好像幾乎都在休假。雖然整個營部的藥都是我在管理，但畢竟身分不是醫官，偶爾還是要跟著營部連一起操課。在這個稱為空軍陸戰隊的防砲部隊裡，營部連主要的操課是跑五千跟刺鎗術。

坦白說我非常喜歡跑五千，即使每天早上可以藉口整理藥物而不必跑，但我都會主動參加。五千的折返點在空官校另一頭警衛營的哨所前面，所以跑步時會穿越幾乎四分之一個「機坪草原」。我高中看過一部記錄片，對內布拉斯的山德丘草原那種簡直可以容納所有草生長的遼闊，有著魔般的憧憬。如果山德丘是草海，機坪相比起來只是一個「小草塘」。只是這草塘已經讓我在跑步時感到自己像一頭食草動物一樣腳步輕快。

跑步的路線沿著機坪草塘蜿蜒而行，有時會經過如同巨大墳塚的機堡。機堡聽說能承受幾萬噸的炸藥，裡面可以停一到兩架的 A-13 (T-34 這種飛機，大概本來就是準備被炸的吧)。連上有時晨跑有時黃昏跑，有時早晨與黃昏都跑，黃昏的時候有一種會靜止在空中某個點飛行的不知名「蠅」(或是蜂？蚊？)出現，有時就

整群跟著飛在頭上，趕都趕不走。

父親一直希望我唸醫科，基本上，他的希望等於命令。其實我並不排斥醫科，這也算是幸運吧，父親的命令因此不那麼令我感到不快。醫學對我來說有某種神秘性，如同一種探究身體的宗教，只是我唸的是藥學，卻更對中醫有興趣。在我的理解裡，中醫相較於西醫更接近人身體構造內部，或者說，更接近宗教的一種醫術。大三暑假我會經跟隨鄰居一個老中醫師，四處學認草藥。說起中醫師，大概眼前都會浮現一個禿頭白鬚，氣定神閒的刻板形象吧。但我鄰居那個老中醫師長得更接近乾乾癟癟、有時帶著愁苦面容、有時帶著傻笑的農夫。接觸藥草後才知道，以前在學校校工用打草機啪啪打掉的許多種草都有療效。老中醫師曾經帶我到北部山區採一種比較少見的五加葉黃連，我問他說，假使沒找到這款藥草，抑是生行無(bo) 這款藥草 e 所在卜按怎？老中醫師說：一定有其它 e 草啊，一定有，天公攏嘛安排好好。假使無嘛有其它的步數。醫術這個米件，說是技術嘛也不只是技術。一直找就會找著步數，這就是親像相信佛祖同款的代誌啊。

我躺在草地上，閤起眼睛，聽到菜鳥們把一株株紅拂草拔出泥土。盤桓錯結的草根被某種突如其來的力道拉扯，離開了濕潤的泥土，發出像在互相求救的窸窣聲響。我突然發現在腦袋的記憶庫裡，似乎沒有紅拂草對人體療效的記錄？也許是我

忘記了，就好像有一回蛋白質的英文突然像刻意躲著我似地，讓我翻遍腦袋的記憶都找不到。

紅拂草是一種完全沒辦法治任何人類病痛的草嗎？

二架 AT-3 以小組近音速飛行把我的記憶和視線切斷，壘球滾到我的旁邊。我翻身起來，拾起壘球，向志大丟過去，絲毫沒有因為剛才被阿發的手榴彈丟中而感到不適。

好了喔？這麼快。你是中華民國國軍第一個被他媽練習手榴彈丟到，兩局半就起來的。頭不會暈的喔？還好有戴鋼盔。等一下飯吃多一點。志大笑著說。

的確還好，平常我們都因為太熱，而會把鋼盔脫下放到一旁，今天我竟然戴著它。被手榴彈打中時，只覺得像是頭伸到鐘裡一樣「康」一聲便失去意識，一點也不痛。我擺擺手跟大家說先走回連上，腦袋裡轉動的都是關於「紅拂草究竟有什麼療效」的念頭，但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

也許，紅拂草真的一點療效也沒有吧。

我回頭看了一下單槓場，阿發好像自動換到最矮的那根單槓上，遠遠的看過去，他用腳尖頂在地上，雙手舉高，像一個癡肥的傢伙跳芭蕾舞。到底到底，紅拂草有什麼療效呢？

3

對於六么拐我有一種說不出來「想要離這個人遠一點」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平時可能還只是覺得「這傢伙像是洗澡洗不乾淨」、「牙齒太黃」之類的討厭，但在值星那週似乎演化成一種憎惡。

站在部隊前面要求答數時，即使六么拐藏在部隊的中央，都可以清楚地發現他由稍息轉為立正的動作慢了半拍；唱歌答數，他也不是不奮力扯開嗓子，但那聲音就像在吵鬧的菜市場有人用鑰匙刮玻璃一樣，過分清晰地傳到耳朵旁。看他刺鎗大概會氣死所有相信臺灣軍人可以作戰的人，他只是用一點氣力也沒有的肥胖手臂把上了刺刀的鎗給「推」出去，如果我是他的敵人一定會很有禮貌地跟他說謝謝，然後把鎗拿過來先放到一旁，再慢跑回來用自己的鎗對傻楞楞的他來一個突刺。跑五千也一樣，他總是慢慢地「走」，即使你罰他跑一萬也只是給他有機會走一個早上而已，現在又禁止老鳥們解下S腰帶，綁在他們手上拖著跑。我除了用過去幾乎難以想像的，從弟兄們口中學習到的各種粗話罵他以外（我盡量不用涉及與他母親性交的字眼，以免引起自己的不快），一點辦法也沒有。最氣人的他總是默默地接受處罰，然後在下一個動作毫不猶豫地犯錯。那絕對是我一輩子粗話出口最頻繁的一

個星期，大概像寫一篇會議論文那樣長度的量吧。但那些即興連綴的字眼，卻讓我感覺自己正產生一種變化，好像全身的細胞都重新排列組合的變化。

感覺上是整個連的厭惡情緒都集中在他身上，畢竟當你跑步跑到腦部缺氧而坐走回來，沒有人不會不興起踢他一腳的激動的。

據我所見，這樣實踐的人並不少。猴仔真會從隊伍裡衝出來，往六么拐慢慢晃回來的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腳。有一回刺鎗時，志銘在防右刺的動作時刻意用上了氣力，果然「怕」一聲把六么拐的五七打落在地上，六么拐因此被罰拿著五七吊鋼盔半小時（但志銘也只做那麼一次，畢竟五七不是那麼耐摔的）。有時候志大也會用安官棍從後頭捅他屁股一下，紅龜仔則喜歡從後頭狠狠地像殺球一樣拍他的鋼盔，但我覺得紅龜仔很笨，因為那樣手一定很痛。另外一個我未目睹的傳言是，六么拐同寢的阿欽、倪同，每晚都叫他把卵石洗乾淨再進來睡。有時在站十二兩夜哨回來時（恕我再囉嗦一下，十二兩指十二點到兩點），也會沒來由地把沒排班的六么拐叫起來洗卵石。據說六么拐還真會晃到浴室去，只是沒有人證實過他是否真的半夜去清洗生殖器。在幾十個年輕人揉成的暫時性、宛如白血球一樣的組織裡，六么拐被注意到了。阿兵哥們藉著呼吸、流汗的氣味、或跑步的節奏交換著同樣的訊息：

這個落隊的雞巴毛。

我想可能是六么拐天生缺乏令人同情的可憐臉蛋吧。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六么拐這種人，恐怕根本不會注意到這樣一個人正從我的身邊經過，但在部隊裡，六么拐變成不能不正視的存在。沒有值星時，倒霉的我還跟他是一個「互助組」（這是軍中政戰部門一種把幾個人綁在一起的白癡伎倆），我們有時必須同桌吃飯（搞不好還吃到他上一餐用的餐盤），有時會被分派同一個公差，或排在一起刺鎗；有時，不、是「必然」我們用同一個大浴池的水洗生殖器，在某個抹肥皂的剎那還會互相瞟見對方不怎麼健美的裸體。想到這些，我的憎惡就長胖一點點。

晚餐時大家不可避免地談到「六么拐擲假彈誤擊醫務士」的事。猴仔說：像這款菜鳥仔我看伊不是白癡，是白目啦。著愛好好啊操，操一二個月落來，百面卜走嘛會走，卜飛嘛會飛囉。大我十幾梯的超老鳥楊秋吉當時不在現場，但也有話講：晚上叫他到我寢室來晚點名，幹，手榴彈黑白丟，後擺打靶離伊卡遠咧卡穩喔。志大說：跟他一起站衛兵他媽的才衰咧，上次查哨車來了也不會叫，害我還在崗哨裡面吃泡麵。死菜鳥。

這時我突然想到忘記「解除」吊單槓的命令了。我看了一下餐廳裡面，六么拐

果然不在，我趕緊把碗筷放著，跑到單槓場。

六么拐果然在那裡，正在單槓下面揉著肩膀，遠遠地看見我過來，趕忙一跳準備拉上單槓，卻手一滑跌坐在地上。

六么拐，幹麼不去吃飯？

報——告——班長，班長說要吊到你說好才好，所以我不敢去吃。

你白癡喔，那我忘記了怎麼辦，你要吊到晚點名喔？去吃飯啦，白癡。走啊。

六么拐一面走一面揉著肩膀，那雙肩膀現在一定一點力氣也沒有。我在後面看著他幾乎垂到臀部二分之一處，露出的內褲褲頭，不禁火上心頭：六么拐！褲子拉好啦，媽的褲子也不會穿喔，軍人沒有軍人的樣子。在這句話出口同時，我竟意外地伸出了腳。那隻腳如同從不知名的異次元突然伸出來一樣，我不曉得自己對六么拐的嫌惡從哪裡冒了出來，並且指使了我的腳，揸上值星帶的我，往那個令人討厭的臀部踹了一腳。我有點心虛而帶點習慣性地想說：對不起對不起，但到喉頭的話卻被某種力量往聲帶底下黑黝黝的盡頭拉了回去。六么拐對著我將S腰帶打開，把內衣、野戰服塞到裡頭去，再扣上S腰帶。

六么拐在黑暗中失去他的臉，很難正確地判斷他是否看著我：對不起。

那聲音把我拉到北極永夜般的黑暗裡，在那裡以毫無情感雙眼冷冷盯著我的鵠

鵠咕咕叫聲，非常緩慢而固執地，從空中各種方位朝著我的耳膜飄過來。

4

我想六么拐應該沒有理由故意拿練習用手榴彈K我吧，沒有理由。連上他想K的就算有六十六個（我們連含連長六十七個），我應該排名在六十名以後。就算他真的要K我的話，我也不相信他真的能丟那麼準，至少那個機率就像我打中 Randy Johnson 的球一樣低。我看過他跑步刺鎗，可以看出他反射區的神經可能有點問題，這種人一定躲避球打不好、跳繩跳沒兩下就絆倒、恐怕還踢不到毬子。在醫學上，這是一種無從治療的「非疾病」。

也許他把手榴彈投到我頭上的時候，控制手部協調性的卡榫沒有拉開吧。

講到這裡，似乎我對六么拐一點責怪的情緒也沒有。但這種同情式的思考似乎只是我從醫務士的角色來看。所謂醫務士，就是和連上能夠保持一定距離的人，只能算是「半個兵」。除了衛兵與早晚點名是必須的之外，其餘的操課我都可以找個理由避開，可以早一點去吃飯，早一點洗澡，和二樓那群軍官一起在中山室看A片，並且把醫務室的門鎖上睡覺。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有時參與是必須的，否則當屬於「連」這個團體的人對你「刺鎗的時候還晃來晃去」的悠閒感到不爽的時候，

或許情況會比偶爾現身刺刺鎗，拉拉單槓，投投手榴彈還要糟糕。還好我喜歡在「機坪草原」旁跑五千，手榴彈能扔出四十公尺以上，刺鎗術也馬馬虎虎。所以操課對我來說並不是多麼不愉快的事，何況，我常常主動地暫時讓自己成爲一個完整的兵。

一旦跟著部隊行動的時候，就感覺六公拐真是討厭。尤其是跑步的時候。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什麼，他的跑步動作讓我覺得不是不能協調，而是一點也沒有想要用意志操控身體的樣子。長跑大家都曉得，當跑到體力的極限時身體會因爲缺氧與疲勞而逐漸從肌肉中釋放出休息的訊號，這時候會讓人感覺每抬一步心臟都像像是快停止運作一樣，而空氣一直沒辦法進到肺裡面來，似乎一定要停下身體喘口氣不可。但如果你決意忽略這些訊息，身體就會以奇異的韌性重新運作，像人造衛星在沒有意志控制的無重力空間裡規律前進。在部隊當中跑步尤其明顯，雖然部隊跑步總是要喊一些智障口號以配合腳步：（雄壯啪啪威武啪啪嚴肅啪啪剛直啪啪安靜啪啪堅強啪啪沉著啪啪忍耐啪啪1—啪啪2—啪啪3—啪啪4—啪啪1 2 啪啪3 4 啪啪1 2 3—4！）但說實在這真有點作用，喊口號的時候吐氣，腳步聲啪啪的時候就吸氣，漸漸地意識間會認爲自己是這群像黃昏出來嗡嗡飛行的蠅部隊（還是蚊？蜂？）其中一隻，部隊前進就跟著前進，部隊靜止就跟著靜止。

令人嫌惡的是六公拐不只是跟不上，他呆滯的眼睛不知道飄到什麼地方，如同清晨來到公園散步的糖尿病患者一樣。只是現在部隊嚴禁體罰，我們再怎麼不爽也只能把雞巴毛、米蟲、豬腦袋、智障……這些詞丟在他身上。

不過被六公拐用練習用手榴彈K中，清醒之後，我卻沒有跑到吊著單槓的他面前幹譙一番。當我從草地上站起來的時候，腦袋裡一直在想著紅拂草到底有什麼療效。「思考」或「搜尋記憶」的這個動作，說不定使我在不知不覺中脫離了部隊。

被K中之後隔兩、三天吧，我又下樓跟部隊刺了兩個小時的鎗，丟了一個小時的手榴彈，這次我刻意站得遠一點。不只是我，當六公拐丟的時候，簡直像拍戲清場一樣，大家都幾乎退到靠近壘球場的內野線上去。那天六公拐最好的成績是六公尺，如果是真的手榴彈的話，應該還有機會把自己炸死。後來大家都去丟「窗口」。所謂「窗口」這個項目，就是把手榴彈丟進一個水泥製迷彩牆的小窗裡頭去。基本上不太難，所以猴仔就拿了飲料罐放在窗口上，每彈十元地對賭起來。當窗口上的飲料罐被K掉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穿過那個位置的遠方，有一架 A1F3 停在那裡。

這是一個停飛的下午。

就我記憶所及在部隊裡我不會做夢，夢這種東西早被疲憊殺死。在不做夢的深沉睡眠被叫起來比做了夢被打斷還令人憤怒，因為那樣會以為自己根本沒有睡著過。我值星的最後一夜，就是在沒有睡眠感覺的睡眠中被這樣一句話驚醒的：

貴仔，貴仔，起來啦，死呀啦，衛兵鎗子減一粒啦。

在七哨的探照燈光下，全副武裝的上一班衛兵猴仔、六么拐，以及準備接班的屏仔、阿偉，像一群惶恐跪拜的信徒趴著找著子彈。倪同說掉的是一枚空包彈。

衛兵的五七通常配有兩個彈匣，一個空彈匣，另一個有三顆實彈與一枚空包彈，第一枚便是沒有彈頭的空包彈，而在七哨執勤的時候，是「絕對」不能上實彈彈匣的。

那枚遺落的空包彈，讓恐懼突然間以空氣的形式存在，涼颼颼地隨著肺的起伏鑽進體內，以每分鐘七八十次的速率輸入心臟，彷彿有人藏身在黑暗的某處上了實彈，微笑地透過準星瞧著我們一樣。

我放輕呼吸，怕別人聽到一樣輕聲地說：找到沒？

當然沒。一枚空包彈在不知道什麼狀況下掉到七哨旁密實的草叢裡，並不是那

麼好找。掉的雖然是一枚空包彈，但衛兵掉子彈這事在軍中可大可小，嚴重的話也許會判軍法，輕微的話不要說衛兵本身，安全士官倪同（他其實不是士官，而是即將退伍的上兵老鳥），和我這個上兵值星班長，恐怕都得到禁閉室去吧。禁閉室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從我當兵以來，我從來不曾想到過有一天會到禁閉室裡頭去。

由於么兩參營是官校的高砲營，因此禁閉室也是屬於官校的，和另一頭的警衛營共用。禁閉室的形象或許曾經在我的腦裡以虛構的形式出現過幾次：沒有窗戶，牆面是粗胚的水泥，裡頭有一個四周濺滿尿跡的馬桶（刷了也沒用，那已經變成馬桶的花紋而根深蒂固了），飯菜從小抽屜般的監視孔裡伸出來，吃著飯時，可以嗅到自己身體製造出來的各種形式的排泄物。

大概是這樣的地方吧？

但每次虛構的禁閉室出現的時候，總是猴子做主角。那地方猴子應該最熟，他少說也去過七、八次，似乎再關一次也無妨，有沒有可能等下跟猴子商量：就你一個去關，好嗎？但這是行不通的，我可是這禮拜的值星班長，上兵值星班長、雞巴值星班長……。我一面在七哨旁的草堆裡摸著子彈，一面詛咒。早知道下午就應該找個菜鳥來把草打乾淨，這該死的草是吸了什麼營養長得這麼茂盛！

阿偉看來比我冷靜得多。他說：這樣吧，我們站成一排摸過去。

順序由左至右是這樣的：六么拐與猴仔（十二兩衛兵）、屏仔與阿偉（兩四衛兵）、我（值星班長），倪同（安全士官）則負責站哨，以免突然有人來。雖然是凌晨兩點多，但空軍官校機隊的那些士官長，常常三、四點才帶著酒意回來，真不知道他們隔天要怎麼用酒精中毒的靈巧雙手修飛機。

這樣確實是有效率得多了，畢竟地方並不大，五個人十隻手搜索過的範圍，給人一種「確定子彈不在這裡」的感覺，也給人「子彈就即將在前面出現」的希望。我一開始的那種被恐懼包圍的心情也漸漸踏實，一定找得到的，我這樣想。但我們已穿越七哨三分之二的地方時，我的眼睛又緊張得逐漸凸了出來。

我們同時聽到引擎聲與倪同尖銳的哨聲，他很快地對我們說：四又么五，然後大聲地回頭喊：誰！把哨子吹出一個S型的曲調。

四又么五（4815）是一輛 TOYOTA 的車牌，屬於一個非常討厭的空機隊士官長所有。倪同在車子還未到哨口前就把哨所的鐵鍊放下，這個四又么五，常常爲了衛兵沒有立刻把鐵鍊放下而打電話到營部告狀，說「我當了幾十年的士官長，難道會是他媽屁的間諜嗎？難道還要打開行李箱給你們這些當兵兩三個月的菜鳥檢查嗎？這真是對軍人最大的侮辱」之類的話。倪同本想是放下鐵鍊讓四又么五快速通過的，沒想到這死傢伙卻反而閃遠光燈後停下來。

耶，兩點四十分還有兩組衛兵在啊，沒有準時交接嘛，是吧。呵呵呵。他的臉是那種典型的老軍人的臉，可以從傲慢又猥瑣的線條裡找到某種對一切都不滿意的情緒。喲，還有一個穿短褲拖鞋的，嘿，奇怪了，那個黑臉菜鳥好像怕得很，發生什麼事啦？

穿短褲的自然是在睡眠中突然被叫起來說少了一粒子彈的我，菜鳥當然是六么拐。我瞟了一眼六么拐，那傢伙的眼睛在汽車大燈餘光的照射下，像被獸夾夾住，掙扎後靜靜等待死亡的水果狸。那雙眼至今只要一叫喚就會在我眼前睜開，然後腦袋便感覺被浸到冰水裡。如果要問我恐懼怎麼定義的話，我大概會說，就是那時候六么拐的瞳孔吧。

恐懼這種極爲抽象的東西，在那時候以一雙眼睛的方式呈現。

我以出奇鎮定的口吻說：報告士官長，沒事的，我是睡不著，到這裡來跟大家聊聊天，這個新兵有一點感情上的困擾，我們開導開導他。

是這樣嗎？

是的長官。

嘿嘿。

四又么五咻一聲突然踩油門駛離七哨。我吐了有生以來最長的一口氣，在這口

氣之間，某個人的手把一個冰涼的東西放到我逐漸鬆開的左手裡。

我轉頭過去，猴子、阿偉、屏仔都對我露出極淺極淺的，類似欲言又止的笑意（暫且稱那是笑意吧，我想不出更好的形容），雖然每個人的神情不同，但應該都代表同一個意思：子彈找到了，但是不要說出來。

沒錯，子彈找到了，但是不要說出來喔。

那聲音置換了剛剛以恐懼包圍我的空氣，讓我吸進肺裡，該怎麼說呢？那被吸入肺部的空氣應該多多少少帶著愉悅的遊戲味道吧。像小時候準備玩紅綠燈、一二三木頭人的那種愉悅。

猴子乾咳了兩聲，說：找無（bo）啦，轉去睏。倪同大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畢竟丟掉子彈是很嚴重的事，找到天亮也要找，怎麼可以說找不到回去睡呢？但他望向我們的時候，我看到他臉上的驚訝逐漸溶解，想必他也「聽」到黑夜裡無言傳遞的訊息。

倪同說：六么拐你死囉，準備關禁閉囉。猴子說：像汝這款軟腳蝦，去禁閉室穩死。一定予學長操到卵鳥袂硬，放血尿血尿。說起這個禁閉室啊，早起的時陣……

我自顧自的走掉，倪同跟著我。猴子也跟上，邊像演說家般不斷說著關於禁閉

室的種種，我在倪同靠過來的時候把空包彈交到他手上。把子彈交出去的時候，剛才那種遊戲的心情卻又消匿了，反而像是踩在森林底層腐敗的落葉堆上一樣，每一步都軟軟地沉下去一點點。

我持續地往營部寢室走，把當哨的阿偉、屏仔，以及應該要跟著我們下哨的六么拐，留在那個被冰涼的黑暗緊緊包圍，只留下一點探照燈光的七哨。

6

少一顆子彈。我抬頭望了望猴子、屏仔、倪同以及六么拐，說：我的彈匣少了一顆空包彈。

衛兵交接的時候，我們照例必須檢查裝備。每個衛兵各一條裝著兩個實彈匣的S腰帶，以及一把上了空彈匣的五七，以及一支可以和連上通話的無線電。彈匣可以從側面數出五顆子彈，因此不用退彈我們就可以確認每個彈匣裡頭的三顆實彈和一顆空包彈是不是還在。

有一顆不在。

猴子的神情有點慌張，但仍然帶著老鳥的扁態。他拿了五七起來斜舉四十五度，採蹲姿，藉哨所探照燈的光檢視鎗膛，看完一把，再拿另外一把。喀擦喀擦。

何必檢查鎗膛呢？我心裡想。或許有人上過彈匣，而在這當中的某個過程裡，那顆空包彈無人知覺地掉落在七哨旁某一個地方了。我的S腰帶是從六么拐身上解下來的，這顆掉的空包彈當然得記在六么拐的頭上，但猴子也不能說完全無事。

倪同說：死了死了，六么拐你玩鎗喔，我回去叫值星班長，死了死了，你們先找。

六么拐像玩偶一樣跪下去找子彈，我和猴子也跟著分開找，屏仔站哨警戒並且檢查探照燈照得到的地方。一直到阿貴來了，那顆子彈應該還藏匿在草叢的某個黑暗角落。我的手背因為被紅拂草葉鞘劃了幾道，開始有一種麻癢的感覺；指甲也跑進了很多泥土，簡直像個盜墓者。

探照燈打在站著的阿貴臉上。他以被我挖出來的一具屍骸那樣的表情站著。也不完全是屍骸，他的大眼睛裡有某種活的物事在表層快速奔跑著，那奔跑的節奏讓我想到的唯一形容詞，就是恐懼。我突然想起小時候有一回爸用黏鼠板黏到一隻老鼠，那老鼠顯然努力掙扎過，因此右大腿的皮幾乎扯掉大半，露出濕滑的帶血肌肉。當我靠近時，牠的眼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不斷轉動，幾乎要脫離眼眶自己求生似的。

阿貴是大傳系的畢業生，我是藥學系的學生，我們從出生到現在，大概都沒想

到有一天在當兵的時候會遇上丟掉子彈的事。

這禮拜，在大家的起鬨下，康連長特別讓可能會升下士的他「實習值星」，只是他的野戰服上，不過和我一樣是個上兵而已，一個不得不當兵，想要一天接著一天混到退伍的上兵而已。也許我們在這裡會必要性地改變一些東西，但根本的目的都是希望日子的滾動能快一點，最好以光速閃過這七百多天。但是日子在這裡卡住了，阿貴值星的這禮拜的最後一天，卡住了。

我建議大家排成一排搜索，畢竟七哨側邊的草叢實在太密。不可能掉在探照燈下的馬路上，如果掉在那裡，我們早就找到了。

阿貴點點頭，於是我們併成一排，將手往黑暗的草叢中探去。也並非是全然的黑暗，一盞探照燈的光，足夠一點一點地啓發我們摸到的，距離自己眼睛十公分的路徑。每個人在自己能看得到的地方摸著，但愈往前，那光便愈微弱，視線愈窄，黑暗的地方就愈廣了。突然間，倪同說：四又五么來了。

我們一起站了起來，阿貴站在最前頭，他是值星班長。四又五么是一個車牌，是機隊一個老士官長的車子，藍色的TOYOTA，那是一個非常雞巴的金魚眼士官長。我心頭被什麼緊緊抓著，不曉得事情會走到什麼地方去。

就在我站起來的同時，有人把一個冰冷的，像是根斷指長短的東西塞到我的手

裡。在百萬分之一秒間，我的手心就告訴我說：
是那顆空包彈。

我別過頭去，猴仔和屏仔嘴角輕輕地上揚了一下，瞬間我從那個弧度裡面讀到了某種默契。

這是一個遊戲，來參加吧。

我手心裡的那一點冰涼，沿著靜脈血管通過腕脈，穿入肺部，鑽進左心房，突然轉為近乎沸騰的灼熱，碰碰碰碰地像在那裡被觸動了底火。我的左手裡有一枚空包彈，而我要不要參加這個遊戲呢？

.....
.....
.....

我不記得阿貴跟四又五么說了什麼。那段對話在我腦中是一個世紀的空白。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那段空白被截斷。轟轟轟的引擎聲在黑夜裡如同正要起飛的A-10，我在那起飛的瞬間，將手中那枚冰涼的空包彈往前塞進另一隻張開的右手。像接力賽一樣，我把棒子交出了，從現在開始如果被追上了可不是我的錯。我這樣對自己說，

我把棒子交出去了。

阿貴回頭以疑問的眼神看了我們（他的眼光定在我的眼睛上，然後又走開），我不記得自己的表情了，事實上我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的表情。阿貴的眼睛陷入一種膠狀的靜止，然後疑惑從他臉上離開，那疑惑像被丟到草叢的某種活物，迅速地溜走了。

汝死囉。阿貴、猴仔和倪同對著六么拐說。準備死佇禁閉室裡底囉。

他們離開的時候，我以為自己真的聽到六么拐的喉頭發出喀擦一聲，彷彿扣扳機的聲音。

六么拐在我站哨的一個多小時裡，將七哨旁不到一間七坪房間大小的雜草堆，幾乎把每一根草的草莖都拔了起來。每株都對著探照燈照了又照，彷彿空包彈被這些草藏起來，或吞下去似的。他顯然還相信那顆空包彈必定在七哨旁的某種地方，畢竟，空包彈不可能像蟬的幼蟲鑽進土裡，或化為果子狸撲撲逃掉。那顆不知道如何遺落的空包彈，一定在某個地方，只是暫時被草藏起來了。當時六么拐心裡一定這樣想吧。

在那一個多小時的哨裡，我有好幾次想開口，但都被某種力量拉了回去。屏仔則有時在旁邊像爲了確定遊戲仍在進行似地說：你死啦，關禁閉啦！免找啦。快下

咱時我記得自己真的說出口了：免拔啦，鎗子早就找到囉。但六么拐用他那雙像是沒有一個細胞還存活著的眼睛看著我，又埋頭繼續拔下去。說那是眼睛，不如說是兩枚長了黑色斑點的石頭吧，那石頭像在說：別耍我了。

管你的，要拔就拔吧，反正沒事了，就讓你運動運動吧。而且那些讓我想不出一點療效的紅拂草，不拔也會被打草機啪啪打掉的。我這樣想。

六么拐拔盡七哨旁五步方圓的每一根草，他開始擺出把搜索範圍擴大的架式，我想如果時間充裕的話，他恐怕會把整個機坪草原的草拔掉翻找吧？

7

必須向你說明的是，這篇文章（不，應該說這篇文章從1到6的部分）的作者有兩個人。

二〇〇一年的時候，我把這篇題為〈我值星的那個禮拜〉的小說發表在北部某一個文學雜誌上，差不多是同一個月，我在書店翻著一本很難找到的中部文學雜誌裡，看到另一篇名為〈紅拂草〉的小說，作者筆名與小說同名。當時我想會取這麼庸俗筆名的作者所寫的小說應該不值一讀，但當我的眼睛掃過第一個字的時候，有一種感覺突然攫住了我。不是小說的文字吸引了我，而是這件事，我知道。這篇小

說和我寫的那篇小說，是從同一件事生長出來的。

寫小說的人，一定是阿偉吧。

這件事被儲存在兩個不同的腦袋裡達七年之久，竟又在差不多的時間轉世為文字，就像我們兩個人腦中那本記憶之書中，折凹了同一頁一樣。即使事後意圖把它拉直、壓平，但當多年之後我們用大拇指與食指啪啪地翻著回憶的時候，總會在這頁略略為停頓下來。我們或許原本都以為（或希望）只有自己記得這個摺頁，但阿偉的小說，就好像有個透明人跑到我耳旁說：

你記得的事，我也記得。

我想聯絡阿偉，但那本新兵訓練時就發的電話簿上所留的電話，現在已經成了空號。

一週後，我意外地收到阿偉寄來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郵戳是我看不懂的德文字，正面照片是透過一扇木質的窗，所望出去的清爽小城。那沐在光裡的城市有一種不真確的感覺，彷彿城市的下方是雲之類的浮動物事，而不是土地。底下有一排字，我只認得最後的名字是歌德。明信片背後用鋼珠筆這樣寫著三行字：

阿貴：最近好嗎？還在寫音樂評論罵伍佰嗎？我到了德國。你記得有一次我跟你說想開「JES」看看嗎？不，沒那麼神奇，只是我考了民航機師，到這裡受訓了。也許有一天，說不定會在飛機上遇到你。祝平安。☺

我立刻動筆寫了回信，說我讀到了他那篇小說，想問他有沒有可能，在我的小說集出版的時候，把這兩篇小說合為一篇，並署名兩人合著。怕自己把德文住址寫錯，我花了一百二十塊請一位唸德文研究所的高中同學喝卡布奇諾，他順便把明信片上那句歌德的話給翻了出來：

請把窗戶打開，讓陽光照進來。

我被這句話撞擊了一下。因為一個月前，我曾經在一個小說班教課，一個學生交來的小說曾經引過這句據說是歌德臨終時所說的話。只是這句話以德文的形式出現時，我一點也看不出來，像是同樣的幽魂以不同的形式藏匿在我們身邊一樣。大約兩週還是三週以後，我收到阿偉的回信。

8

現在正是上萊茵河谷飄雪的季節，從我們住的機師社區望出去，哈爾茨山區所

有的顏色都被雪取代了。這裡是德國天氣挺特別的一區，同時可以感到從阿爾卑斯山吹來的燥熱南風，和巴伐利亞的刺骨山風。我的窗戶，彷彿就是為了迎接這各種風勢而存在的。

那篇小說，就是剛到德國，心裡充滿寂寞與緊張的我，在這樣的窗戶前面寫出來的。

對我來說，這些文字像是自己想進一步確認記憶所進行的自我測驗。

當時是不是真將那空包彈接了過來，傳到你的手上？是不是真的曾經跟六么拐說找到了呢？而自己是否真的在那故事的裡頭呢？我想一一確認自己在那件事裡的位置，就像確認自己在全然黑暗中，是否踩在某個踏實的地方。

有一陣子，我幾乎以為自己要忘記這件事了，但就像看起來乾乾的抹布，一擰之下水卻滴滴答答地流了出來。我一動筆之後，就知道那記憶像水分一樣以看不見的形式存在身體裡。我想你應該會理解，即使使勁扭乾，也不可能完全把它逼出去。況且，當水通通離開了之後，我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濕潤和溫度存在。有時候，我懷疑用寫小說的方式來叫喚這件事是否妥當？這件事或許就像冰封在西伯利亞的猛瑪，一解凍那已經等待萬年準備腐爛的巨大軀體便開始傳出腐朽的味道。

寫到這裡，我的手心依稀又感到那枚子彈傳到我手裡時，那種冰涼得燙手的感

覺。說真的，那時我以為那塊小鋼鐵確實活著，在那裡吐著氣息……。

至於你說把兩篇小說合在一起收在你的小說集裡，我沒意見。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我建議把小說的題目改過，不用原來的。我想了一個：「想起那個六么拐」。你以為如何？

——二〇〇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虎爺

煙從他的牙齒縫裡跑出來，散到我的眼前散到冰涼的空氣中，散到崗哨探照燈下與發熱的探照燈蒸氣混在一起，散到天津四的右前方，散到這被遺忘的年邁二高村，

散到彌陀這個聽起來那麼慈悲的小鎮，散到海上

散到蹲在土地公桌下的虎爺，和孩子的視線幾乎平視的角度之間。

事情發生在一九九四，我第一次在軍隊裡過年的時候。千真萬確，我親眼所見。你按下錄音筆，將那個蛀牙般的收音孔朝向我，把我的話語聲響咻咻吸進去。研究室是淺黃綠色的，映得你眼瞳也閃著油彩似的碧光。

近二十年不見，你已經是民俗研究這個圈子裡的新銳學者，不再是那個整天穿著一雙塑膠拖鞋，腳背總是在玩踩腳時被踩得瘀傷累累的男孩。你梳了個西裝頭，像某個政黨的發言人一樣，髮膠用得太多。

而那個和你比賽吐口水的我，現在竟偽裝斯文地寫一些賣不出去的小說。只是，如果沒有那篇小說，你斷不會打電話找我，也許，你是在看到我的名字很久以後，才想起我的吧？喔，那個喜歡在公廁裡畫畫的傢伙！我認識的也是二十年前的你，那個一百二十公分，曾經和我一起豎著毛孔感受風向以便在瞬間將口水吐往對面第一百貨的小男生，此刻看著你灰色燙得挺直的名牌襯衫，覺得你像初次踏進的城市一樣陌生。

鼓聲與引擎將車上的人包裹在一個像隨處都在崩裂的世界裡。

車行至此，街燈消失了。我深呼吸了幾口，那夜的氣味稍稍稀釋了麻醉我視覺聽覺的酒精，而使耳目的功能有點甦醒。引擎聲中夾雜著幾聲響屁似的音爆，這讓

我想起了鞭炮，想起了今夜是除夕夜。

突然，所有的人像放在平底鍋裡的炒羊肉，往上震了一下，以致幾乎各自換了扶住發財車邊緣的姿勢與方位。幹！紅龜仔肯定是放了最大喉嚨來催逼出那聲幹，有力強悍地隨著獵獵風聲傳過來。阿偉、阿欽、猴子、倪同與志銘則配合鼓聲和了那個短促的幹聲。

也因為這個震動，大夥似乎才注意到一旁屏仔屈膝頂住頭，雙手環住小腿，幾乎將臉靠到生殖器上了。

幹伊娘，屏仔，兩三杯紹興就未擋e囉？猴子踢了他一腳。

屏仔抬起頭來，用那雙濁黃眼白多於黑色眼瞳的眼，往遠處看。那瞳仁如此細小，細小到你不相信能容納什麼有形體的影像進去。

鼓不要打啦，屏仔對著不斷往後的遠方說。我們幾個人對看了一眼，屏仔說，不要打啦，聽到了沒有，不要打啦。

楊志屏是屏東人。在洞兩這梯的一般兵裡，屏仔是挺不起眼的一個。洞兩的猴子、紅龜、大頭仔過去在外頭都有前科，他們的資料都被鎖在輔仔房間的檔案箱裡，而我每個月要幫輔仔替他們各寫一篇輔導紀錄，編寫的是一些不存在的對話。

這些對話一再重覆，於是我常將八月份紅龜的輔導紀錄抄到十一月猴仔的上頭，或者是把二月份大頭的拆成兩份，一份給三月的猴仔、一份給二月的紅龜。猴仔和紅龜都是真正混過的，所以稱爲「列管人員」。猴仔的右大腿有一個像小籠包尖頭似的疤痕，據他說從那裡深處的肌腱曾經取出一顆熱騰騰的彈頭，他喜歡在洗澡時展示給我們看。紅龜在猴仔的眼裡則是「俗辣」，因爲他是竊盜入獄。紅龜曾在我們面前表演一招十秒開車絕技，實驗對象就是營長的克萊斯勒吉普。當克萊斯勒的中控鎖「速叩」地一聲跳起來的時候，紅龜臉上的青春痘會同時充血，發出興奮的油光。

屏仔並沒有前科，只有刺青。我曾經在東港和屏仔同一個大澡堂洗過澡。刺這一個啥小？雷公啦。屏仔說，這仙雷公，是跳八家將那時候，朋友拖去找一個姓陳的，有名的師傅刺的。他總是和屏仔背對背行走，隨著肌肉的運動舞弄著雷公鎚。那是一仙雷公，當你直視祂時，會隱隱覺得有爆雷從某處傳出。

春節的前三周，屏仔忽然到寢室找我。有點興奮地問：要弄獅莫？

弄獅？弄獅？你是說按呢喔？我用雙手在面前擺出一個舞獅的姿勢。他點點頭。弄恁老師咧，又不會，我說。我們交談常把台語與國語混在一起。

不會，我教你，很簡單。啤酒的氣味從他咧開的嘴流了出來。連仔說的啦，現

在連上很多東西要修理，福利金又不夠，營部不是要建NUN嗎？集用場不是要買修車工具嗎？沒有錢怎麼建？所以要我找一些人，過年出去舞獅，賺一筆回來。連仔說會給我們福利，幾天榮譽假跑不掉，過年也可以輪休，還有紅包。

坦白說，舞獅對我這個白斬雞來講，雖然困難，但我胸中的好奇心被勾動，反倒感到是新鮮的誘惑。

還有誰？

菜鳥仔阿偉，你同梯的志大；猴仔、紅龜仔，倪同，我，志銘和阿欽。

那是一頭上銀漆，顫骨突出，眼眶深陷，上吊的瞳孔近似喇叭鎖大小的銀獅頭。獅頭裡架著兩根直棍，是用手控制獅頭的機關所在。舞獅可不是抓著憑蠻力隨便左右瞎晃亂搖，屏仔說，簡單的基本動作是畫一個橫的8字型，然後這樣。他邊說邊舞，在獅頭旋到左方時用力甩出一個頓點，獅耳綁的鈴鐺因此噹噹碎響，鬚鬚怒張。再一旋臂，獅頭左右搖擺、左顧快右盼緩，這時獅頭的動作變得極緩極緩，在動作將要停頓的那一秒鐘，又急速激動起來。屏仔說，舞獅頭的人背要低，手要活，腳步要靈虛中帶著勁道，獅頭要壓，讓八卦朝前。他把獅身綁在身上，手裡的那獅頭一瞪過來，空氣好像在一瞬間被擠壓到我的身上一樣。

真看不出來屏仔有這一手。

以前教我的那個師兄說啊，北獅學狗，南獅學貓，所以只要想像貓的動作神態，就能夠捉個大概。屏仔指著上星期猴仔在林子裡捉到的一頭果子狸，玩笑似地說：不然看果子狸的動作也行。

果子狸被關在前營長養的小黃的狗籠裡，那籠子打從小黃死了以後就一直空在那裡。我們拿中午吃不完的水果餵牠，果子狸雖然瞪著天真的溜溜大眼，卻會在你手伸過去開門放食物的瞬間撲上來，果子狸的牙據說能一口咬碎眼鏡蛇的頭骨。牠野得很，有時撞得鼻心出血，還繼續猛撞。盯著他那荔枝籽般的大眼睛的時候，你會發現那黑得要命的眼穿透你的身體，像正轉著某種神秘的念頭似的。喜歡看霹靂布袋戲的倪同，叫牠七彩霹靂雞巴狸。這個狸字，不知道為什麼台語唸出來的聲音較近於「麻」。

那獅頭面具在屏仔的手上長出了柔軟靈活的頸骨，但阿偉一舞，就僵硬得像是中風。你舞這個什麼東西，好像機器獅一樣，馬的，機器獅小賤偉。手放軟，手放軟。幹，叫你手放軟不是就沒有勁啊，白癡，你半身不遂啊。屏仔幾乎失去耐性。

練獅頭除了手勁，還得踩步。阿偉和志大走了幾次，總是手腳不能協調，或是與獅尾同手同腳。幹！是按怎我弄就跛腳？志大也有點洩氣了。

屏仔靈機一動，拿了幾塊紅磚頭鋪在地上，寫上號碼。說，照號碼踩，獅頭出左腳獅尾就出右腳。

果子狸在那三尺見方的籠子裡頭，不斷地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左右走動著，額上至鼻頭的那撮白毛幾乎都磨禿了，露出粉紅色的皮膚來。

那應該是一頭頭上頂著八卦的開口獅，是吧？你們舞的那叫開口獅。台灣舞的獅大概分了四種：開口獅、閉口獅、醒獅、北方獅。開口獅，又叫做充充獅，多半有拜神、咬腳、睡獅、翻背、過橋、探井、採水果、七星、八卦等動作。獅陣拜神應該先拜石獅，先右後左，然後再走中門。到中門時要看門聯，一樣先右後左，跨門檻而入，神前三跪九叩，獅頭朝神，伏身退出。這是因為獅子神格較低的緣故。

原來如此。我們只學了簡單一點的七星、咬腳、拜神的動作，原來還這麼多。神格較低，是啊，屏仔曾經說過，獅是坐騎，怎敢在廟裡抬頭？屏仔的咬腳與咬尾都做得好，七星踏得也很有氣勢，只是當獅尾的阿偉總是彎不下腰，所以看起來比較像駱駝。

你說，其實，舞獅也是一種武功的基礎訓練，腿功要扎實，步法要沉穩中帶有貓科動物的虛靈與敏捷，而舞獅頭的手部動作更講求柔（你手畫著倒8字）、剛

(你抖出一個有力的頓點)並濟的道理。

你那蒼白的手上實在沒一點手勁，如果不示範還好。我心裡想。這麼說來，屏仔也算是練家子囉？

其實，屏仔的身材，比我還要排骨，超排骨，琵琶骨從後面看來還往上突起。屏仔本是要我當獅尾的，因為我個子小，俯身比較容易。但倪同要我跟他學鼓，他說看我的臉，就知道是適合打鼓的。我一直以為倪同只是會陪連仔摸麻將的傢伙，沒想到他打起鼓，臉色便莊嚴起來。咚——隆隆咚——咚咚隆隆咚咚，如果你在場的話，一定會聽到自己血管裡血液高速流動應和著鼓音的轟轟轟、轟轟轟。

我原本以為自己節奏感很好，但每回「過鼓」，那兩根棒槌就互絆手腳，毫無默契。倪同怨自己看走眼了，坐在一旁悶著抽煙。我在屏仔教阿偉獅頭的空檔，百無聊賴地舉起獅頭試舞了一趟。沒想到屏仔叫了起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像阿貴按呢弄就對啦。於是，我便改練獅頭了。

我們在一些小村莊受到異常熱烈的歡迎，可能是現在連鄉下都少有獅陣在年節舞獅討吉利了，這頭由幾個門外漢湊成的獅陣雖不成樣，卻給了小鎮民眾舊時年節想像。有一晚，我們在一個小村莊耽擱了近四小時，有人家特意將紅包粘貼在門楣

上，屏仔便騎在阿偉的身上，用獅口將紅包咬下；紅包放在地上，便要腿打直、身伏低，同時又讓獅頭不「死」，腰可就累了。幾乎每戶人家都準備了鞭炮，我和屏仔、志大、阿偉交替著舞著獅頭，志銘有時也會來接，壓炮、衝炮，身上的衣服都被燒出數十個焦黑的孔洞，蜂炮聲在耳膜鑽進鑽出，鼓聲的節奏拉著我們的四肢舞動，在低溫裡汗被逼出來，把空氣弄得潮濕而帶著鹹味。彷彿進入一種恍惚的狀態，我不自覺地跟著無意識無目的的大聲吆喝、踏著七星步，在煙硝裡靈魂進入那頭神獸的軀體，搖晃著自己和祂的腦袋。

過年前就掙了十幾萬，除夕夜自然豐盛。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將紹興、啤酒與營長特賜的大陸董公酒一起喝，那感覺像是突然間被人打了一棍。舞獅的同伴坐一桌，我們穿著炸滿破洞的運動服，喝到臉輪廓都變形。如果不是志大提醒我，我是會注意到屏仔特別地沉默，他靜靜地夾著菜，當我們敬他酒時，他便舉杯一飲而盡，放下杯子時，竟然像放到地毯上一樣沒有發出一點撞擊聲。

屏仔如此安靜，如此安靜，安靜得像是聲帶的電源被關掉了一樣。

也許屏仔的狀況，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我說。

他有沒有眼神飄忽，作嘔，肢體僵硬、顫抖的狀況？

沒有，只是非常安靜，很安靜。問了話也不搭理，平常，他話算滿多的。吃完年夜飯你們就出去舞了？

是啊，大家喝得有點醉了，我正想抓個兔子的時候，連長來敬酒。那豬頭說：等下吃飽，還有一個工廠要去舞。我們嚇了一跳。

猴子說：連仔，除夕呢，稍休睏咧啦。大家攏醉囉啦，按怎弄嘛。可那木材工廠老闆，是連長認識的。因為去年生意不太好，早上這朋友打電話和他聊天時，聽他提起連上有一個獅團，便想到可以帶舞獅團去去霉氣。連長一再地說，這包一定是很大包的啦，不舞可惜。舞完就回來，不繞到別的地方。我們在連仔的催促下上了發財車，每個人都是一肚子大便。這豬頭，本來說年假我們可以照排的，後來又說要掌握這幾天多撈一點，於是舞獅的人就禁假了，沒想到大年夜還要舞。屏仔曾經跟我說他大年夜一定要放假，還跟連長大聲了幾句，但是舞獅團沒有屏仔還搞什麼？唉，我們那豬頭連長，平常看起來滿好講話的，但一旦他決定的事就很難說動他改，反正那個情況，我們不舞是不行的啦。

喔，對了，連仔爲了讓獅陣看起來體面一點，叫阿欽將借來與獅頭一同供奉的頭旗也請了出來。

頭旗？你小說裡面沒寫到有請頭旗。

是啊，覺得是枝微末節，就把它刪掉了。很多細節其實沒寫進去，有的是忘了，現在又想起來，當時考慮和小說的節奏不符。對，沒錯，那天我們是請了頭旗的，出發前還上了香。

頭旗上面，據說都是有天兵天將的啊，沒事幹麼請頭旗呢？

香煙扭纏、絞轉成幾股蛇狀，攀著鼓聲徐徐蠕動。我們輪流上香，志銘上前三拜，拔起頭旗。

「你不是說只要出獅，鼓就要一直打，香就不能斷。何況請頭旗出來，還不打鼓？」志銘反駁屏仔。

「叫你不要打就不要打，我人不爽快啦。」看來屏仔是真不舒服，他的臉已經從喝完酒時的帶血牛肉轉爲死豬肉色，又轉成茭白筍的青白。他看著我時，瞳孔不斷往上滑。天空被一層一層灰黑厚雲蓋上，月既不是發光體也不是反光體，而是整張潑墨中淺淺的凹洞。雲以一種奇異的快速，像一群巨人舞動著巨大的黑灰色旗子，啪啪甩動。每陣風都讓我們像躺在冰過的鐵皮上一樣，吹動兩旁的芒草時，發出像用手指彈動錫箔紙一般劈哩啪啦的聲音。我和志大躲在獅子下避風。

發財車轉進一條車身等寬的小道，兩側是休耕中的水稻田，就像開在墨色的大

海上。水田反射車燈的餘光，那墨色上頭泛著藍、綠、暗橙色，就好像筆洗筒裡混雜了多種色澤的髒水一樣。

到了。那是一幢鐵皮屋蓋成的木材加工廠，廠旁有一株巨大的雀榕，幾乎遠比廠房來得巨大。我從來沒有看過樹冠那麼寬廣的雀榕，像是花一輩子都不可能走出它的枝葉一樣。

伊娘咧，這呢大間。猴子抱怨著，事實上他只負責點香放炮，連仔完全是怕他待在連上出事才把他隨身攜帶在旁邊的。

倪同從志銘手上接過鼓棒，咚——隆隆咚——咚咚隆隆隆隆——咚——隆隆咚——咚咚隆隆——地悶著頭催了起來。身材壯碩的志銘適合舞頭旗，阿偉做獅尾，誰舞獅頭？這種陣仗，想是要交給屏仔了。

屏仔，你來。連仔開口。

不要。屏仔嘔了一下，肩胛便朝上畫了一個半圓弧，幾乎要高過他的頭頂。不要。

你不要弄？誰弄？

我不要，反正我就是不要。

不要全部相信，也不要不相信。你說，這是廢話吧，但做這類研究做久了，覺得很多事又像巧合，又像真的有某種力量在操縱著。你說，有太多例子了，太多例子了。民間傳說跳鍾馗的人在上妝以後是不能講話的，因為一講話，「鬼」就知道這鍾馗是假的、人扮的，便會趁隙索走這個假鍾馗的命。有幾個案例，說不上證明，但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事。比如說一個在新竹跳鍾馗的林先生，小女兒在他上妝時喊他爸，他應了一聲，那天跳的時候踏了幾個錯步，隔天突然心臟麻痺死去。你說，那林先生是有名的民俗演出者，正值壯年。

神秘的力量？還是巧合？你的眼睛裡出現了難以言喻的青碧光彩，你說，很多事是在某些情境下才會發生的，當組成情境的元素在不知不覺中湊齊了，事情就發生了。而我們研究，就是歸納這些發生的事的類型與狀況，找出一個能說服人和自己理由或發生的條件出來。

像電影裡頭插一些科學儀器在這些人身上，然後再測量腦電波、呼吸頻率、血壓、體溫這些生理變化，你說其實是行不通的，或者說，很有限的。誰知道，那神秘的力量會不會在測試時將自己隱藏起來？

你說，當你看到這篇小說的時候，就印象所及（僅及到我搬到永和的十三歲之前），至少相信我是忠實的旁觀記錄者。

你問，這故事是真的嗎？

真的、真的，是真的，可惜那天我沒背著相機。這事的本末或許在寫作時有部分的裁剪或調整，但發生的過程，由於我全都親眼目睹，卻是半點不假。那時我們營區就在高雄岡山，而那木材工廠，就在彌陀鄉附近。

那間看來有數百坪的廠房裡，空中到處飄動著木材被鋸開的氣味，讓我極想打噴嚏。從獅嘴裡看著志銘舞著頭旗走在前頭，一面算計著步伐、偶爾做出咬咬家具門牆的動作，這動作意味著獅子會將一整年的霉運「咬」掉。為節省體力，我盡量免掉這個動作。

數斤重的獅頭在幾分鐘後變成數十斤，數百斤。汗從每一個可以鑽出皮膚的孔隙溢出，眼睛被汗鹽刺得疼痛而模糊，腿側的筋也開始跳動了。

怎麼還沒人來換手？怎麼還沒人來換手呢？

我開始擔心體力無法讓獅頭跟上鼓聲的節奏感，這念頭一起的時候，突然驚覺鼓聲消失了。沒錯。

鼓聲消失了。

獅子在一個無聲的木材工廠裡，氣喘咻咻地向前走著。不，不是真的無聲，頭

旗舞動時，波波波波，阿偉和我因為缺氧而喘著氣，步伐從啪啪啪啪，變成沙沙沙沙拖著地，突然失去鼓聲的耳朵嗡嗡嗡嗡地鳴叫著。廠主跟在旁邊，我不得不繼續靠意志撐下去。

廠房的最深處是一張神桌。

神桌上供奉著福德正神。按了例，志銘踩了個步提醒我，頭旗微點，意謂著禮拜。我也跟著舉起獅頭，伏身拜了下去，並藉機讓身體貼在冰涼的地面上獲得喘息。就在我獅子咧開的寬嘴所獲得的那個扁平的視野裡，我看見一頭石獸。

牠的眼神，在沒有鼓聲的廠房裡，和我的眼神撞在一起。

那獸兩耳招風，眼瞳細長，嘴邊畫鬚，爪持令旗，後腿撐立身子，肩背圍了條紅色網巾。獸身未上色，保存著像是沉積岩的深黝色澤。面前的小香爐，幾撮燃盡的香柱還插在上頭。貼著地的我，那瞬間好像有一種錯覺，似乎聽到了除了自己和阿偉喘息以外的某種細微的聲音。不，不是聽到，應該說是感到才對，聲音透過地面，從我的皮膚傳上來，揪住心臟。

下壇將軍虎爺，那石獸我認得。以前跟母親到廟裡見過的。小時候，要遠遠才看得見神壇上的神像，但虎爺和孩子處在同一個視角上，可以近觀。比孩子還小的一隻虎，披著可愛的紅披風。那一直盯著朝拜者下肢的虎爺，有一雙沒有瞳仁的

眼。

旗一收，志銘踩步作信號，我鼓起餘力伏身後退。失去鼓聲指引而且逐漸癱軟的雙臂，筋脈像是被兩個壯漢各扯住一邊緊繃欲裂，汗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只覺得頭部脹熱，手腳冰涼。

媽的，怎麼沒有人來換手呢？

沒有鼓聲，沒有人來換手，我無力地在偌大的廠房裡舞著咧著嘴的獅。

到了到了。我仍往後退，有人拍著我的背，說到了，到門口了，可以了，可以了。腳步一軟，便撞上後退不及的阿偉。

搞什麼啊？放下獅頭，我用僅有的餘力罵：他媽的，怎麼沒有人換手？鼓也沒打，搞什麼？

連長、倪同、志大、阿欽、紅龜仔在榕樹寬廣的樹冠四周，稀落地圍了個半圓。

半圓裡，那獸伏著身子，以一雙沒有瞳仁的眼，朝向我。

你用那雙油彩流動的眼望著我，我問，如果說那種狀況是一種極肖似的模擬，有沒有可能？

當然可能。你說，很多乩身其實並無法隨時召喚神靈，甚至有時是憑藉自己豐富的經驗去模擬起乩的狀態。即使親眼所見，或持有錄影帶，其實也沒辦法肯定眼前或在那磁帶中的影像便是真實發生的事。因為經驗豐富的乩身，似乎有能力能自我催眠進入某種狀態，而化成另一個人的聲音、想法、動作與神態。在那種狀態下，我們沒有任何工具或方法可以檢視，只有憑直覺和一些線索去猜。至於為什麼要模擬，就有很多種可能了。

那真令人著迷呀！

我面對一雙沒有瞳仁的眼，一雙白色的眼。那種白色不是純白，也不是無色，而是像某種嘔吐物一樣混雜許多食物的渾濁的白。

這是什麼？沒人理我。牠臂曲指張、後腿蛙踞，涎沫隨著吼聲流滿臉頰。指曲成爪，刨土再刨土再刨土再刨土再深深底刨土。血從裂開的皮膚徐徐流出，和刨起的土攪拌著。牠的前臂肌肉像擁有獨立的生命自顧自地跳動，好像要有什麼物事穿膚而出。地上青筋暴露的榕根走出的一張人臉，眼窩處正是被牠刨出的深逾指長，肩寬的土窪。我覺得自己指尖被一千萬隻紅螞蟻的蟻酸腐蝕著，皮膚像被用力的以

玻璃碎片抹過一樣刺痛著。別看我，拜託，別看我。

虎爺！我聽見猴子說，是虎爺！

猴子從一開始舞獅便到後頭拉屎，出現的時候他顯然是在場唯一魂魄尚在的；他對廠主說，你這裡有生魚還是生雞卵沒有？

有雞卵，有雞卵，廠主手握著拳點著頭。現在怎麼辦，現在怎麼辦？

阿欽去拿來！

那段時間，我心裡想屏仔會不會突然撲過來，然後鑽入一旁的草叢逃逸。如果真的這樣，那我們該怎麼辦？是追捕他，還是任他走？問題是，如果我擋他他會不會撲到我身上撕咬？那兩枚退化的犬齒，還有沒有能力刺穿我的咽喉？

這時他的白色眼瞳開始浮出蠕動的紅蟲，嘴唇上翻，露出發黃的齒。他不耐了。猴子跟我們說，不要緊，虎爺討吃，吃了生雞卵就好了。一面回頭張望，幹伊娘，這個阿欽動作真正慢。

虎爺，猴子說，是虎爺討吃啦。

屏仔、不，虎爺的咆哮使我感到月光熄滅了一秒鐘，他後腿抵住老榕，腰部低

伏，筋脈鼓脹，耳頰脹紅。喉結如鼠，滾滑在青白的脖子上，那吼聲不大，颯起的風卻像搖晃紙屑般搖晃著我們的影子。我的身體變重，腦袋變輕，像被放開的氣球，意識發出咻咻咻的聲音搶著離開身體。

別問我其他人的情形，別問我。

月光勉強又亮起來的時候，阿欽終於捧著雞蛋出現了。雞蛋不安分地在淺碟裡滾來動去，我可以理解阿欽的肌肉為什麼控制不了這小東西。盤子裡的雞蛋旋跌出那個圓形的那一瞬間，虎爺揚起左爪，將一枚雞蛋撥進那張長年嚼食檳榔導致泛著豬肝色的嘴，屏仔的嘴。喀滋喀滋，卡汁卡汁，數條鼻涕狀的黏稠汁液，從虎爺的頰上，滴垂到地上。喀啦喀啦，虎爺像嚼著蝦味先般嚼著蛋殼，偶爾用那雙眼白瞄瞄我們。

那條長滿舌苔的舌，從被地上尖碎的石子割裂，而腫成赭色香腸般的唇伸出，珍重地舔食流濺到樹根旁石礫上、滲在泥土中的殘餘蛋汁。祂像享受完美食的貓一樣舔著手掌，墨紅色的血緩慢地從指甲縫裡滲出，與蛋汁混成一種難以形容的流質，祂再伸出舌，珍重地將那混合汁液舔入。

我覺得皮膚濕黏不堪。

過了一會兒，虎爺的眼皮垂得只剩一線。而飽嗝聲愈來愈大，愈來愈大，如一

頭巨大的牛蛙，咯！咯！咯！突地後仰翻了過去。

屏仔躺在樹下，像熟睡的嬰孩蝦曲著腿。

他把蛋殼吞下去，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猴仔把阿欽罵了一頓，他說他的意思其實是要把蛋打開的。但那時誰聽得懂啊，阿欽一蹲下，虎爺就撲上來了，嚇都嚇死了，哪還顧到這些？猴仔玩笑地說，那種狀況下，即使給他鐵釘吃，也會吞下去。我們說好，哪一天虎爺又上屏仔，就真餵鐵釘給他吃，錄下來，賣給電視台。

你珍重的收起了錄音帶，將手寫的筆記夾在一個真皮方型筆記包裡頭。你說：謝謝你今天告訴我這個奇妙的經歷，這個田野資料雖然不是第一手的，但極為可靠，一定會成爲我寫論文的重要案例。

我的這篇小說會成爲你論文裡的案例？

不，不。是今天的訪問，你的敘述。你沉默了一會兒，說：還有，我也想訪問屏仔跟猴仔。你手邊有他們的聯絡方式嗎？

猴仔？這傢伙一直逃兵，到我退伍時他都還沒退伍，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屏仔退伍時我倒有抄下他的聯絡電話，他要我退伍以後到屏東時記得找他玩，屏東去了幾次，但一次也沒有去找屏仔，不知道電話換了沒有。

我將屏仔的電話從那本用了十年的電話簿裡找出來，對於這組號碼能不能找到屏仔，一點信心也沒有。

啊，謝謝。你將電話抄在筆記本上，說：你在小說裡提到，猴仔跳過三太子？是乩身？

是啊，他說，沒正式成爲乩身，練過。

嗯。那屏仔後來的行爲還有什麼奇怪的嗎？

沒。就像小說裡寫的，我沒有再看過屏仔被上身的情景。他也一直很正常，除了常聽他說頭暈，說不定是那一下撞壞了。你知道，我其實很鐵齒的……人真的很奇怪，那只占了生命裡十分鐘、或是二十分鐘的事，想忘都忘不掉。寫完後，看雜誌登出來的鉛字，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好像不是自己的經歷一樣。

我們各自在自己的思慮裡沉默著。

嗯。這麼久沒見了，一起吃個飯吧？你說。

不了，我晚上還有事呢。

關上你研究室的門時，突然想起有一回我們帶了隔壁的阿珍偷跑到新公園玩到晚上，最後終於被我爸跟你爸抓回來的事。那麼遠的事了，可是新公園前面的黃燈，到現在還在我的眼前一閃一閃。

與其說我相信趴在地上的屏仔變成虎爺，不如說我感覺記憶裡曾經瞪視著我的那雙不是屏仔的眼睛。那個輕輕浮浮，浮著一層霧翳的眼，沒有瞳仁的眼，藉屏仔的肉體盯著我瞧的眼，到底是什麼？它像一枚長在我記憶之樹身上的樹瘤，割了又長、長了再割。有時我甚至弄不清楚，這瘤是我割出了某個傷口才長出來的，還是長出來我才想去割它，於是它又再次結痂。再割，再結，再割，再割再割再割，像是爲了讓它再長出來。

是的。屏仔是躺著回營的。而我們，因爲年假放了太多人，只好以初一免除早點名補眠爲條件，讓排長將比較菜的洞六也排進「十二」這班哨裡頭去。那就是我和志大。

志大上哨前又喝了瓶啤酒，藉酒精安撫他一直跳動的眼珠。菜鳥班長扁頭則不斷打探著屏仔今晚發生的事，我心頭空空地，不知道怎麼回答。走過營側門時，習慣性地看了看鐵籠。

「七彩霹靂雞巴狸咧？」

「逃啦。」

「逃了！怎麼逃的？」

「還不是么兩那個阿發，媽的那個智障上哨時拿了一顆柳丁要餵牠，結果看他怎麼躺在角落一動不動，就在那邊搖籠子，還不動。媽的那個智障就把籠子打開，想要看看是怎麼回事啊，以爲死掉了。結果那隻七彩霹靂雞巴狸就咻一聲，突然活過來跑到林子裡頭了。幹！」

「幹，白癡，他一定被猴子搥死。」

站不到十分鐘，我的眼前一直出現水果狸黑得沒有一點雜質的眼珠。而志大因爲酒力發作，靠在鐵柵欄睡著了。他將五七鎗柄靠在彈匣上，垂下的鎗頭抵住地面，和他的黑影呈一個三角形。我抬頭，天鵝座如一道金色的十字架，把整個闌黑的天空背負起來。除夕訓練飛官的機場停止夜飛，整個營區除了遙遠營舍的微光，就只有哨所亮著，彷彿世界只剩下這麼小一塊。

黑暗中，我感到有人的氣息，正對著哨所走來。

誰！

我！

誰！啪。志大被我的喝聲驚醒，五七卻一不小心，掉到地上。

走進哨所光圈的人影，是屏仔。幹！我和志大鬆了一口氣。

這麼晚了要幹什麼？好一點了嗎？

連長讓我休息回家。他虛弱地揚了揚手上的假條，初二再回來。他垂著眼，像夢遊一樣。

噫，我剛剛走過營門怎麼看籠子是空的，霹靂狸哩？

逃了。我跟志大回答。

逃了？屏仔掏出煙，用腫得香腸似的嘴唇叼著，點上。煙後頭那雙眼睛，瞳孔就像是吹脹的汽球上綁的結那麼小。

煙從他的牙齒縫裡跑出來，散到我的眼前散到冰涼的空氣中，散到崗哨探照燈下，與發熱的探照燈蒸氣混在一起，散到天津四的右前方，散到這被遺忘的年邁二高村，散到彌陀這個聽起來那麼慈悲的小鎮，散到海上。散到蹲在土地公桌下的虎爺，和孩子的視線幾乎平視的角度之間。那隻病懨懨的七彩霹靂雞巴狸竟然突然活過來，像煙一樣在扁頭和阿發面前溜走了。我想起台北，爸媽一定像往年一樣，直接到店裡擺火鍋，一面和店員圍爐，一面看店，火鍋波波地興奮地將自己蒸發成煙。

屏仔楞了幾秒，喃喃自語，走了啊。他慢慢地跨出哨所的鐵鍊，突出的琵琶骨，像行走的貓一樣地有節奏底升起落下。在黑暗中我聽到他邊走邊踢著石子，石子像是滾著滾著，掉到水溝裡去了。雖然看不清，但可以感到屏仔默默地慢慢地走

遠。

我略略提高音量喊，「喂，屏仔。我問你啦！虎爺上身的時候，你記得什麼嗎？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知道嗎？知道我們在旁邊嗎？知道是虎爺嗎？」

屏仔回過頭來，遲疑了幾秒鐘。

新年快樂！聲音像二高村那頭響起的爆竹一樣響亮。

——原載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七至二十一日《聯合報》副刊

（本文獲第二十三屆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大獎、獲選入九歌《九十年年度小說選》）

我問阿貴說真那麼巧嗎？還是你把檳榔盒撿來放的啊？阿貴說真這麼巧，真他媽的這麼巧，這雞就死在那兒。

那聲音從迢遙的空氣震動裡追上來跟著我的背脊緊緊，穿過彌陀車一駛過就塵砂漫漫的公路、

想起那個公兩參

每戶都雙斜屋頂紗門紗窗的二高村、荒涼的高速公路、

終於穿過四度空間的扭結曲面閃進時間的縫隙中幽靈一樣地靜靜躺在逐漸霉化的玻璃櫥櫃裡。



九月初我意外獲得一個假日。告知妻後，她要求我回家整理一下房間，好好地整理書櫃的每一個角落。與妻結婚六年來，我愈來愈感到妻對這些書和她討厭吃的番茄炒蛋存有等量的憎恨。

退伍後我繼承了父親的印刷廠時，正是開始將傳統製版以電腦製版取代的時候。過去充滿油墨、污漬、藥水味及惱人貼版、剪版、拼版的印刷模式，現在完全被電腦分色機與製版機取代。我還記得以前幫客戶貼稿時，必須以方眼紙與描圖紙配合尺標，像校正地球經緯度似地反覆細量，否則即使一釐米的誤差，到後來都會在照相製版後變成難以想像的，彷彿世界都因此傾斜的差距。那種要求準確、清潔、與將文字與圖像的世界一分一釐拼湊起來的工程，就如同一種微細的，建造某種規律世界的工藝。嘿，這樣說也許太誇張了，只是電腦排版讓我感覺現在印刷這個行業，已經失去工藝性。

印刷速度也是過去難以想像的。分色版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完成，而一旦暖機後，一萬張的白紙也可以在不到十數分鐘內轉為各種目的而設計的文字與圖像。我接手後印刷業已經漸走下坡，或者說，被集中在幾家較大型的印刷廠手上。像我們這種小型印刷廠，確實有生存上的困難。尤其在三年前父親接著母親過世以後，一些出版社的 *copy* 流失，我只好轉向吸收大廠承印選舉傳單的分攤作業，與色情書刊

的印刷。

每天我都看著大量政客的沙龍照，閱讀像博美犬一樣聰明的幕僚邊喝著罐裝咖啡邊想出的文案，以及各種膚色女人的形狀大小各異的胸脯、不同深淺的陰部，彷彿是一種源源不絕的嘔吐物，被機器啪啪地吐出來。偶爾必要抽幾張用 *loupe* 檢查色階是否誤差，或色版有沒有沒疊準的現象，因此連模特兒陰唇上微突的肉瘤，與彷彿頁岩般帶著易剝落質感又柔軟的皺褶都會仔細觀察過。

面對整個書櫃讓我嚇一跳，我不曉得自己大學時竟讀過這麼多有的沒有的，就像唸外文系時我一點也無法預知自己有一天會真靠印刷吃飯。那時我還以為自己會當個編譯，偶爾寫點小說。然而事情總是像蝴蝶的飛行路線一樣沒有道理。

「有些不用的書可以裝箱吧？像你那樣堆在地上實在太亂了，人家看到還以為多功用哩，其實這些書至少七八年沒有移動了吧？至少過期的書報也可以先處理掉。或是啊，有些書可以曬一曬啊。」妻在電話的那頭這樣說。「不多說啦，客戶要進來了。」

確實如此。許多書的封面上摸起來有一種帶著顆粒感的濕黏，即使是放在關上玻璃門書櫃裡的書，立起的那個縱面也有眼睛不太容易發現，但手一摸就感覺得到的塵埃。這些微細得可以穿過我們視覺縫隙的塵埃，從看似密閉的玻璃門中像幽靈

般穿透進來，慢慢躺在某些地方，堆積著。

這樣看來，這些書確實在實用上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我用拇指啪啪地翻著書，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 / Graham Greene / Isak Dinesen / Marcel Proust / Gabriel Garcia Marquez……，實在想不出他們非要存在這個世界的理由，至少想不出它們存在我現在所處世界的理由。

由於有將書籤插在閱讀處的習慣，因此幾乎每本書在翻動時都有一張書籤掉落出來。有些還插在書本很前面的位置，這樣一來，自己連是否真的曾經看完過這些書都無法確定了。其中一枚書籤上頭有一句我手抄的句子（沒想到我以前的字是那麼秀氣），是「暴風雨」裡愛麗兒對普洛士不羅說的話：

我乘風而去，不等到你的脈搏跳了兩下就回來。

書房裡共有十幾個大小不等的書櫃，其中一個只有四個方格的空心板置物櫃是很早買的，大概是高中時就有的吧？最上面那兩格吸鐵已掉落，門板甚至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很可能就是陽臺鐵窗上墊著放花盆的那塊）。這個櫃子後來被我用來專門堆放信件與筆記本，信與筆記本裡記載的都是N年前的東西。有一本是職棒元年第一場到最後一場的記錄，和當時報紙的記錄表格不同，我甚至標示出每支安打的

位置，包括汪俊良第一支全壘打的弧度。那些被我在簡易扇形圖上標示出來的落點，彷彿還隨時會濺起紅土，留下一個淺窪似的。超級弱棒汪俊良這支全壘打讓當時「猜猜看誰擊出第一支全壘打」的活動，幾乎全世界都損龜，好像是上帝要維護祂的旨意不被猜透的尊嚴而揮擊出去的。

在棒球筆記本與手抄的一本詩集之間，我發現一個沒有開封過的，用很薄很薄包裝紙做成的紙袋。紙袋在四角略有破損，但仍大致完整地包覆著。我仔細地將膠帶撕開（我從來不像有些人會拿剪刀剪開信封，或粗魯地把整個黏貼處撕掉）。

裡頭是一本「新」的筆記本。

筆記本封面圖案是一幅粗俗的粉彩風景畫，右邊以塑膠圈圍繞著小孔裝訂。連拆都沒拆過，筆記本自然沒用過。在包裝紙上虛黏著的半透明膠帶所摺下的那截長條形狀裡頭，我發現上頭寫著一組阿拉伯數字。筆跡很淺，不算漂亮的字，就像紙張本身淡淡的紋理般存在那裡。

乳白色的圈圈以不斷迴轉的三百六十度雲霄飛車的弧度，以把我的思緒拋擲出去的力量迴轉著。但那些閃現的片段裡沒有這組數字。

合理的猜測是一組電話號碼，但是是誰的電話呢？我停下手邊的整理工作，替自己點了一支煙。由於一直想從腦袋裡頭找出相關的訊息，那裡變得燥熱朦朧，彷彿

佛某部分的記憶被汽化了。

我和軍中同僚每年一度的聚會，恰好就在印刷廠的幾臺製版機同時發生色版不準那天的晚上。維修人員告訴我至少要超過十六小時的反覆校正，我打電話告訴妻，妻正在公司洽談一個化妝品的廣告業務。

我聽見她的高跟鞋「豆豆豆」地走了一段頗長的路，才以正常的音量跟我說：「那回家整理一下你的書房吧，房子那麼小，東西都快放不下了。嗯，我想晚飯我大概不會回去。唉，真搞不懂你留那些書幹嘛。」我常開玩笑說妻對她 case 的目標消費者，可能比對我關心。

「沒關係，晚上我和阿貴他們約了聚餐。」

我和志大、阿貴、阿東約在六條通的一間燒肉店。這聚會每年一次，至今已經舉行了十一次。我參加了十次，第七次因父親過世而缺席。

就像一個漫長的複習課程，我們每年反反覆覆在各個吃食場所，咀嚼漸漸只剩一些如肉骨碎屑般殘渣的回憶。而話題就像被屋舍牢牢記住的鴿子，從最近工作概況、政治現實與天氣好壞、股市震盪，最後總會回到我們共同經歷的一些軍中瑣事上頭。比如說倪同因打麻將贏了連長好幾萬，接著被連續排了一個星期兩四衛兵的

事，比如說第二連那個逃兵近二十次，終於當到他兒子也進來當兵的傳奇老兵，比如說屏仔被虎爺上身的事，比如說熊連長的車禍，比如說現在在某電視臺當外景主持人的阿欽除了打飯、倒水、買羊肉爐之外，還曾經替營長吹喇叭的傳聞……。

更多時候，我們不知道聊些什麼好。

在我右前方，掛著一條鬆開藍色網質領帶，臉的線條像皮革一樣缺乏彈性的是志大。他是某藍色系立委在競選時的副總幹事，立委當選後他成了國會助理。髮線已經比額頭略高一點的阿東是期貨交易員，一度會開過 BMW，現在則換 NISSAN 的 SENTRA。他的口頭禪是「景氣不好，老婆又不跑」。阿貴還是我熟悉的樣子，黝黑，雙眼有時會像某個定點發現了什麼迷人物事似地忘了移動，有時又像一切都缺乏觀看必要似地急速轉動目珠。他在念中文研究所，有時寫點小說。我想起了早上被我搬出書櫃，又一本一本放進去的小說，好像有幾本就是阿貴介紹，或送我的。

我剔剔牙齒，說：「再點幾盤五花牛嘛，我請客。」

各種肉片在鐵板上發出方方的聲響，散發出淡淡血腥與醬汁糅合的氣味。整個燒肉店裡霧氣瀰漫，與其說像清晨醒來的雲霧森林，不如說是熄滅後仍悶燒著的火場。每個人都以不同的姿勢委頓在自己的座位上，好像二氧化碳吸入中毒，臉色灰

黯，眼神發出迷濛微濕的亮光。食客多是日本人，旁邊通常都坐了一個年紀在三十歲至四十歲這個區段，不靠Sukki根本無法扶住下滑頰肉的短裙絲襪高跟鞋女性。牆上的酒類解說是日文，酒杯上是日文的書法，座位是腳可以伸入桌下隱藏空間的和式桌椅，方才一進店裡，服務生也是用日語喊「歡迎光臨」。

「八。」阿貴將日本燒酒澆進雞湯裡喝下去，像爲了提醒大家這是一個軍中同僚聚會似地說：「你們還記得么兩參嗎？」

記得，怎麼不記得？兩么肆營本部連，沒有人不記得么兩參。

如果你想到兩么肆營，請從岡山車站前搭往彌陀的公車，並且在遠遠看到一尊巨大胖胖彌陀像的那站下車。下車後沿著灰褐色的圍牆再向前走十幾步，有一個紅色木牌寫著二高村（不騙你，以前真的是紅色）。

請走右邊那條路，這樣比較快，在路上你可能會遇上一隻有著少女般瞳孔的黃狗，牠叫小黃。別害怕，也別踢牠，只要說「小黃乖」就好了。那是兩么肆前營長養的狗，我們偶爾偷偷放牠溜達溜達。

大約三分鐘後，會繞過一個眉梢路彎，你將看到一所學童比麻雀還少的小學。

雨水刷洗得褪色的跑道，像圍巾一樣圍著一個迷你水泥籃球場，架著一個縮水的籃框。大概一米六的身高，就可以毫不費力地灌可樂一樣灌籃。

再過去，就是七哨了。

如果可能的話，我要請你站在七哨回頭，這樣一來，或許你眼中的框景就接近我當年所見。房子是兩層樓高的平房，牆板是木造的，透露出彷彿被陽光曬傷的焦色。雙斜屋頂，覆的瓦像被草率刨過的魚鱗般翻起陷落，如果你到的季節是冬春之交的話，上面長著的那種葉片厚實的小植物，應該正開著紫色的長梗花（我們連上一個對藥草特有研究的阿偉說那叫假人參）。這幢屋子一點都不特別，整個二高村都是學生建築，只是有的屋頂長的是黃鵪菜，有的攀的是槭葉牽牛。

陽光則絕對和你在北部看到的，那種夾帶著灰色懸浮粒子、有氣無力的感覺不一樣。這裡的陽光有一種乾脆、爽朗的性格，就像眼神清澈、好強的孩子。這裡的陽光下沒有縫隙。是的，我相信你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門牌上寫著「123」。

這麼說么兩參是這間房子囉？是，不、不、也不算是。當我們提到么兩參的時候指的其實是人。應該是女孩，應該是還會聽偶像歌手CD、在MC來時情緒低落、偶爾會和朋友相約打羽球，穿著白色滾著細細蕾絲全罩杯胸罩的女孩。

關於么兩參，我們就是從白色全罩杯開始認識起的，應該說，也只認識到白色

全罩杯這樣的程度而已。

關於么兩參，就是某班衛兵在站哨時，發現么兩參屋子閣樓的窗臺上，曬了一副白色全罩杯胸罩。那天每班衛兵都會經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張望過附和的節奏微微搖擺，簡直就要飛起來的胸罩。那白色在陽光下耀目而帶著青春氣味，彷彿某種發光體。

衛兵邊擦著汗邊聊著由那胸罩想像的一切話題，畢竟，在幾乎只看得到六十歲以上的老榮民，以及十歲以下、騎著三輪玩具車的孩子以外，能看到那樣一副胸罩，就好像找到每天早晨勃起的理由。

不用說胸罩的主人是女孩，可是，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孩呢？

六八衛兵變得十分熱門，因為大家相信那應該是一個還在上學的少女，這班衛兵最有可能目睹她打開那扇門的。六八成為老鳥才能選擇的權利（這班衛兵同時可以避開早點名和晨跑）。

但沒有一班六八衛兵看過。房子確定有人住，每天晚上燈會亮到八十那班衛兵，然後沒有預警地在某個時間點上熄滅，只是那胸罩的主人從來沒有從那扇被陽光曬傷的木門裡出來過。

我慢慢將煙燻裡的牛肉片翻面，媽的焦了。

「到底有誰看過那個么兩參？」志大說。

「誰？」

「聽說紅龜仔看過？」阿東說。

「屁——啦。」

「真是太奇怪了，媽的那陣子每班衛兵不是都在注意，就沒人看過那個么兩參。」

「聽說阿猴仔還說要去偷那個胸罩哩。」

「媽的，不會吧。搞不好偷到以後看見，哇，是恐龍哩。」

「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偷。」

「不知道。」

「可是後來不是再也沒有看到么兩參曬胸罩？」

「可能就是被偷了以後不敢曬。」

「媽的，不可能。偷的人還會不拿出來現嗎？」

每個人的眼裡都彷彿回到那個夏天，那年陽光真大，彷彿聽得到啾啾聲響地冒著白氣，就像「阿拉伯的勞倫斯」片頭一樣。

衛兵和整個二高村都陷入火場般的燥熱裡。

嗯，想起那個么兩參。

「其實你們都不知道，么兩參有後門。」

「什麼？」

阿貴像是要替這些無聊的臆測下注腳。「么兩參根本不從七哨那邊的門進入的，白癡。」

「屁啦。你看過？」

「拜託，么兩參的門就正對著七哨，又不到空官校，走那個門幹麼？而且我有照片。」

「么兩參的照片？」

「不是啦。我不是很喜歡拍照嗎？那個時候放假我都會到處拍照。有一次就進去二高村拍照，是真的『進去』喔。你們都沒有進去過二高村對吧，只是路過而已，每次都只是走走左邊那條路回營區，或右邊那條路去雜貨店而已。」阿貴舔了舔乾裂的嘴唇，就像要潤滑可能已經生鏽的記憶一樣：「二高村裡面其實是一條一條的長長走廊，每家都有另一個門面向這些走廊。誰會開朝著軍營的大門出去啊？所以啊，那時候大家搶八十衛兵根本是白癡得要命，人家都走另外一個門，衛兵站到

死也看不到。」

「屁啦。」

「不信？不信跟我回去，我拿二高村照片給你看。」

天氣有點灰冷的那天，我廠裡的分色機和製版機不約而同地發生問題。妻希望我趁這個多餘的假日回去整理一下書房，我跟她說晚上有一個軍中同僚的聚會，她說恰好今天客戶臨時取消了比稿，那就晚上她再回去整理整理。我回家後坐在書房裡看了一會兒 Isak Dinesen 的小說。

軍中聚會的時候大夥又提起了每回都要提一遍的么兩參。阿貴說他那裡有些二高村的照片，問我們有沒有興趣看看。

跟阿貴回去的只有我。

房子與房子間紅磚砌成的拱形弄堂，彷彿通往某些被指定的時間似地延伸下去。弄堂上頭用單薄的浪板遮起，被減緩熱與光度的陽光，沒有重量地降落在弄堂兩旁的洗衣臺上，輕輕拍打著瞪大眼睛向你的貓。

「再過去的話，就是沒有遮浪板的小空地，住戶在這裡曬衣服，一些老頭也會在這裡曬太陽。每一戶都有一扇門通向這裡。」阿貴說。

「這貓，在我按快門以後就跑掉了。」

顯然牆也有年紀，也看得出來老了沒有。那牆面和我回憶裡的二高村一樣，患了魚鱗癬。剝落的水泥和殘留的漆構成一幅有疼痛感覺的畫面——如果牆也會感到疼痛的話。這些牆應該是某幢建築的遺骸，其中一面還有扇沒有門板的門。另一頭似乎就通往二高村的大門（你進來的地方），小黃也是從那裡進來的吧。由於是以慢速快門拍攝的緣故，小黃以影子一樣正要往你的左手邊離去，但即使驅體模糊不清，也還能感受到牠即將死去的眼神裡，還隱隱閃現著少女的光芒。

「二高村裡頭的房子啊，有的有人住，有的沒人住。我們都只是在外面的那兩條路跑來跑去，但是住二高村的習慣從裡頭穿過，直接到大門。」阿貴說。「你還記得小黃是怎麼死掉嗎？」

我點著頭，翻著照片。有一張是在空官校旁邊拍的，阿貴說是一隻從運雞車上跌落而摔死的雞，旁邊還有一個印上裸女的檳榔盒。我問阿貴說真這麼巧嗎？還是你把檳榔盒檢來放的啊？阿貴說真這麼巧，真他媽的這麼巧，這雞就死在那兒。

另一張是一對新人在即將被拆掉的木造舊火車站拍婚紗照，景取得很廣、很遠，那對新人就像在樹洞裡拍照一樣陷在黑暗裡。

我難以想像自己曾在這照片裡所遺留的空間活過那麼長的「一陣子」，我甚至

對這些風景有點陌生的排斥感。「媽的岡山被你拍成這麼陰暗。」我邊說邊快速翻過其餘的照片，像要避免靈魂停留在那個時間過久似的。

就像接龍一樣，某個記憶銜接了另一個的尾，開了另一個的頭，終於來到原本沒想過的地方。想起那個么兩參，終於讓我想起那文具店女孩；或者說，根本是爲了讓我想起那女孩，上帝才讓我記起么兩參的。

我當兵時擔任的是政戰士，每週有一天我可以請半天假外出購買海報紙、水彩筆、廣告顏料、麥克筆這些東西。那年接近春天的時候，我終於成爲老鳥，一週甚至可以請兩個半天出去買文具。

即使是假期回臺北，我也總提前半天回到彌陀。就好像靈魂寄放在那間文具店似的，單車總讓我的軀殼踩到那裡，然後摸摸口袋裡的零錢，買幾張連上已經堆積一年也用不完的粉彩紙、廣告顏料或麥克筆。

「小姐，請幫我開收據。」

我必須坦白，我幾乎忘記那女孩的長相了，甚至不記得她的聲音（她應該沒有跟我說過一句完整的話，頂多是「嗯」、「好」、「ㄟ，找錢啊」之類的），但還有

些什麼東西頑固地留在我記憶裡驅趕不走。不用說是那沒有陽光，也會發著天真亮光的明朗膚色，以及那雙似乎永遠反射著別人珍惜目光的雙眼。她開收據時我也會放膽盯過那雙眼，偶爾睫毛一眨，整個彌陀小鎮便微微顫動了一下。

與其說是去買文具，不如說我期待每一次和那雙眼的接觸。每回我站在櫃臺結帳看著她，胸口裡總像有一頭被囚在公寓裡的貓，哀傷地望著玻璃窗外。我想，一旦那眼睛闔上，恐怕她身體的其他部分都會失去存在的意義，而無可奈何地死去吧。

脈搏跳了兩下，又回來了。

我不知道上帝為什麼要讓印刷機停止運轉，就像我不知道上帝為什麼要讓長喙天蛾拍動那如迷霧的翅膀，為什麼要讓我們在高速公路撞上幾乎就快走到那沙漠道路終點的流浪狗，為什麼要讓汪俊良擊出全壘打，為什麼要讓我們在如火場廢墟的地方，翻找一些記憶、本能以及時間的灰燼。上帝的意旨如蝴蝶的飛行。

我在末班捷運上，手上的牛皮紙袋裝著阿貴送我的照片，場景是在荒廢後的岡山舊站。阿貴站在被打碎的玻璃鏡前，巧妙地利用破玻璃反射的死角而得以隱身（雖然在向左斜裂的那個面，仍然可以隱約看見他的相機背袋一角）。最大片的玻璃

切割著局部的候車室，較小的一片則耀著舊車道的陽光。鏡子右側有一扇窗，窗玻璃已不見，某個穿著淺色上衣的身影從窗邊掠過。並沒有轉頭看鏡頭，也幾乎見不到側臉，但我的眼睛從那裡感受到某種熟悉的訊息。就像在黑暗中左手仍然清楚右手的位置一樣，我曉得有些什麼，就在那裡。

時間永遠不是直線向前蠕動，而是蛇樣左右曲探，有時在某個點上團盤圍繞，勒纏吐信。

那年春節連上要我們去舞獅賺錢，因為舞獅的緣故，我們被禁假了。在那之前，我鼓足了勇氣寫了一封十幾頁的長信給那女孩，信的內容完全不記得，大概是表示希望和她做朋友，如果她也願意，請留下訊息給我之類的話。我只記得在信中留了臺北家裡、軍營總機、以及我偷偷帶在身上的 C 三機號碼，以及一切我想我收得到的住址，然後以患了瘧疾的症狀騎著單車，買了一罐廣告顏料，把信推給櫃臺另一頭回頭就走。

然而信像是送到月球上。

舞獅結束放假時，猴仔、屏仔、志銘強拉我去摸摸茶，不騙你，那是我第一次進到那樣的地方。約莫三坪大的房間擺著一張低矮的小桌子，鋪著榻榻米，六十燭

光的燈泡畏畏縮縮地把房間照得隱隱晦晦。沒有窗戶也沒有冷氣，電風扇攪動熱氣，讓我的眼鏡起了薄霧。那個胸部平坦的少女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我攀談，並且將身子一吋吋靠過來。我的手心簡直就像握破了水球一樣，背脊發癢，汗直淌到股溝之間。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種十指與腳底俱皆冰涼，但下體卻吸盡了全身的血液與溫暖，麻麻癢癢地在拉鍊處微微跳動的奇異感受。

那時候摸摸茶的價錢是一小時六百塊，我竟然只喝掉擺在桌上附贈的仙草蜜。之後，我再也沒到彌陀買文具。

我坐在禁打手機的第一節車廂，可是有個打著藍色庸俗領帶的胖子用比風切更大的音量講著電話（到士林站了啦，打什麼打）。玻璃外的城市如水族發著光，順著洋流從眼前漂過。有些物事掉落到時間的縫隙裡，在某個地方堆積著。印刷機也許又開始運轉了。

隔年接近夏天的時候，我從部隊基訓的東港退伍。同時退伍的還有洞四梯的志銘，同梯的志大、阿偉以及阿貴、阿東。住屏東的志銘從家裡開了一輛破喜美，說：

去彌陀巡一輪。

我們的車從那尊胖彌勒旁經過，轉進二高村，就像你一樣，選擇右邊那條路。小黃早已在某天清晨死去，現在的二高村野狗再也沒有少女般的眼珠，多是一副流氓樣。我按下車窗，讓曾呼吸了一年多的空氣把車裡的煙味擠壓出去。車子在七哨前停下來，志銘和志大與暫站七哨的第一連衛兵胡亂聊著。我沒下車，一切沒變，除了么兩參屋頂的那叢土人參枯萎了，重新長出一叢黃鵪菜以外。

「嘿！么兩參！今天不曬胸罩嗎？」上車前志大突然惡戲似地大聲朝么兩參吼叫，大夥哄笑著。「今天沒穿！」他掐著自己的喉嚨回答。

往彌陀海灘開去，是我們跑五千的路線之一；另一條是往空官校跑，繞著機場草坪。我比較喜歡往彌陀海灘的這條路線，直到穿過紊亂不齊的建築時，都還沒有會到達海的預感。突然間海就出現了，以讓皮膚感到微微刺痛的味道，以讓心頭隱隱感到憂鬱的色彩，以讓視線突然之間失去邊界的姿態出現。

車子還沒到彌陀海灘前就轉向了，阿東建議去吃碗豆花。

我用湯匙將凝結的豆花戳成小小的碎片，這家的豆花很有名，含在口中會讓你的舌頭像接觸到另一個柔軟的舌尖，然後甜味從腦中的深處以琥珀的速度流出。

我說我去文具店買點東西，便穿過彌陀鎮那條只有五米的道路跑去跑回。
「去買什麼？」

「沒什麼。」我的脈搏劇烈地跳了兩下，彷彿有某種活生生的物事要鑽進身體裡去一樣，讓人感到幾秒的窒息，「一本筆記本。」

「ㄟ，要開收據嗎？」

那聲音從迢遙的空氣震動裡追上來跟著我的背脊緊緊，穿過彌陀車一駛過就塵砂漫漫的公路、每戶都雙斜屋頂紗門紗窗的二高村、荒涼的高速公路，終於穿過四度空間的扭結曲面閃進時間的縫隙中幽靈一樣地靜靜躺在逐漸霉化的玻璃櫥櫃裡。

打開家門、走過客廳、握上房間的門把時，歌聲與我互相接近。聲音從門縫不太穩定地傳出來，我在門外聽了一會兒。輕輕旋開門把時，彷彿整個房間都被那聲音霧化了一樣，我一時找不到妻的位置。

站在窗前的妻回過頭來。

「我回來了。」

「喔。」她伸手要去關音響。「怎麼這麼晚？」

「別關吧，滿不錯聽的。」我說，「今天和阿貴他們多喝了幾杯。怎麼以前沒聽妳聽這張？」

「老唱片啦。打掃的時候從一堆舊東西裡頭找到的。」

音響面板上亮著第二首循環播放的符號，Ella Fitzgerald · misty blue。

妻在茶几上找到搖控器，把Ella熄滅了。不可思議地，霧離散了，房間又恢復明亮。妻說：「早點睡，那個林技師八點多的時候打過電話來，說機器沒問題了，他讓它跑，暖暖機。明天就一切正常了。」

「嗯，那明天我早一點去。」我腦中又出現白色紙張被吸進機器的巨齒，隨即被吐成既繽紛又重複、帶著油墨味的，缺乏立體的世界。不知怎地，我突然想也許和妻應該有個孩子（雖然爸媽過世後，生小孩的壓力已經消失了）。

牛皮紙袋在書櫃的角落，被許多筆記本夾著。

我躺在床上一點也沒有睡意。曾經有陣子患了失眠，我因此對妻睡著的呼吸節奏、嘴唇張開的弧度、呼出的熱氣以及睫毛微微輕顫的角度都非常清楚。妻的各種睡姿，在熱機後的腦子裡快速刷刷地流轉著。只是我對那個睡著的軀體裡頭正在運轉的夢境並無所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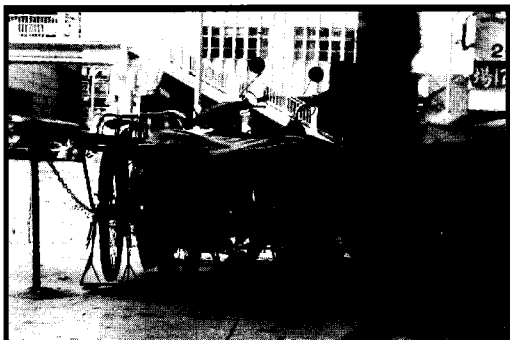
現在妻應該還沒睡。從微微接觸的手臂汗毛和皮膚，可以感到不規則的律動節奏，就好像有隻小鳥在她身體裡拍動翅膀似的，偶爾傳來像歎息一樣長的深呼吸。

妻可能也知道我沒睡。

我閉著的雙眼不斷溶疊紊亂光影，眼球像要逃離眼眶一樣嚕嚕轉動。那懸在藍紫色土人參花朵底下的發光體，把周遭一切曬得焦黑，或者說，讓一切變得黯淡。記憶像用袖子擦過的黑板字跡，塗滅了一點，模糊了一點，沾到身上一點，也飛散了一點。我感到下體逐漸堅硬，就像被女妖美杜莎凝視而正在化成石頭似的，無法阻止而帶著一絲絲疼痛，沒有任何射出慾望地堅硬起來。不知道過了多久，闔上的眼中的光影淡淡褪去，然後，下體彷彿脫離海的海參，柔軟了下來。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

——原載二〇〇二年九月號《幼獅文藝》



午後 I

記得皮鞋的鞋櫃裡的鞋雖然少，但每一雙都像大理石雕成的一樣。

客人總以為這些摸上去肯定是硬的，雖然中看，卻肯定難穿。

但一摸，鞋面就海綿似地陷了進去，穿上，就彷彿肌肉終於找到遺失的皮膚。

吳耕豪過世以後（我曾在另一篇小說裡將他的姓杜撰爲秦），吳太太嘮叨毛病變本加厲。或許她並沒有變得更多話、更情緒不穩定、更容易哀愁過去的貧苦青春，只是以前總有吳耕豪靜靜聽著，像泥土讓雨水滲下去似地把吳太太的抱怨和不斷複誦的回憶一一吸收。但現在吳耕豪不在了，子女們便要直接反反覆覆面對這嘮叨，像面對漫長的梅雨季等不到停。

吳耕豪的小兒子就不只一次向我抱怨，每天都要聽媽複述一次以前怎樣怎樣，就好像那些日子從來沒有真正過去。回憶那些日子有什麼意義呢？一點也沒有。現在有飯吃、有存款、有保險、有車、有房子，日子不錯，講那些採林投葉燒柴、剖蚵仔被割得滿手、生大姊時爸爸生悶氣關了店去看電影的事有什麼意義呢？一點也沒有。

對吳耕豪的小兒子來說，那些日子在他的腦區裡根本不佔任何空間。而對再下一輩的孫子們來說，祖母的故事遠比電視上的皮卡丘沒有吸引力，甚且沒有真實性。皮卡丘至少還有書包、貼紙、寶貝球以及填充玩偶來證實牠的存在。

然而吳太太仍然每天說著那些故事。類似的情節、相近的聲調、有時拉長點有時縮短些。

或許吧，或許剛開始吳耕豪的小兒子確實對這些故事感動過。但再動人的故事

被語言重述久了也會皮爛肉腐，失去香味，終於讓人失去食慾。吳太太的故事太老、太破碎、太無趣、重複性太高、擱放的時日太久，再也沒辦法拉她的兒女們坐在她身邊超過十分鐘了。

我曾經聽吳耕豪的小兒子轉述過這些故事，也曾親耳聽吳太太說過，基於做客人的禮貌，我盡量不露出不耐的神情，但這很難。吳太太並未被我無神的雙眼影響她說故事的情緒，或者說，她根本沒在意我的反應，反倒是打斷了我幾次偽裝熱情的敷衍問句。坦白說，這些故事有的根本稱不上故事，只是從記憶上剪下的一小小塊花樣。只是我們既無法從這片花樣推想到它的全貌，也因為故事本身截頭去尾，缺乏裁剪的布局、高潮、美感，而容易感到意味索然。

不過，坦白說那裡頭總像是有什麼的讓我難以捉摸的事物，活生生地存在那裡。

其中一個我聽過幾次，是這樣的。

吳耕豪每天一早起來剪鞋樣。他用短短的硬粉筆把一雙腳化成平面畫在皮革上，再用剪刀把鞋樣裁下來。吳耕豪的手指不長，關節粗大，指甲前端總是黑的，但那手能操縱剪刀以某種舞步嘩嘩從皮革上輕盈劃過，直裁疾速、圓剪俐落，幾

乎每道裁線都恰恰落在粉筆線的中央，刀痕勻稱沒有遲疑的斷口。

兩坪大的店頭飄浮著各種皮革的味道，有牛皮、豬皮，還有合成皮。牛皮的毛孔是一個一個獨立的，豬皮則是三個三個排列成三角形，合成皮沒有毛孔，也缺乏皮革的獨特生氣。皮革在經過浸水、浸灰、削肉、脫灰、酵解（除去蛋白質，以使皮革軟化）、浸酸、鞣製、染色、打軟以後，仍然像是活著一樣，還在流著汗，汗裡有青草和泥土的氣味。

吳耕豪喜歡皮革的氣味。他也喜歡把鞋樣和鞋底縫上。裁好的鞋頭、鞋舌、鞋後跟與鞋面，隨著針車的韻律逐漸挺直立體起來，就好像隨時可以穿著走似的。但還不行，鞋底還沒縫上呢。

要把中底釘上鞋植，將放好套前及套後的鞋面，套在植頭上用鉗子拉幫成型。這個步驟吳耕豪特別謹慎小心，因為一不小心鞋子就會走了樣，他的手不再像剪鞋樣那般輕巧，而是帶著節奏性地使力，彷彿鋤地一樣，下鋤後力量含住，往後一拉才徐徐鬆開。手在思考，這裡捏捏、那邊按揉一番。

接著是車沿條（就是內線）並且放鐵心的時候了。那鐵心貼在腳心處，會在腳走路的時候適時給予力道、彈性與穩定。吳耕豪貼的鐵心，讓外八字的腳感到一種含蓄的向心力，內八字的腳自覺地開朗起來。

中底和大底、鞋面間要先用毛筆刷上膠。膠必須不溢不欠、均勻地滲透進去皮革和膠底。不濕不乾、即將硬化之際咬合力最佳，黏的工夫在感覺時間。時間到了，吳耕豪用他厚實的手掌壓上中底，下錘。錘子不能猛力打（否則打了這頭，另一頭就翹開了），而要細碎地密集地像輪鼓一樣敲得心頭都緊張起來，讓每一分膠都發揮氣力，緊緊抓牢。

鞋底在縫線之前要鑿出穿線的孔。這種鞋底叫車胎底，像輪胎一樣有著粗齒，談不上美觀，但那時的鞋講究耐穿。一個人能跑多快、多會拖步、腳力多重呢？總不可能比車更牛吧？車胎底絕對是夠耐的了。在車胎底的線溝上鑿出線孔是費時費心的事，吳耕豪繞著鞋底鑿出的數十個孔，幾乎每個都像孿生兄弟一般形狀、大小。那時吳耕豪還年輕，他的眼睛和手筋都有力氣。

縫鞋底時吳耕豪的額頭變得油亮油亮，靠近他的時候你會感到一股熱氣和微微的鼻息聲。那雙眼睛裡頭有一點光，全身的氣力都集聚在那兒。吳耕豪縫鞋的時候更像一個針灸師傅，每一針都下得斟酌、詳細，彷彿歪了就會取走那雙鞋的性命似的。就像吳太太說的：「真正恰和尚唸經共款頂真（「頂真」這個詞如果要翻譯的話，大概就是一絲不苟的意思吧）！」

現在吳耕豪拿起刮刀，又變成雕刻家了。那些突出於鞋面之外、多餘的底面，

必須一一削淨，再用砂紙磨光。吳耕豪時而把鞋舉起對著光細細端詳，時而低著頭刷刷地搓磨著，一分一分，是時間也是鞋底的厚度磨損著、計較著。計較再磨合、磨合又計較。終於，吳耕豪的嘴角彎成一個弧度了，那微笑太輕也太快，只能算是半個，並沒有任何人看見。

接著，再換左腳。

吳太太也沒閒著，餵好二女兒奶，擦亮了鞋櫃（那鞋櫃滿簡陋，不過是用木板隔成的，杯子當鞋架，總共擺了五雙鞋），拖了地，現在正為鞋櫃上每隻鞋上鞋油。像在按摩著鞋面，吳太太的手或輕或重地將沾著鞋油的棉團不斷旋轉。沾了點水、旋轉、再沾水、再旋轉、再轉，終於鞋面因吃進足量的油，即使水沾上去也會凝成淚珠般的一小點，不再滲進皮革裡去了。接著把布打直，刷刷刷地把鞋面打亮。

吳耕豪又露出了另半個沒有人發現的微笑，他聽到了太陽照得地板發燙的聲音，也看見了轟轟駛過的一班飛快車，哎呀，已經是午後了。

記得皮鞋鞋櫃裡的鞋雖然少，但每一雙都像大理石雕成的一樣。客人總以為這鞋摸上去一定是硬的，雖然中看，卻肯定難穿。但一摸，鞋面就海綿似地陷了進去，穿上，就彷彿肌肉終於找到遺失的皮膚。

鞋賣得並不貴。只是商場才剛落成，知道的客人不多。何況經濟還沒起飛，人們也都還沒開始有錢，鞋子可得穿壞了才換。可是在「記得皮鞋」買的鞋，要穿到哪年才壞哩！

已經是午後了。吳耕豪開始收拾工具、替工具上油，他的動作充滿了飽實感，像農夫扛了鋤，看看挺立的莊稼，準備回家。吳太太又擦了一遍玻璃、拖了一回地，太陽光照進來的時候，空氣裡還懸浮著隨時準備沾上鞋面的微塵。但吳太太不會給灰塵落下的機會的。

已經是午後了。吳耕豪做了一雙鞋。賣了一雙，才會有下一雙的材料錢，所以不用多做，也不能多做。工具收拾好了，現在他不知道做什麼。太陽可以把柏油融化。

一個身材細長的客人進來了。吳耕豪不太會講話，賣鞋這事得交給吳太太。他在一旁替客人量腳、遞鞋拔、擠著笑，手背在腰後頭。吳太太的每句話都讓客人的心聽到，她知道這客人要耐穿、那客人要派頭、另一個想買便宜貨。

這是個不太挑剔的客人，花了三十分鐘就成交了。吳太太把一百一十塊遞給吳耕豪。那時候用的還是紙幣，紅色的一塊、青色的十塊、藍色的五十塊，輕薄薄的紙幣放在手上沉甸甸，心頭實在。吳耕豪把每張鈔票都各自摺成一個小小的圓筒

狀，收進家中唯一有鎖的抽屜裡。

吳太太看看吳耕豪，有點害羞地說了句話。吳耕豪拍了一下自己的頭，再打開抽屜。考慮了一下，他抽出十塊交給吳太太，吳太太露出一個微笑，那笑容的聲音被午後的陽光蒸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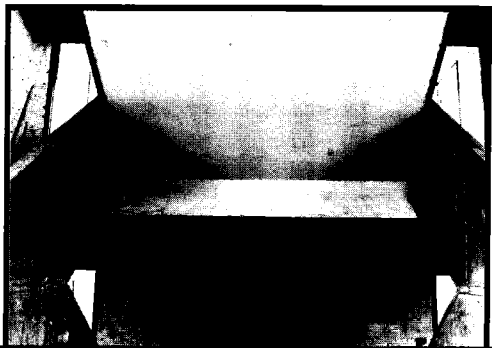
現在已經是在午後，商場的每戶人家都將帆布放下，繫在靠鐵路的水泥牆柱上。帆布的式樣並不統一，有的是藍色直條、有的是米褐色素面、有的寫著帆布店的名號、有的是用許多塊碎布縫成的；有的沒繫好，風一吹便像要打行人，晃回去時竹竿敲上牆沿喀拉一聲；有的繫得緊，風一吹便鼓成小孩子賭氣時的腮幫子；有的繫了一邊，另一邊沒繫，便像國慶日遊行的隊伍舞動的大旗——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但還是熱得很呢，吳太太頭都暈了。她背著二女兒，牽著大女兒（小孩子不能丟在家裡，吳耕豪不喜歡她們哭鬧，會發脾氣），穿著塑膠拖鞋啪啪地小跑步往商場的另一頭跑去。

「秀仔，卜去兜啊？」五金行春土仔的太太喊。

「買菜啦，」吳太太的聲音像要郊遊的小學生一樣興奮，「去買菜囉！」

——原載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廁所的故事

我想跟你講一個廁所的故事，說著說著，故事便把我講進裡頭了。我在那些啾啾低語中沉沉睡去，

網膜還微微跳動著霓虹光影，耳膜還震著軌道與鐵輪的隆隆撞擊節奏。

我想要跟你講一個關於廁所的故事。可是時間寂滅太久，以致堆放我腦中的物事已冒出毛狀的濕霉與骨白的傘菇，蟻齧自腐，一提起便有些部分簌簌粉碎。對我來說，這些故事就像穿越草原時，在腳下腿邊窸窣掠過的草莖一般，只留住了那種麻麻癢癢的回憶觸感。

我是那麼想要跟你講一個關於廁所的故事，坦白說我已忘記這故事確切的時間與細節，深怕自己遺忘得太多，記得的太少，編造得太多，屬實的太少。不過想想還好，畢竟只是一個故事。

只是我怕健忘的自己把這些瑣碎的事忘記，所以，我必須向你說故事。

該怎麼開始呢？嗯，由於講的是關於廁所的故事，無可奈何地必須先帶你去看看公廁。公廁？是，公共廁所。你皺起了眉頭，腦袋裡的嗅覺區域喚起了那種酸溜溜，帶著濃重阿摩尼亞的味道。那尿盆裡偶爾才會有一兩顆小小的、眼看就要掉到尿盆縫隙裡的樟腦丸子。有些孩子會使勁用尿柱射擊樟腦丸子，看它像咬尾巴的狗在瓷盆裡溜來轉去。

你的眼底想必被一片片黝黃的瓷磚占領了。打開一間間的木門，蹲式馬桶前那個半圓型，為了防止尿液四濺的聰明設計，被從蹲廁者嘴裡吐出的檳榔汁濺成一幅

幅狂野而血腥的畫作。不，別往裡頭看了，我不想讓你因為閱讀而失去食慾。把視線放平，是的，就讓廁所牆上的裸女以生殖器和你的眼睛相對吧。旁邊的字是：「幹！」、「×××愛×××」、「復國必成」以及「你寂寞嗎」。

電燈不亮？不不，再等一分鐘。看吧！不過是起動器老化而已，日光燈管要等到兩邊黃光閃動約十六至二十下，才會真正亮起來。

廁所的出現讓我們確定了，故事應該發生在商場。如果你忍耐得住的話，當然你可以另外找廁所，但是如果你是到商場來買雙鞋的話，你毫無選擇必須上這樣的廁所，是啊，這條商場，近五公里的商場，你只有這樣的廁所可以上。別傻了，寫mail給市政府？這是二十年前的T市，公共廁所是扁屎拉尿幽會洗手找尋同性伴侶以及提供偷窺與被偷窺的地方，使用率太高，很難保持的，請你諒解。

我想要跟你講一個關於廁所的故事。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想上廁所的主角。嗯，是個孩子。

我這就帶你去找他，不過現在已經很晚了，我們必須小聲點。輕輕地打開窗戶，將手伸進去把門旋開（這家人不知道怎麼搞的，老是鎖門不鎖窗）。等你的眼睛適應了黑暗，你會看到右手邊有張桌子，上頭擺了兩個黃色的書包和帽子，左手

邊堆了一個個箱子，裡頭是各式各樣的鎖，有喇叭鎖、門門鎖、U型鎖、鐵鍊鎖，還有當時堪稱先進的兩重鎖。另外一盒一盒疊著的是七吋、五吋、三吋釘，以及不鏽鋼釘、螺絲釘與鉛釘。不用猜也知道，這家人在商場一樓，準是開五金行的。抬頭的時候可別被嚇著了，那只是一張畫像。畫像裡的老人穿著馬褂、坐在八仙椅上兩腿向外開，臉方耳短，鼻孔微微朝天，眼袋明顯，前額略禿，倒是眼瞳黑裡有光，頗具神氣，是當時流行的遺照畫風。那是孩子過世的阿公。

上二樓吧……等等，這麼低矮的房子還有二樓？是啊，不過二樓只適合身高一百三十公分以下的小孩，和腰部沒受傷害可以伏著身子行走的商場居民。小心點！慢慢來，這個樓梯不過只是用幾根木條釘起來的，你最好將手扶著那個三尺見方的上下口，以免跌倒。孩子的死黨，那個家裡開鞋店的阿貴，就曾經從這裡跌下去，到現在還在等門牙長出來。

孩子正睡得好好的，還微微地打著呼。看你好像有點失望，他是瘦了點，那三角臉，眼鏡明形容得好：「親像草猴（螳螂）」。孩子指甲的前端有一道黑色的墨線，顯然衛生習慣不大好，還有他的睡相啊，唉，那嘴張得可以让你檢視扁桃腺並且發現黏在齒縫間青菜的殘渣。頭髮是他媽幫他剪的，沒有推剪，不會打薄，有點像小學生第一次剪紙的作品。挑優點看，孩子的眼睛雖然不大，卻有一排動物園駱

馬似的長睫毛，那睫毛挽救了一張臉，當他看著你的時候，你會感到被一個珍貴的善良生命注視著。

噓，他張開眼，醒了。

孩子剛夢見隔壁臭乳呆養的巴西龜「短腿」咬住自己的小雞雞，有一種灼燙而略為疼痛麻癢的快感。他想要拉開「短腿」，但拉著拉著，尿液便一滴滴將褲子浸濕。孩子感到一股涼意，隨即肌肉緊繃，驚醒過來。經過了幾分鐘，他才漸漸看見母親側臥的熟睡的臉。還好沒全尿出來，我們替他鬆了一口氣。

孩子最苦惱的是自己為什麼那麼快就三年級了，快到還來不及練習不會尿床的技巧。他不懂得如何抵抗尿意，就好像不懂得如何抵抗仔標的誘惑。孩子的媽如果吃飯時沒有話題，就會當著爸爸和六年級的姐姐面前說：「喔，三年啊囉，阮阿文仔三年囉，但是親像幼嬰仔共款，大郎大種還會偷滲（siam）尿喔。」然後一家人便很難得地一同呵呵地笑著吃飯。

是，孩子叫阿文，同伴們都叫他蚊仔。

蚊仔用手掐著雞雞，下了決心離開被窩。他跨過母親，走到樓梯口那個紅色的尿桶前，鬆了一口氣波波地尿了起來。

爲了節省空間的商場人家，沒有一家擁有自己的廁所。廁所設在每棟商場的兩側，遠到讓頻尿的人都盡量憋尿，然後導致膀胱鬆弛而使得頻尿症狀更加嚴重。冬天的晚上，幾乎不可能有人具有意志力可以離開被窩五公尺以上的地方，所以商場的每戶人家通常都準備了尿桶（這尿桶白天通常扮演水桶的角色）。

蚊子靠著牆，幾乎又這樣睡沉了去。幾分鐘後蚊子迷迷糊糊地半醒過來，甩了甩手指，毫不猶豫地鑽回被窩裡去。但蚊子睡不著，他感到肚子裡頭某種物事在輕地蠕動著，起初像有金魚在肚裡吐著泡泡，接著那咕嚕咕嚕的聲音一直往下沉，蚊子在竭力控制下，輕輕地放了一個微濕的屁。

蚊子看了一下放在頭頂的鬧鐘，一點二十分，六距離時針還那麼遙遠。

蚊子並不想叫醒媽媽，「大漢啦」，蚊子這樣跟自己說，而且如果把媽叫起來，她一定會說「死囡仔，屎擠尻川才卜放」。他用力眨了幾次眼，眼淚讓精神微微流動起來，於是起身跨過母親，爬下閣樓，捏了一把衛生紙，套上塑膠拖鞋，輕手輕腳地，打開鐵門和門鎖，虛掩著門走出去。

我猜，蚊子後悔了。

夜間商場的三樓走道，只剩三盞日光燈，而且像吵嘴鬥氣的小孩離得很遠。由

於老舊，燈的邊緣都像瘀血一樣。布滿灰塵的燈管，打著瞌睡似地時明時滅。前幾天和阿貴溜出來看國慶日戰車遊行預演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冷，但現在這風卻讓人牙齒突地打顫而險險咬上舌頭。兩隻蝙蝠劃著圓，有時候眼看就要撞上日光燈，卻又能以幾乎判別不出距離的距離錯開。

「夜婆日時是住叨位睏？」蚊子曾經這樣問過阿爸，阿爸像開玩笑又像正經地回答：「當然是便所囉，日時睏，暗時出來吸郎的血」。

蚊子覺得這兩隻蝙蝠可能是報馬仔，馬上就要飛回廁所裡，通知大家「吸上廁所的小孩子的血囉！」他還老覺得後頭有某種東西跟著，那是一種出自毛髮的感應。蚊子故意背靠著各戶住家的那一邊，像螃蟹一樣橫著往前走，以便監看整條長廊，這個辦法讓他覺得對自己的機智滿意。他還有時麻雀一樣往後一跳，轉過身面對房子的這一面，以防背後這排房子突然消失，或有什麼突然拍拍他的肩膀。

蚊子走著走著，第一次覺得商場是這麼的長，便意竟漸漸消失，他鬆一口氣，準備轉身回頭時，該死的屁股又升起一股刺刺的暖意。蚊子只好再朝廁所走去。

商場關於廁所的傳聞多半陰暗潮濕，還帶著一種朦朧曖昧的色澤，以及嗆鼻的酸薤味。如果你曾經上過商場的廁所，你一定知道，五間有三間拉水時只聽得到空

拉空拉空拉的聲響，而洗手臺的水龍頭卻永遠都關不緊。那些日光燈常像約好了一樣，很有默契地一起熄滅掉；男廁只有半人高的木板門，常有莽撞的傢伙探頭進來問說：「有郎莫？」

女廁三不五時就傳說有「不死鬼」趴在木門前的小縫偷窺，以致有陣子商場女性上廁所都是兩人一組，一個人在廁所外頭把風。秦太太還帶著雨傘上廁所，「那是看著不死鬼探頭，我就用這支突（egg）落去！」蚊子怎樣也想不透，「放尿會比無敵鐵金剛卡好看？」

男廁的傳說更多了，阿貴有回神秘地跟大夥說：「有人愛喝尿汝卜信莫？」蚊子和臭乳呆搖搖頭。「我今日佇便所就看著有一個查甫吸另外一個查甫放尿e所在哩！害我不敢出去，放歸點鐘！」

廁所也不時有醉漢趴在一灘嘔吐物旁，像沉默的死屍。有時躺得久了，醉漢身上齷齪的襯衫和廁所細磁磚縫的穢物煙蒂以及嘔吐物，混在一起，彷彿保護色一樣，有的人上完廁所還沒發現地上的醉漢。許多老人家（比如說那個皮箱店的老頭家阿達仔）感受尿意的頻率太高，而每泡尿的時間太長。香腸攤又常常停在廁所旁，上完廁所不玩兩把實在說不過去，而玩完兩把尿意又升上來，以致於你有一種錯覺，以為阿達仔就像住在廁所裡頭（或隔壁）一樣。

當然，偶爾也會看到靠在水槽旁，清洗嘴角血漬的狼狽傢伙，那是山奇西服的阿猴仔。前陣子因為他強拉一個K商工的小子訂做褲子，那小子硬是不進去，阿猴仔忍不住口頭幹了一下那小子的老母，一個小時後，一群書包裡裝著石頭、穿著刷白卡其服，軍訓帽壓得尖尖的K商工學生包圍山奇西服，阿猴仔被書包甩得眼睛只剩下條縫。

如果你在中高時到過商場，一定也遇過像阿猴仔這樣的店員。他們穿著「控芭樂」（一種褲管寬到可以藏一隻狗進去的褲子），從未扣上的襯衫露出一根根凸浮肋骨，嘴叨著牙籤，站著重心在小腹的三七步，瞪著幾乎是帶著媚態的三角眼，說：「少年仔，卜做褲否？」一面還拉住你的書包，半拖著半拉。當時，你一定也會想揍他一頓吧。

老實說，上商場的廁所需要憋氣、勇氣，但不宜有想像力。我們的蚊子偏偏連腳底板都長想像力。他把廁所右側畫上一到十的阿拉伯數字（每個數字外面還畫上圈圈），左右兩間的門往中間拉起，廁所就變成電梯。照蚊子所畫，第一間廁所是一到十樓，第二間廁所就是十一樓到二十樓，商場每層樓的廁所所有五間，當蚊子一路搭到三樓的廁所時，他就乘著「廁所電梯」到了至今臺灣都未曾出現過的一百五十樓的茫渺所在。蚊子從三樓最後一間廁所探出頭來，底下風奔雲流，他的雙臂顫

抖，眼角濕潤。

「掃便所阿伯」的工具間則是蚊仔的秘密基地。「掃便所阿伯」無名無姓、無某無猴，就好像他媽媽生下來就喊他這個名字，終於成爲職業一樣。他的身形中等，不胖不瘦，到現在商場每個人回憶起他的時候，面孔都是模糊一片，「就是伊咧掃便所e嘛」，他的人生化爲這短短一句話。他們只知道他和顧車老李同樣是退伍軍人，曾經幹到連長，只是老李話多，掃便所阿伯話少，老李斷了腕（嚴格地說斷到小臂），掃便所阿伯癩著腿。終年只看他拿著拖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地拖過去，平和義信愛仁孝忠地掃回來。

老李就睡在車棚下，掃便所阿伯睡哪裡？倒沒有人確切知道。

在掃便所阿伯的工具間裡，蚊仔擁有兩枚拖把飛彈（其中一支禿得跟看車老李的頭一樣）、兩支刺蝟神劍（有一支是掃便所阿伯專門用來掃馬桶裡沒被沖掉的排泄物），一個超合金奮箕金剛盾，以及數量不定，顏色各異的抹布追魂彈。蚊仔在牆上畫了一幅商場的「戰略圖」，阿貴仔與臭乳呆的基地都標示在上頭。有一回蚊仔在基地練習劍法的時候，頭上那顆二十燭光的燈泡突然波一聲碎裂飛濺，蚊仔因此懷疑基地出現了內奸（一般來說，他認爲蟑螂背叛的可能性高於壁虎）。

晚上的廁所又是另番光景。夜半時分的商場廁所，每個屎坑都通往地獄的邊

界、魔神仔的住所。白天吃屎的魔神仔，夜晚準備隨時濕淋淋地探出頭替你擦屁股、吸你魂魄。

蚊仔像是要獨自面對他十年來第一個重要的人生關卡，以致出現呼吸急促、耳垂充血、乳牙亂顫的症狀，但也終於走到廁所前了。不，應該說是樓梯前。商場三樓的廁所，並不是和住戶同一高度，而是在二樓和三樓之間，一個<字型樓梯的凹陷處。你站在蚊仔的這個角度的話，眼前便是一條約三十級的樓梯（樓梯上方有盞雙管日光燈，很幸運的，一根亮著），樓梯盡頭的右手邊，才是廁所。廁所裡頭應該有兩盞雙管日光燈，顯然外邊這盞並不亮，因爲那透過來的光線，像是來自遙遠遙遠的不明所在。

蚊仔開始走下階梯，他腳步小，要右腳下一格，左腳跟上，並且要扶著那個只比他頭低一點點的扶手。爲了平撫跳得太快的胸口，蚊仔數著數，不用了，你不必跟著數。

他只下了二格就停步了。

你聽到那聲音了嗎？那聲音像黑貓突地從黑暗竄出。那聲音讓人筋脈骨骼長不出一分氣力、忘記腳是用來站立和移動、眼睛找不到對焦的方向；那聲音像蟲子鑽

進骨髓、啃咬意志、吸吮勇氣，讓人拉緊衣服，臉頰燙熱，耳垂失溫；那聲音像鞭子抽了一下、冰塊抹了心口一下，蚊子身子一抖，就靜靜地定在那裡。

那晚蚊子怎麼回家的？沒人知道。

總而言之，蚊子病了。清晨六點半蚊子的媽起床煮稀飯，準時在六點四十分叫蚊子起床的時候，發現蚊子張著那雙眼，長睫毛像兔子一樣顫動。但與其說蚊子醒著，不如說他陷入一種深沉的、夢境般的睡眠狀態。蚊子似乎看不到現實世界，那眼球裡找不到周圍的倒影，只有拉著不斷沉進去的黑暗。蚊子媽驚惶拍著蚊子的臉頰，不得了啦，那臉頰像被熨斗燙過，熱熱濕濕。掀起被子，一陣臭味傳了出來，嚇，蚊子竟拉在被子裡了。

但蚊子的病可不是拉個屎，發個燒。蚊子媽幫蚊子洗了個熱水澡，叫蚊子姊姊八珍仔到學校的時候順便替蚊子請假，然後熬了一鍋稀飯。一直到九點，蚊子媽等不到蚊子爸回來，於是便騎了蚊子爸那輛棗紅色的鐵馬（後來證實蚊子媽是不會騎鐵馬的），把蚊子載到大橋附近的小兒科去。

當蚊子爸帶著一百塊趕到醫院繳錢領藥的時候，頭髮散亂的蚊子媽突然不知道哪裡生出來的氣力，用那隻穿著一體成形塑膠拖鞋的左腳往蚊子爸的臀部飛踢過

去。就在我們都還張著嘴的時候，蚊子的爸回了軟弱的一巴掌，像燕子削過地面般準確地削過蚊子媽臉頰邊緣一公分的地方。

商場的人都叫蚊子爸春土仔，商場的居民，多半是城市吸引來的，第一批棄農從商的子民。春土仔到都市後據說跟一個方臉大肚的中年人學了一手開鎖的技巧，這中年人後來成爲本地最大的鎖廠老闆。如果你看過春土仔開鎖的話，你會以爲鎖不過是一種催眠的道具，那些門啦、車啦、錢櫃啦根本從未上鎖過，一切都是幻覺，是我們自己以爲鎖上了。春土仔吐出整天被他含在嘴裡的牙籤伸進鑰匙孔，用那十隻肥短的手指像摸摸可愛小孩的頭，鎖便乖巧地「啪啪速叩喀喀喀」歡天喜地地打開。秦耕豪從龜山帶上臺北的一隻數字皮箱，因爲多年未開而忘了數字，春土仔把頭側著靠近皮箱，像聽著它說悄悄話一樣，不到幾秒便肯定地告訴秦耕豪兩組數字。皮箱打開，是秦耕豪自願到日本高座空C廠時的一些紀念照，照片裡的秦耕豪與一群十三、四歲的孩子帶著迷惘卻自信的眼神穿著日本軍裝，與現在開著皮鞋店，渾濁眼白微微濕亮的秦耕豪對望著。

問春土仔學開鎖有什麼訣竅？他只淡淡的說，所有米件攏有一個「關節」，關節打通一切就通囉。

如果你早認識春土仔的話，你就會知道剛才他回的那巴掌其實帶著心虛。否則以春土仔的手臂長度、運動神經以及初到T市還做過挑磚粗工的體能，那巴掌當不致落空的。而且你也會知道平常蚊子媽別說動手，只要坐在椅子上多叨唸幾句，蚊子爸會默默地起身往蚊子媽走去，甩出從不落空的一巴掌。蚊子媽通常會隨手拿起物品扔向得手後回頭便走的蚊子爸，三吋釘、五吋釘、不鏽鋼釘、鉛釘，有時是鑰匙圈或小鎖頭，視蚊子媽所在的位置而定。

有好幾次我去蚊子家買鉛釘給爸釘鞋跟的時候，蚊子媽拿著一個又一個的鎖頭鎖上、打開、上油、鎖上、打開、上油、鎖上，專心到聽不見我的叫喚，眼睛像被點了金黴素的砂眼。

春土仔與蚊子媽吵架的問題總在棋粒（象棋），怪的是，春土仔的手指摸鎖頭行，摸棋粒卻不行，他花在棋粒上頭的錢比蚊子媽花在買菜的錢還多得多（時間其實無關緊要，對商場的居民來說，時間算什麼）。嚴格來說，商場男人沒有一個不愛玩棋粒，除了秦耕豪之外，他在二十五歲終於盼到第一個兒子以後，接受開漳聖王的建議戒了煙，後來唯一和煙酒有關的嗜好，是在陽春麵裡加上一匙的烏梅酒。

我說了，幾乎所有商場男人都在閒暇的時候玩「麻雀棋粒」。雖然道具就是象棋，但並不是隔著楚河漢界廝殺，棋手把頭都抓禿的那種玩法。遊戲的方法是：每

個人發五顆棋子，輪流打一枚棋出來，換棋枰上別人打出來的棋，直到把手裡的這五顆棋子排成最恰當的組合。比方說君（將）士象車車、馬馬帥仕相、士士車馬包，甚至是機率甚低的兵兵兵卒卒卒卒。當然，像麻將一樣，摸暗棋的時候是高潮，你可以遠遠的聽到摸到的人狠狠地把棋子摔在棋枰上，喊「車啦」「君啦」「象啦」！其他的人便大喊「卒啦！」「炮啦！」「屎啦！」

這種遊戲有時候明著打的時候，是「沒輸贏」的。你只要到商場，就可以看到一夥人圍著、將手裡的幾枚棋子依著心跳節奏豆豆地敲著。但可老是「沒輸贏」就沒意思，「十塊」、「二十」的賭金並不傷大雅，「五十」、「二百」可以偶爾試試。這時通常就會在茶古（茶壺）的西服店裡頭，那個只有一坪多的小房間裡進行。茶古的西服店是商場最早裝冷氣的店家，賭錢這種事太容易讓人體溫升高，呼吸增快而導致密閉室內缺氧，因此一台冷氣是必要的。

春土仔只有很少的時間待在家裡，比如說肚子餓得要命的時候，很暈的時候，古巴對中華由莊勝雄先發的時候，或是葉青歌仔戲開演的時候（很奇怪，蚊子爸不愛看楊麗花）。即使家就在旁邊，春土仔還是吃香腸當飯，因為還可以跟香腸伯來一把「十八啦」。

「你這個漏屎馬（窩囊廢）、死老猴、膨（Phong）肚短命，囡仔艱苦破病你知莫？我出來身軀只有四拾塊銀你知莫？啊不是我叫阿蘭去找你甘會知？恐怕你今還佇棋粒。棋粒、棋粒，玩到尻川歸工黏佇椅子頂。」

春土仔沒有應聲，臉朝著我們，眼袋抖動了一下。蚊子坐在椅子上，眼睛像被偷換成玻璃彈珠，透明光滑可是缺乏神氣。春土仔取了藥包，過去把蚊子抱了起來，他的眼睛因此和蚊子的眼睛在同一個高度上，遂歎了一口氣。

「阿文仔目啁無精無采，可能不是破病而已。百面是予啥米骯髒米件驚著，失魂囉。」

蚊子爸慢慢走去，蚊子媽把剛才踢掉的拖鞋穿回來，跟了上去。

失魂囉。

蚊子確實不只是生病，紅藥包一吃下，燒退了，但彷彿過去藏在睫毛下的那對頑皮又早熟的黑眼珠被吸盡了人氣，成了石頭一粒。那油亮的瞳孔，現在成了呵了霧氣的玻璃。蚊子會開電視，還是照常把雙腳放到椅子上成蹲踞狀，嘴巴開開地看著幽靈馬車伴隨霹靂閃光出現。還是參加商場孩子們的踩腳遊戲，但是一旦孩子們被趕到廁所前面的空地玩，蚊子就退出。糟糕的是不論大號小號，蚊子都不願意去

公廁解決，他堅持忍住等蚊子媽一起去，或乾脆拉在尿桶裡。至於秘密基地，不用說也知道，荒廢了。

「連便所攏不敢去。」蚊子媽緊張了：「咱阿文仔那會破病了後變做無卵鳥囉？」

對蚊子媽和那個時代的人來說，那塊沒骨頭的肉可是勇氣的根源，「無卵鳥」並不是指性無能或性器官異常，而是缺乏勇氣。偏偏勇氣是該死的男子漢最重要的象徵之一，蚊子在小學三年級就「無卵鳥」，將來怎麼得了？

春土仔也緊張起來。對春土仔來說，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一天就是蚊子媽生蚊子的那天，春土仔的打電話回老家時，蚊子的阿公問：「有卵鳥莫？」

「有囉！有囉！有！」

「你有看著莫？」

「有、有！有喔！」隔天蚊子的阿公阿媽便搭慢車來到臺北。

春土仔無法想像有一天，那根在兒子身上小指大小的東西萎縮或失去意義。

「打著驚囉。」眼鏡明的太太判斷：「汝有用九粒米、九粒鹽，泡幾葉淨葉和茛菪子伊洗身軀莫？」

「洗囉，沒效。」

「按呢盡早找神明，請神明解圍。汝看，三重埔的濟顛師父按怎？」

冰果店兼豆漿店的阿蘭搶著說：「有一擺第三棟阿喬仔有無，生細漢後生了後，腰打不直，襠頭都無法度做，去找陳靖姑娘娘，喔！仙姑提一支劍，用劍身仔伊e腰打三下，畫一張符予伊轉來泡泡喝落！三工好溜溜。」

茶古的太太別有意見：「汝嘛拜託，查某人病跟囡仔著驚甘會相比咧喔？這著愛三太子啦，說起三太子喔，咱中華商場十個囡仔有九個半予祂收過驚，沒三太子咱e囡仔根本就飼未大漢，汝說對莫？」

在她們發表意見的同時，我們幾乎沒聽見方才一輛鳴鳴怪響的藍色平快轆過鐵道。從這裡可以看出商場婦女善良、熱心、以及喉嚨健康的特質。在這些婦女中，嗓門格外健康的記得皮鞋秦太太一開口，我們都被那聲音的高亢、速度感以及抑揚轉合深深吸引，彷彿正在欣賞她那略帶鬆弛、寬胖的臉頰裡的舌頭所進行著的某種表演。

「濟顛是真賢（*gē*）啦，但是，但是濟顛跳乩的時陣打扮是奇奇怪怪，提一支葵扇（扇子）搨來搨去，囡仔著驚沒好完全，搨去予驚一下更加厲害。陳靖姑娘娘嘛實在有靈感啦，但是茶古嫂說了對，比較起來三太子對驚著的囡仔卡有辦法，比如話說啦，咱縫鞋底也是同款，愈縫愈熟手，三太子一工收驚歸百e囡仔，至少嘛

比仙姑腳路卡熟，恁大家說是莫？」

這番話說得商場的婦女們頻頻點頭。

「但是——但是。說起這個聖王公祖，伊已經保庇咱這陣出外人歸百年囉！而且，我常常去伊仙聖王公還有一個例，就是會收囡仔做契子。一旦囡仔認伊做契爸，甘講契爸會眼珠金金看契子失魂落魄？清采（隨便）嘛卡照顧對莫？有親嘛。照我看，汝緊帶伊去聖王公祖，認伊做契爸仔。汝頭家攔是姓陳，我給汝掛保證，一切順事平安無代誌。」

就這樣，蚊仔和秦太太的公兒阿貴一樣，成了聖王公的契子。

聖王公也就是陳聖王，開漳聖王陳元光。商場開漳聖王的信徒們，沒有一個知道聖王光是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人（歷史記載，他生於唐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年），也沒有一個知道這陳元光乃是一個戍邊將軍。說起來這陳元光倒是個文武將才，他十三歲便是光州鄉試的榜首，也留下一本詩集《龍湖集》，成為福建文學史上可考的第一部詩集，其中七首還被選進《全唐詩》。因為父死代職，以一旅之眾，鎮壓了福建地區當地原住民的反抗。他並且在唐中宗嗣聖三年，上疏曰：「周官七閩，宜增為八，請建一州，泉、潮間」。漳州設立，陳元光自然成為地方

官，任職期間，四處征伐，保護了漢族移民，坦白說，卻也殺戮甚重。最後與藍奉高對陣時戰死。死後神靈成爲漳州人信仰的保護神，當然，在當地原住民的眼裡看，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清朝康熙末年的時候，有一個姓黃的從福建佩戴著開漳聖王香火來臺，走到內湖碧山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蜂穴」（就是兩頭闊，中央窄的地形），是神明落脚的好地勢，於是把香火掛於巨石上離去。乾隆十六年某日，午後雷雨滂沱，山樹顛抖、溪澗奔吼，那戴著香火的巨石竟吐出閃電，射向灰濛濛的天際，折射自擊，一裂爲三。當地人認爲中間那塊就是聖王公，旁邊兩塊是他的部將馬、李兩將軍，於是便開基建廟，兩百年來香火不絕。秦太太說的這個乩身所奉祀的開漳聖王，正是從這間古廟分靈的小神壇。

沒想到這個文武兼備的開邊戍將的神靈被移民們裝在香火袋中，晃盪著過了海，又化身爲一塊巨石，最後終於成爲蚊仔的「契爸」，替蚊仔收拾被驚散的魂魄。

無論如何，從神壇回來的蚊仔真的又開始跺腳、到廁所牆壁畫畫、潛入秘密基地。大家都說，聖王公祖的靈符真正靈感，香灰好比仙丹。但是，最重要的是，春

土仔的誠心感動神明。

那天是春土仔和蚊仔媽一起帶著蚊仔到神壇。神壇上煙燻成爲一片烏雲，聖王公的乩身穿著白色三槍牌內衣，雙手扶著神桌，沉思般垂著頭。既不吼不跳，也不全身顫抖，或踩步拍桌。祂眼簾低垂，有一種沉穩的肅穆感，說話時重音總在第一個字，後面的字跟得極緊，以致於春土仔蚊仔媽必須斜側著頭，聽「桌頭」翻譯一次。桌頭不斷遞著一張又一張的金紙給聖王公，祂講話時邊以毛筆輕點，彷彿在空中寫著字似的。每說完一句話，祂便在金紙上畫上一個像在發抖的「3」字，然後桌頭便將這張紙摺成一個長方形的「爐丹」。

神壇裡的神秘氣氛讓春土仔感到放心也感到心浮，他看著被香煙燻成黑臉，身披金箔戰甲、紅綢彩帶的開漳聖王，以及兩旁虎瞪著眼的紅臉輔順將軍，和白臉輔勝將軍「大仙尪」，不禁心虛地想起蚊仔著驚那天晚上自己竟然還在茶古的小房間玩麻雀棋粒，直到天亮，連蚊仔到醫院了都不知道。他在心頭不免咒罵自己一聲「死春土仔，搏予死好啦，手剁掉好啦」。香爐上插著密密的香，每個信徒唯恐所言不達天聽，手裡至少又都握著三炷，整個神壇流動著嗆鼻而刺激眼角的氣味，猶如騰駕雲霧之上。春土仔有點緊張、有點羞愧、有點呼吸困難，他的眼角酸楚、心頭虛浮，猛然碰一聲跪在神壇前說：

「弟子陳春吉行這咒誓 (choa)！只要阮子陳興文平安無事，我後擺絕對，絕對不攔再搏 *pa pe*，那是我攔再搏，甘願剝掉指頭仔，請聖王公祖見證！」

蚊子媽聽到這話，身體的某部分隨即開始暖和起來，就像小時候蚊子將頭靠在胸口一樣，覺得被倚靠也得到倚靠。日後當蚊子拿著滿紙紅字的考卷回家時，蚊子媽總忍不住提起這段，說：「恁老爸是真正疼汝，疼到連搏 *pa pe* 都願意放棄哩！你竟然考這款分數？」

蚊子只記得那個微眯著眼，像站在薄霧之中、打扮如修鐵路工人的聖王公，把握著三炷香的手往他額上、左肩、右肩、胸口、後背各點了點，便將香尾朝著他的嘴，說：「呵一嘴氣！」蚊子用力地呵了一口氣，說也奇怪，彷彿將身體的重量吐出一樣，蚊子覺得全身輕快、頭皮鬆弛、腳趾頭長了力量。被香點過的額前、兩肩與胸口都燃起一束沒有熱度，卻令人感到安慰的亮光。回家後蚊子媽沖了「爐丹」，蚊子覺得好像喝下聖王公在空中寫的字一樣，身體正在消化著某種神秘的物事，它通過腸胃、腎臟、儲存在膀胱，當蚊子鼓起勇氣一個人上廁所的時候，從尿道帶著蒸騰的熱氣咻咻噴出。

「魔神仔那是攔假鬼假怪，我就漩尿——咻——噴去！伊就知死。」蚊子跟阿貴、臭乳呆說。

蚊子從此身上必掛著聖王公的紅色令符，穿著拜祀過祂的衣服，內衣還蓋了開漳聖王的大印。蚊子的勇氣慢慢成長，臉型漸漸變得方正。至於蚊子媽，後來連蚊子是不是能去遠足、是不是能參加合唱團、是不是能拉單槓都搭三十分鐘的公車，都「請教聖王公」。她每個星期有了理由離開商場那廁所大小、囚室一樣的金五行，並順便逛一趟聖王公樓下的黃昏市場，八字眉開始微微朝上。

蚊子爸——春土仔果真不再賭博了，他老坐在門口跟鄰居閒聊，有時協調足久跟記得皮鞋的糾紛，有時替阿猴仔拉客人，有時也下盤象棋（當然是暗棋）。還會在翻棋的時候忍不住摸摸摸了半晌，然後大喊：「君啦！」

這天春土仔收了店回三樓時，順道進了廁所。他扶著牆站在這個眼前磁磚缺了一塊的便斗前，想起最後一次玩「棋粒麻雀」那晚，自己因為輸得身上剩十塊錢，藉口上廁所退出戰局。那天不也正是扶在同一個便斗前嗎？那泡尿也像現在這樣，一滴一滴滲出，讓他感到微微的顫抖與刺痛？那天一路敗退，他忍不住在無人的廁所大聲唉了幾聲，現在他連唉都不想了：「假使指頭不是用來摸棋粒，那按呢指頭到底生來何用？」如果只是去摸一局，聖王公祖難道真會知道？可是聖王公是那麽底靈驗啊那麽靈驗，蚊子讓祂收為契子之後，被魔神仔勾去的魂魄隔天便歸回元

神。春土仔想起自己的咒誓，想起聖王公的靈驗，看看自己的指頭，嘆了一口氣。春土仔的尿時斷時續，醫生說可能是尿道結石。「去了了，放一個尿也不爽快，活了有啥米意義？連棋粒麻雀也不使搏，活了有啥米意義！」一使勁，眼角倒先微微濕潤了起來。

茶古走了進來。

「喂，春土仔，放尿喔。」

「廢話。」

茶古堆著笑臉，扶著隔壁的便斗，不時曖昧地往春土仔瞟一眼。

「看啥啦。」

「沒啦，我看你e卜做啥。是說，今晚阿富仔、TACO仔，說是去拚歸眠。」茶古搖搖頭說：「只是說聽說汝著己已經咒誓（choa）囉，不要害汝好啦。」

「是啊是啊，唉，久無打，無興趣囉啦。而且我咒誓（choa）咧，咒誓（choa）過囉。說實在啦，棋粒有啥米好？」

「是啊是啊。」茶古抖了抖，說：「汝慢慢啊放，我先來去。」

春土仔還是尿不出來，但尿意是那麼強烈，從尿道口傳到膀胱，逆流五臟六腑，直衝腦門。春土仔垂下那手發黃的食指無名指與拇指，不自主地開始顫抖地微

微接觸，並且左右摩擦起來。他覺得皮膚既疼又癢，簡直像小時候出水痘一樣。

我想跟你講一個廁所的故事……說著說著，故事便把我講進裡頭了。我在那些啾啾低語中沉沉睡去，網膜還微微跳動著霓虹光影、耳膜還震著軌道與鐵輪的隆隆撞擊節奏。

我以微微醺然的腳步，穿過遙遠的時間縫隙，踏過潛入地下的鐵道，憑著以文字繪出的地圖，回到這裡。對面西門叮的燈還喧譁著，但這頭已經浮起暮色一樣無所不在的廢墟氣味。荒涼的，即將熄滅的微弱光影，讓人逐一搜尋在文字中交談過的商場居民。

這裡正舉辦「告別鐵路」的大拍賣。事實上，鐵路早已拆除。每戶人家把僅剩的貨品拿出來拍賣，裝做一切都可以清倉的樣子。

許多店家拿著掬水軒餅乾的鐵盒子咚咚地敲，扯著嗓叫賣著。但沒有火車條然轟轟地插入殺價聲、沒有穿著控芭樂褲拉客的俗仔店員、沒有店家在門口炊飯的商場，總讓人覺得缺少了什麼似的。

但廁所總還在吧？走進廁所，一切似乎都毀壞了。便斗多半已被敲破，僅剩的

幾個又不通，猛烈地波波地冒著水，就像集聚了數十年來商場的汗、眼淚與排泄，淹漫而出，眼見要將整座即將頹倒的商場沉入水底。你凶到三樓的廁所，那面牆在這十多年來可能粉刷了好幾次，現在的塗鴉我們一幅都不認得了，我甚至開始懷疑，蚊子究竟有沒有在牆上塗鴉過？走到最後一間，打開門（門的下半部螺絲已經掉了），在陌生的漆色上，找不到當年蚊子所畫的電梯按鈕。蚊子畫的一百五十樓的位置，大概在這裡吧？

不帶任何信心的手輕輕一按，風聲竟咻咻刮起，探出頭去，底下風奔雲流。恰恰旁邊那間廁所也正有一個倒三角臉、有著駱馬般長長睫毛的孩子探出頭來，雙臂顫抖，眼角濕潤。

一切似乎都還沒有毀壞。

往下望，一眼認出蚊子媽。她並沒有拍賣五金，而是趁機去批了一些便宜衣服來拍賣。她說以後搬到捷運地下街，準備改賣衣服。「賣鐵釘仔賺無吃啦。」她說蚊子去上了軍校，「攏靠聖王公e保庇，現此時伊已經做上土仔囉，每個月摺會寄三千塊轉來喔，汝那是禮拜來就會遇著伊囉。」那聲音像是很遠，也像在耳畔。在她旁邊有著一頭微捲長髮的是八珍仔，你可以在她身上領略到青春對女孩施予的神秘魔法。一切攏靠聖王公e保庇喔。

春土仔呢？是啊，春土仔呢？

有些事就像每天時鐘都要走到一點二十分一樣。

「無效啦，伊咧落屎馬」蚊子媽的手指指向另一頭。坦白說，一眼之下，我們都認不出來那些兩頰鬆弛、髮線推高、而眼袋幾乎垂到鼻翼的肥油中年人哪個是春土仔囉。就讓我們找此特徵來進行排除法的辨識吧：將金鏈子掛在三槍牌外面，凸著肚子的鐵是茶古仔，不用說，一眼是無法轉動的假眼珠是山奇西服的老闆 TACO（關於他遺失眼睛的事，是另一個故事了），這把年紀還穿著 AB 褲管牛仔褲的，一定是牛仔大王陳仔。他們的眼睛都瞪著面前的棋枰，並且把手中的棋粒敲出「的、的、的」的節奏，就像某種腳步聲正在接近，或正在遠去。

剩下的那個微眯著眼，認真撫摸著棋粒刻字那面的傢伙，應當是春土仔吧？他的指頭長了皺紋，指甲已經灰黯地老去，指關節仍然長著奇長的汗毛，十根指頭都還靈活。

就在你想著聖王公的神壇不知道是否還在市場二樓，不知道壇上的烏雲是否因這幾年的香煙而燻染得幾乎要暴出大雨的時候，突然一聲喊打斷畫面，整個商場都回過頭來：

「君啦！自摸啦！」

伊 e 聲嗓猶原是共款青春。

——原載《台灣 e 文藝》第五期

午後 II

被陽光鍍得汪汪發亮的鐵欄杆，將我的視線割成無數長條。

我指著操場遠處最高的那個紅色單槓，說：

椰，那個單槓啊，我一直到畢業都沒有翻成功過。

現在是暑假，夏天的午後，城市燥熱如火。



聽說七歲大的小姪女氣喘發作而住了院，我決定午後去看她。

午後城市炎熱得驚人，戴著安全帽騎摩托車跟在一輛又一輛虎虎飛馳的公車後面，簡直像俯在煮水餃的滾鍋前面蒸臉一樣。我穿梭在車陣裡面，腦袋裡盡是嗡嗡聲，遠望過去的街道，像一幅印象畫作，破碎分散的筆觸中，沸燙著動感的生命力。

轉過路口我找了地方停車，醫院應該就是前面那幢白色的大樓吧？怎麼冷冷清清的？我上好鎖，跑步到大樓門口看見三個金黃色的大字掛在白牆上。「經建部」。媽的，記錯了。呸。我吐了一口痰，痰裡一定充滿了那些狗屎公車的廢氣。隨即我便警覺到隨地吐痰的不對，但是天氣實在太熱了，痰容易積在喉嚨而導致發炎，我這樣向自己解釋。

這一耽誤使得我比預定晚了十分鐘到醫院。這麼大的醫院竟然只有兩部電梯，十幾個人抬著頭盯著電梯上的數字，無奈地等待著。我則注視著前面粉白褶裙底下的一雙小腿，肉色絲襪包裹的線條彷彿子孟德爾頌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般柔軟。

我只要注意她的腳步，只要她一動就是電梯來了，我如是想。

從進電梯到出電梯我都沒有想回頭看那雙小腿的主人，我迷惑於前面柔細的髮絲下透著微弱血色的白皙後頸。她在六樓下，我則若有所失搭到八樓的幼兒病房。

812房在出電梯後右轉最底，媽告訴我的。這裡的病房門都塗上了淺淺的青春粉色，但因漆色已斑剝不堪，便露出腐木的黯褐，反倒更顯出老舊的氣味了；愈新鮮的色澤往往愈容易老去，不知道哪個肉麻的作家這麼說。敲門後旋開812的房門時，響亮的伊歪聲讓我嚇了一跳。

叔叔！是叔叔耶！生病姪女的姊姊大喊，嫂嫂從報紙上抬起眼來對我一笑，喔，你來啦，坐啊坐啊。

生病的小姪女坐在病床上戴著耳機，她消瘦的肩膀看起來格外狹小，感覺像比頭寬不了多少似的，這也使得她的眼睛分外地大，那帶著倔強的虛弱感的眼占據了大部分臉龐，與眼眶距離稍遠的雙眼皮線也因此反添虛弱而無神。

好一點了嗎？我問。

醫院的空氣裡飄著一股令人精神不佳的衰老氣味。她點點頭，微笑地取下耳機。在聽什麼？我探過頭去。她掀起棉被，露出一個畫著金角銀角張牙舞爪的手提錄音帶盒子。

「中——國——童——話——故——事——」她拉長聲音說。

剛才三姊和四姊有來，你來的時候她們剛走，她們送她的。大嫂說。這讓我有此尷尬，雖然沒什麼錢，也應該到對面麥當勞買一份麥克雞塊吧？怎麼兩手空空來

探病？我暗罵自己。可是學生真的沒什麼錢，花十塊錢都要斤斤計較的，我這樣回答自己。

大嫂拉了一張椅子給我，我說，醫生說怎樣？

醫生說是感冒引起氣喘發作的，她就是上次感冒沒好嘛，有一次半夜突然一直咳一直咳，都翻白眼了，整個臉都發青，嚇死我了，趕快叫計程車送急診，結果到醫院又好了。醫生檢查不出什麼，就開了一些藥給她。結果前天半夜又是一樣，我真的快嚇死了，醫生用那個氣管擴張劑給她吸才好一點。檢查以後就說不行，要住院了。昨天晚上還發作一次，我趕快叫隔壁床的幫我叫護士，真的眼睛都翻白了你都沒有看到，我緊張得亂叫亂叫。結果隔壁床被我嚇得今天就換病房，現在的是今天早上才住院的。大嫂揮動著雙手像游泳一般地描述著。

我點點頭，並趁機瀏覽了一下這個房間。四個病床的位置，二個空著。隔壁床現在換成一個看起來頂多是週歲的孩子，透明的防塵罩罩著的他，像包裹在保鮮膜裡。孩子的右腕插著點滴，一位三十多歲穿著藍襯衫上班族模樣的先生逗著他。孩子的雙腳翹得老高，想用肥胖的手去抓雙腳，奮力的姿態宛如瘦弱釣客正和一尾巨大的魚搏鬥。

氣喘很麻煩，以後要小心。有沒有買特效藥回去準備？我摸著小姪女害羞般的

柔順頭髮說。

大嫂雙眼有些浮腫，說，買了。就是噴的那種，昨天醫生還給她用類固醇，本來是要用打的，結果她死都不要，就改成用吃的。真沒用，聽到打針就哇哇叫。小姪女的眼睛像音樂盒上芭蕾舞少女般靈活地轉動著，偷偷地淺笑。

用類固醇不是副作用滿多的？我說。我看著小姪女的眼，像雨天紅磚道似濕漉漉地；又轉過頭去看雖然手插著點滴，卻生氣勃勃踢著腿的鄰床小孩，突然感到蜜饞似酸酸底疲憊湧上來。這是一個靠窗的病床，可以遠遠看到臺北市縣交界的橋，跨接著霧茫茫的兩個城市。橋下是像水泥路一樣光滑而凝固的河，似乎完全沒有流動的跡象，是無聲而凝重的老人歎息；橋上的彩色車潮如工廠輸送帶般緩緩前進。我突然不曉得要說什麼，探病的人要說些什麼？不就是關心地詢問一下病情然後充滿祝福的離開嗎？我有點想離開又有一點不想，一種奇怪的麻痺讓我的雙腳無力。

轉過頭去我看到一進來就喊我的小姪女的姊姊，正坐在一旁翻著灌籃高手。哇，妳怎麼變這麼壯啊？我拍拍她的肩膀，慶幸自己找到新的話題。

她有點害羞地低下頭；和妹妹虛弱的白皙不同，從小在鄉下外婆家長大的她顯得黝黑健壯。幾年級啦！五年級，今年升五年級。她瞥了我一眼回答。

這麼快啊。我說。

我在想讓她去補習數學哩，要不然她數學這麼爛，國中一定趕不上，大嫂說。我說，不急吧？還早啊，小學生就是給他們痛快的玩嘛，學那麼多以後也記不住。妳看現在滿街的芝麻街美語，那些小洋鬼子以後真的還記得？我才不相信哩。喂，妳數學真的很爛啊？

還好啦，自然比較爛。她天真地告解：自然老師好兇喔，害我都讀不好。她咬了咬嘴唇，把鼻子皺了皺。

怎麼兇啊？會打人嗎？我問。

她每次都說他們自然老師很變態。大嫂說。我用好奇的眼神詢問。她隨即興奮地吱吱喳喳地說了起來。

她啊，我跟你說。有一次我們下課就在操場玩嘛，結果上課的時候就沒有聽到鈴聲啊。我們幾個人想起來的時候已經上課了，想說死了死了。果然一進教室自然老師就用棍子這樣一甩……棍子是她自己做的，一半用膠帶這樣這樣纏了好幾圈。姪女一面說一面把她的手臂當成棍子，做出纏膠帶的樣子。

她吞了一口口水說，自然老師就拿起棍子一揮，打到帶頭的那個男同學身上。自然老師就說，就是你就是你，每次都是你帶頭，你哭什麼，我有打你嗎？老師就

問全班同學說，我有打他嗎？全班同學趕快說，沒有沒有。自然老師自己就說，我根本沒有打他他就哭了，我是從來不打人的。而且就算我打你們也是為你們好，打在你們的身上痛在我的心裡啊！姪女誇張地咯咯笑了起來，她說每個同學都跟她一樣縮著脖子打擺子似地說，對對對，老師沒有打他，老師打我們都是為我們好。

可是她真的打了不是嗎？我似笑非笑地說。

她撇著嘴大笑說，對呀——！

還有啊，我們導師常常被她罵。因為自然老師是當選那個優秀教師嘛，而且她在我們學校教了很久很久，是資格最老的，很多老師都怕她。有一次我們上自然課啊，前一節是我們導師的課嘛。自然課都要照老師安排的組排座位，所以就要重新搬桌椅呀，排成這樣。

她用手比出兩兩相對，一組六張桌子靠在一起的樣子給我看。她說，結果啊我們老師因為還在改考卷嘛，就先坐在講桌前面改，自然老師提早到了就站在門口。我們導師看到就說，哎呀，老師您坐您坐。自然老師就說沒關係妳坐。後來我們導師就走了啊，自然老師突然把課本摔在桌上，說，你們老師真沒有禮貌，看我年紀這麼大了站在門口這麼久才叫我坐，簡直是錯誤的身教嘛。這樣要怎麼教書呢？現在的年輕老師真是一點禮貌都不懂，亂七八糟亂七八糟……她擡著手，皺著眉頭

表演著當時老師的神情。

結果一堂課四十分鐘，她就罵了我們導師半個小時。姪女邊說邊抓著耳朵兩旁垂下的頭髮，做出一個翻白眼昏倒的表情：她還每次都拿一些鉛筆呀，墊板啊送給比較乖的同學，然後就自己說，我應該要送你們東西嗎？全班只好回答，不應該。她就說，對，不應該，所以這是我對你們特別好，不是我應該要做的。我印考卷給你們平時上課練習也是花我自己的錢，也是我為你們好才多做的；那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感謝我？全班就回答，是！自然老師就說，那你們是不是要給我愛的鼓勵？全班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結果她就說，不必啦，愛的鼓勵有什麼用，一點用都沒有，你們根本體會不到老師的苦心……。

好險我不是很乖，就不用收到她的禮物還聽她唸一大堆。她天真地搖著椅子，用後面的兩隻椅腳做支撐晃來晃去。

我聽著姪女吱吱喳喳地說著，不禁想起那段似風箏般欲飛欲墜的童稚回憶。我似乎已經忘了是來探病。還未上學的病人姪女眨著美麗大眼，專注地聽著非病人姪女和我的上學經驗。

我想起我的小學老師，那個有著粗大蘿蔔腿，一臉剽悍的女老師。

我的學校位在城市當時寸土寸金的西區，就像漂在霓虹燈海中的寂寞綠色孤島。學生則多半來自現在已化為煙塵的商場，我們總是踩在底下就是鐵道的天橋上學。學校與商場隔著鐵道相望，真的不蓋你，有時候站在教室窗子前面還可以看到母親正在拖地哩！大掃除時學校的用具常常不夠，許多同學便自告奮勇地回去把家中的拖把掃把帶到學校來。

從三年級起，我被分到被稱為全校最嚴格的龍老師的班級。第一次看到龍老師時覺得她並不高，綁著馬尾拉直了眼角旁明顯的魚尾紋，以致於她看起來有些鳳眼。我深深地記得她的眼睛，像是無時無刻注視著你一樣，奇妙的是，所有的同學都覺得老師是在注視著自己。

三年級下學期起她說要幫我們課後輔導，以便能提升全班同學的程度。輔導課的方式是自習課的時候發一些考卷讓我們寫，然後由老師針對同學錯得比較多的題目講解。

一個人一學期只收三百塊的工本費。她站在講臺上，用溫柔又嚴厲的眼光說，這三百塊不是老師賺的，是考卷的影印費；老師沒有多拿半毛錢。小朋友回去告訴家長說這不是補習，老師是反對補習的，這個是輔導，我一毛也沒有多收的。但是為了避免有時候督察來學校的時候誤會，如果督察問小朋友有沒有補習，小朋友就

說沒有，也不要說老師給你們輔導啦，怕小朋友表達不清楚會讓督察誤會。

她的眼睛像哨兵似地巡了教室每一個座位一遍，深呼吸一口說，當然，我不強迫同學參加。

我回去後軟硬兼施地向母親要三百的輔導費，但那時的經濟狀況實在浪費不起每一個十塊錢。媽說，你哥哥姊姊無補習汝要補習？小學是卜補哈米尻川（屁股）？你哥哥高中哇就無予伊補習汝要補習哈米尻川！

我抿著嘴角堅定地糾正母親，是輔導，不是補習。輔導！輔導！

虎你去壁頂啦，虎導。母親堅決不肯拿出二百塊。

我和同班那個短髮的女同學暗地裡競爭第一名是眾所周知的事，那個家裡總是點了滿滿一閃一閃聖誕燈，開麵包店的女孩。我常常繞路和她一起回家，就爲了看巧克力蛋糕上萬花筒似的映著淡紫鮮黃紅橙的奇妙色彩。多年以後我只記得她吐司機包似的白細肌膚，身上總有一種奶油麵包的香味。

開始輔導後的第二次月考，我竟然只考了歷年最差的第五名，而她依然穩居第一。這個打擊讓我羞愧難當，我甚至無心看當年布袋戲的大高潮：荒野金刀獨眼龍和刀鎖金太極的對決，致使到現在我都還不知道獨眼龍怎麼出招，金太極如何人頭落地的。事實上每回輔導課老師仍然發考卷給我，但在憐憫的、施恩的眼神下寫考

卷的我總是感到頭皮發麻。

我們每回月考後老師發下成績卡，填上分數後交給老師，老師再按名次順序發下來。前十名有鉛筆盒墊板彩色筆布娃娃等獎品可以挑。那時候前三名總是莫名其妙喜歡挑選老師縫的布娃娃，而放棄真正有實用價值的鉛筆墊板。有一次我考第一名，放學時抱著老師縫製的，嘴角有點歪斜的藍色短毛狗娃娃向媽媽炫耀，媽媽沒好氣地嘆了一口氣說，三八憨仔，鉛筆原子筆不提，提這隻卜飼伊喔？我看你讀冊讀去腳脊（背脊）去。

考第五名那次我當然沒有機會拿到布娃娃。

老師在月考後發成績卡時跟全班說，班上有些沒有參加輔導的同學退步很多，雖然他們沒有交三百塊，但是以後老師還是會發考卷給他們寫。老師對你們是用心良苦，希望你們好。她的眼神像水果刀閃閃發亮。我望著老師，直到她脖子的紫花絲巾漸漸模糊不清。班上沒有參加輔導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班上永遠最後一名的高大男生，他沒有退步的餘地。

多年以後我仍然清楚地記得老師慈祥的、溫柔的、同情的雙眼，和她嚴厲的、堅硬的，就像硬幣刮在玻璃上的聲音。

老師曾經帶我參加全市珠算比賽，從學校出發時她丟給我一個問題。她牽著我

的手說：去比賽場地的學校有兩路公車，你想搭那部去的時候很擠，回來一定有位置的公車；還是另外一路去的時候很少人，回來一定很擠的公車？

那時候我想問她，爲什麼不去的時候搭後面那路，回來搭前面那路不就有位置了？但看著她充滿期許的眼神，我突然靈光閃起她每天在黑板上寫的「每日一句」。哎呀，前天寫的正正是「先苦後甘」哩。我毅然地回答她搭前面那一路，先苦後甘嘛，我說。我感到她溫暖的、柔軟的眼光落在我肩上。

比賽採的是淘汰制，心算是每輪出兩題，錯一題的便淘汰，再繼續下一輪。計算完要馬上舉號碼牌，超過時間的也淘汰。比的是速度和準確，老師在比賽前叮嚀我。

偌大的禮堂排滿一排一排的椅子，老師和家長就坐在後面看著我們。位置和位置間相去甚遠，每個孩子像一座座孤獨的島。出題老師的聲音在禮堂裡迴蕩迴蕩，四十七萬六千七百三十二元七角六分加一百三十一萬八千零一元五角四分減三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四元整……

我在第二輪便出岔，要立刻拿著鉛筆墊板離開座位，回到後面一整排家長老師的位置上。整個潮濕的禮堂都充滿嘆息，沉重的同情眼光一波波從師長休息座打過來。我坐在老師旁邊低著頭抽動著肩膀。

老師說，我早就想到了，沒關係。失敗爲成功之母。以前我帶一個二段的來比賽都沒拿到名次，你才一級怎麼可能會贏。這裡都是上段的嘛。沒關係沒關係，這裡很多小朋友都是上段的哩。老師不怪你。

禮堂裡滾動著一億隻招潮蟹逼近的算盤聲。

病房裡充滿著一種奇怪刺鼻的衰老氣味。我叨叨絮絮地說著，兩個姪女和大嫂望著我微笑傾聽。病房裡總是像冷藏庫一樣終年恆溫，而我停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車座椅一定滾燙得可以煎蛋了。

我說，那時候我們老師每天都在黑板上抄一句「名言」，叫做「每日一句」，什麼「養子不教如養牛，養女不教如養豬」的。我對著兩個姪女高談闊論，忘了自己是來探病的。

我們也是。黝黑的大姪女尖聲地說。什麼「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我們還買了一本簿子抄，封面要寫——嘉言錄。她用食指在空中比畫著。

真的？我們以前寫在聯絡簿上的。我說。

我看著她的雙眼，不經意地問。妳們老師叫什麼名字？

自然老師龍老師，龍淑娟老師啊。她說。

包臉阿嬤。那時一袋長型透明塑膠袋裝的冬瓜茶是五塊。我問姪女說喝過沒有，她說喝過，沒事都拿橡皮筋射蒼蠅嘛，那個阿婆。這個學校歷年畢業的小朋友一定從她手上接過了可以把T市淹成一個湖泊的冬瓜茶。

現在是暑假，夏天的午後，城市燥熱如火。被陽光鍍得汪汪發亮的鐵欄杆，將我的視線割成無數長條。我指著操場遠遠處最高的那個紅色單槓，說：挪，那個單槓啊，我一直到畢業都沒有翻成功過。

去翻丫，姪女舔著沾了冬瓜茶的手指甜笑著說。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

——原載一九九八春夏號《台灣新文學》第十期，本文為修改版



就像蚌緊緊圍上蚌殼，水緩緩凝成冰山，沉思者托著下巴抵著嘴，座頭鯨靜靜地潛回海的深處，

夏日將逝

徐曜沉沒到沉默裡。

收到 mail 的時候，單看來信者，我還以為是一封廣告信。Bird1986，看起來像是逃避回信而胡搞的一個 address。但收信 address 卻明明是我的，顯然不是投信軟體代投的，通常廣告信傳過來收信人會有一個所有的人共用的隱藏號碼。有一種專門抓郵件住址的軟體，據說只要你曾經在網上留下 mail 的痕跡，不論在何處，它都能把你抓住，成為投遞廣告信的目標。不管你多麼小心留意，廣告信卻神秘地愈來愈多，像是不管多麼乾淨的屋子，總會有不知何時潛進的蟑螂，在某個角落陰側側地打量著你。

你還記得一九八六年的那個夏天嗎？我在報上讀到你的文章，後來在網上找到了你的網站，所以寄了這封信給你……

一九八六、夏天。我像被突如其來從記憶裡射出的陽光揍了一拳，而有些昏昏沉沉。

我租賃的地方是一個U字型建築其中的小單位，據說過去是學校的教職員宿舍。旁邊是一條僅可容小客車穿過的窄馬路，另一面則是長滿了三層樓高相思樹的斜坡，每天早上白頭翁多變的喉音會伴著樹林甦醒的光合作用隨著風鑽進被裡將我

搔醒。一路上我默默地疊衣服般整理著記憶，蟋蟀「吱吱吱吱」及螽斯「恰恰恰恰」求偶的翅音，從草叢裡隨霧氣流轉浮動。相思樹的枝幹如巨大的手掌，被風壓得幾乎要摸觸到我的頭頂，抬起頭，在樹面前的我簡直就像個孩子。

一九八六，正是我國三的那年。

我國三的那年喜愛穿著黑色緊身褲的歌手羅在一首叫做〈未來的主人翁〉裡連唱了幾十個飄來飄去。那是一群孩子爲了「一輩子幸福」拚命的夏天，連沙沙沙的熊蟬都被要求安靜以便不影響我們聯考的夏天，據說學校還真的特地噴了殺蟲劑。那時候的我，每天特早起著將教室的左邊玻璃擦乾淨（那是我負責的清潔區域），就緊張地準備早自習。

一群理著五分頭，露出青色頭皮的少年，以各種古怪的姿勢，盯著距離眼睛不到一尺的課本，口中喃喃著「浙贛鐵路、浙贛鐵路、浙贛鐵路……」「梁啓超，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室主人……」「e.n.v.i.r.o.n.m.e.n.t」，悶熱的教室像飛滿蒼蠅般轟轟作響，腋下發出夾雜了汗味和青春期賀爾蒙的甜腐味道。

我留著一張一九八六年的國中畢業照，相片裡的我有雙小貓般的圓眼，以及和

現在鬍鬚長短相埒的頭髮。

許多年後的我回想起那所學校。它就像一個精巧的模型被擺在時間的玻璃櫥櫃裡，而我以無重力的狀態從空中緩緩穿透那玻璃放入那裡。

那是一所龐大且階級化的和尚學校。學校每個年級有三十六個班，每個班五十人左右。事實上，不但階級化，還階級分明到不像別的學校只粗糙地劃分為A段班和B段班。國三的時候，班級被細緻地分成A++、A+、A、A-、B+、B、B-。每個人的座號則是按前一學期的主科（國、英、數、理化）總分平均來排的，這樣可以預測聯考後你的志願落點。比如說你是A++班3號，那就意味著是被看好上北市A中的傢伙，因為我們學校每年考上A中的人數大約是接近六十人左右，A++有三班，一班平均可以考上二十個。

這些傢伙不見得都是典型大頭短脖子，制服乾淨並且被厚眼鏡箍著太陽穴的白斬雞，以我們班來講，每次爭奪「紅榜」前幾名的，就有一個發育奇佳一百八十幾公分的排球高手「大戴」（我們私下叫他大呆時，有一種舔溶化時流下來霜淇淋的幸福感）；一臉清秀，常被誤為隔壁尼姑國中校花，小腿修長光滑，走路屁股關節常沒鎖緊的「妹妹」。班上一些下巴已經冒出鬍渣、小腿已經冒出毛芽的同學叫他「妹妹」時，習慣用食指在他的尖下巴輕輕托一下，說「嗨，妞！」這種無聊的挑

逗其實是爲了妹妹生氣的回瞪，那讓旁觀的我們感受到飽滿褲襠裡發疼的灼熱感。還有喜歡一邊看書，一邊按壓握力訓練器，臉孔怎麼看都超齡，永遠帶著惡意眼神的阿強。阿強在還沒有太近聯考時下課的娛樂是找人比腕力。我曾經和阿強比過一次，現在右臂用力一甩，韌帶還酸溜溜地。

從不算寬敞的大門進去，是一尊坐在石椅上的已故領袖銅像擋在門口，你必須畫個弧圈才能進到長廊。那裡釘滿教務處訓導處佈告，最高處是張貼每回段考、模擬考「紅榜」的地方。能登上這條全校前一百名的紅榜，表示北聯大致沒問題。除了少數穩定占據的名字以外，其他A++、A+、A班的傢伙則反覆想要在每兩個月一期的會戰中衝殺進來。而A班以下的人如果進得了紅榜，那肯定是全校轟動的傳奇。用廉價壁報紙寫的前一期紅榜有時會因爲雨潑進來褪成不均勻的鮮紅深紅赭紅粉紅，像是市場裡肉販攤上的促銷海報。走進長廊，總讓人嗅到一種陰涼腥潮的氣味，牆上褪色紅榜的殘存顏料宛如紅色的雲，隨時要滴落紅雨。

我的名字也曾經被貼到這條長廊上，那是國二獲得T縣作文比賽第一名和花燈比賽特優的緣故，但是貼在比紅榜略低一點約三十度角的牆柱上，大家的眼睛已經習慣紅榜的六十度角，因此比較少注意到。

學校建築共有三排，前兩排中間各夾著約三米寬的空間，彎彎曲曲種了零散的

杜鵑花，構成一條一條曲狀約兩米寬的賞花步道，這特別適合我們下課時玩「衝關」的遊戲。「衝關」就是把參加的人分成兩隊，一隊守關，一隊衝關，衝關的那隊一個一個要從這頭衝到另一頭，兩側則由另一隊的人守關，如果被摸到或拉到，就算死掉。把守的人的腳只能跳進跑道一次，也就是說，在約兩米寬的跑道上，只能單腳停留一次。衝關的人可以用任何姿勢躲避防守者的攻擊，但不能離開跑道。這是一種講求身體協調性、柔軟度、團隊合作以及個人毅力與殺氣的遊戲。有的傢伙在衝關時就老是被安排當「送死」的，以掩護本隊較強的人抵達。一群少年罵著跑著，將手肘撞擊對方柔軟的腹部，或硬是拉住對方衣領而朝地上甩，在剎那間恨意會從毛孔裡像汗一樣噴發出來。衝關的人嘶聲喊「殺！」同隊的則在背後合聲示威，守關的則以「幹」、「去死」回應，喊得樹影搖動，陽光顫抖。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面對那些迎面跑來的同學（比如說阿強），心裡像會真油然生起朦朦朧朧「你去死吧」的念頭。

第三排則除了平行的建築外，兩側再向後延伸出去，成爲一個U字。每幢建築都是三層樓，第一排的一樓是學校的行政部門，二樓是三年級的A++、A+，三樓則是二年級的A班；第二排一、二、三樓及第三排的三樓是還未經過分級剛剃完頭的一年級，第三排一、二樓則劃給一、二年級的A班、B+班。右側延伸出去靠

體育館比較近的是二、三年級的B和B-，左側延伸出去的是準備考高職或特殊技能學校的美術班和音樂班，另外，工藝課的工廠也在那裡。由於採光不佳，那兒就像城市邊緣的工業區一樣，連天空都終年陰著臉。

在北臺灣四月既烈又濕的陽光底下，教室粉牆上總是被蒸出一層水氣。每節下課所有的學生飛快地奔到廁所撒泡尿，把五分頭放在水龍頭底下沖一沖，然後擰濕手帕，快步回教室位置上準備下一節的小考。每天六點半早自習，並有八節正堂及一堂課後輔導，吃完飯後六點半開始夜自習，直到九點十分。放學回家時，整個世界已經是地面比天空還要明亮。我們習慣在校門口用晚餐的餘額買一杯冬瓜茶，享受一天中最閒適的一段散步，順便聊聊今天的考試，抱怨說：「昨天一點竟然就睡著了，地理都沒有背。」「今天英文那個文法我都用猜的，不過我覺得猜B比較會中。」「數學第二題要怎麼證明？」以及「跟你賭這次期中考是305班老師出的」之類的話題。

對面的小店門口則聚集了一群從下午混到現在，能親眼看到太陽月亮交接天色變化的B段班學生。多半他們會斜著眼瞟著我們，然後「靠！」一聲，將手足球檯裡的球啪一聲海K出去。A段班也流傳著一些忌諱，比方說和B班的學生站得太近明天考試會沾上霉運，甚至某個學長會因爲賭氣與B班學生互瞪，最後竟漸漸變笨

之類的傳說。校門前黑沉沉的柏油路，將所有的光吸收成不可測的深澗，把街道隔成兩岸。這邊的小販賣給我們冬瓜茶、三明治和油飯，那邊則賣給他們可樂、炸雞翅和香煙，有時地上還可以看出打碎或捏扁的啤酒罐。

坦白說我有時會被那些傢伙刻意拉攏起來，公雞一樣的炫耀領子吸引，因此私底下上廁所照鏡子時也會趁沒人在而試著把自己的領子拉起來，出廁所再壓平。那些傢伙在打手足球時，響亮而激動的啪咯啪咯聲，配合稚嫩的喉頭尖嘯及鼻腔發音的嘿吼，讓整條街怦怦跳動。有時打球的人會跟著扭轉的手腕彈跳起來，球因勁道太強而被打跳枱面，沉沉地撞到地面上，連這頭的我們似乎都能感受到。

如果可以給我一個下午打手足球就好了。

收到那封信讓我想起很想打手足球的那年夏天。那時我是A++班四十四號，每天清晨六點出門，買了炸饅頭夾蛋總是提早進教室的國三學生。

我從報上和網路上偶爾讀到你的文章。你知道嗎？我常常想起以前我們坐在往頂樓的樓梯旁邊，一邊吃著菜包，一邊發呆的情形。有時候你寫到你現在的遭遇，剛開始我覺得有點陌生，但仔細咀嚼，你的氣味就慢慢蔓衍出來。我說的是氣味，是嗅覺的氣味，不是抽象的氣味。你知道嗎？多數的動物嗅覺都要比視覺靈敏。

Wilson 說螞蟻運用味道，甚至可以告知敵人的方位、數量與距離。氣味會留在牆上，透過紗窗，有時還在時間的某一處皺褶裡，頑強地殘留下來。曾經發生過的物事消散了，但氣味還在。動物們其實最常靠嗅覺來辨明敵我，用嗅覺來判斷情緒。你的文章有你的氣味，我從文字裡，清清楚楚地嗅到你的氣味。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清楚地分辨你文章裡哪一個片段、一行、一句話是從我們的共同記憶裡生長出來的，即使被轉譯成文字時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說真的，我一直以為，你會把關於嘟嘟的事情寫進來，但始終沒有。是什麼緣故呢？

我不曉得為什麼對那些事記得那麼清楚，像患了記憶力的老花眼症，許多事要經過得夠遠我才記得清楚。

只是他的五官總像是隱在藍色水面底下，不時波搖著各種光影線條，我努力想讓水面平靜下來，就是無法做到，他的臉部輪廓浮動波光，水氣氤氳。但某種氣味確實從我腦前葉的某處逐漸散發出來，由於不是外來的氣味，既無法拒絕嗅到，也無法辨別方向。那是一種沉默的氣味。

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是我二十歲以前最沮喪的夏天。午後會在低低的天空聚集不

懷好意的雲，在一切都被咒語封凝住的一兩秒裡，突然飛暴出針刺似的大雨。

那年夏天，我就要從粗糙地分爲A、B班的二年級，上精緻分類的三年級。

學校其實沒有明說分班的標準。但我國二的死黨阿咪跟我說：「聽說算分的方式是只算英、數、國、理化，你其他的科怎麼強都沒用，偏偏我最強的是生物和健康教育，雞歪。而且學長說，如果不混進A+班以上，北聯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媽的我死定了。」

「可是A++到底是那幾班呢？」

我記得阿咪細長的眼緊眯起來，瞳孔貓一樣剩下一道細線：「我有秘密消息，今年的A++是三、五、七班，A+是一、二、四、六、八班。」阿咪將書包在空中甩了兩圈：「啊，你不用擔心啦，你至少是A+啦。」墜落下來的書包被他拖在地上，「我就死定了，媽的，我死定了。」

那天下午我和阿咪到學校門口的長廊看分班，許多家長都陪著孩子來看。我和阿咪擠了半天才從一個家長腋窩間看到榜單。果然擅長生物和健康教育的阿咪只被編到A班，而我竟然幸運地吊進A++的車尾。那時我和阿咪都是發育不良的一五〇，退出來後，像坐在電影院裡，眼前都是黑暗的人頭。

回家時我和阿咪都必須經過一條巷道，有時我們會奮力衝刺，然後在轉角處用

腳猛踏上48號的水泥牆，在空中側翻個身子，擺個自以爲很酷的Pose。但今天阿咪刻意地落在我後頭，原本明亮的巷道變暗也變窄了，而且走都走不完。我放慢腳步，有一句沒一句地跟他聊著他暑假新買的腳踏車。

「你老爸對你還不錯，買那麼好的車給你，哪天借我騎吧。」

阿咪用比喵喵更低的聲音說：「死了，回去不知道要怎麼辦，我爸等下一定從公司打電話回來問。我死定了。」

「不會啦，唉喲，A班就A班，有什麼關係？A班也考得上聯考啦，跟你說：……」

「媽的，A班頂多考上五專啦，考上泰山你要去唸喔伊喔，媽的，頂多考上泰山沙拉油啦，你自己是A++才會這樣說。」他啪啪地跑到5號水泥牆前，用書包甩在牆上，牆發出像要倒塌下來的哀嚎，阿咪則轉眼消失在巷口。那天莫名其妙地，早就下起聲勢雄壯的雷雨來，整個天空像被壓碎的玻璃缸，一片一片的尖銳的雨刀朝城市頭上潑刺下來。

從那個夏天開始，我就聽不到阿咪坐在教室窗子旁邊，發出讓圍牆上的貓睜著好奇圓眼驚訝地向上張望的喵喵聲。

印象中我們班和我一起上A++的一共有六個人。林哲生和許彥文這兩個傢伙我不算熟，另外是交情比較好一點的扁頭、陳明道，還有一個是跟任何人都沒有交情的徐曜。這些原本在班上總是爭奪段考王座的對手們，到A++的座號都不怎麼樣，除了徐曜是九號，因為他是我們班上有名的數理殺手。

啞巴數理殺手，或者說，沉默的數理殺手，外星人數理殺手。我和他國二開始同班，在整整一年裡，沒有聽過他說過任何一句話，一點不誇張，任何一句話。即使點名時他也只是舉起手，好事的同學替他答「又！」而已。老師們因為他功課好，也就不計較了。許多同學都號稱他們曾經聽過他說話，但誰也不能證實，因為從來沒有一句話是兩個人以上聽到的。徐曜總是低著頭，專注地看著地板走路，他走路的姿勢很特別，手垂直地擺在兩旁，毫不擺動，就好像只設計了膝關節運動的發條娃娃。由於重心前傾，走起來腳跟沒有完全著地，和地面保持著一點空隙。不管班上同學多吵，他走過的時候，所有的聲音就被吸進第N度空間。對我們來說，雖然和他同處一個教室，卻是在不同的星球上。也許他是外星人，很多同學這樣開玩笑。我常想，如果他是外星人的話，他看出去的窗外，是否也是有著鳳凰樹、包子店，在地球太平洋上小島的某條街道？

說起數理實力，林哲生可能要比徐曜高上一籌。但一來徐曜解題時不會像個和尚一樣碎碎雜念，二來他平時除了側著頭，像聽到某種聲音似的望著窗外，很少將眼光放在書本上。這比那個頭簡直要沉沒到參考書裡的林哲生要高明百倍。只是也沒有人崇拜徐曜，原因很簡單，他是一個強得可以考上A中的人，是所有想要上A中或想像自己可以上A中的人的共同敵人。功課好的人朋友少，朋友多的人功課就不容易非常好，你必須要選擇。

排座位時我並沒有和任何一個熟人坐在一起，因為我是四十四號，被迫坐到最後一排，在A++班裡，連座位都是依照每週的成績排的，沒有人管你身高矮近視深還是重聽。

多年以後我還常向朋友們提起那個教英文的鄧老師（同時也是我們的導師）。她長得可能像發了雀斑的克林姆麵包，常常穿著及膝短裙露出一截像兩條微微彎曲的絲瓜的小腿，胸部和我的喉結一樣不太明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鄧老師都不是最能讓十五歲男生安靜的美女教師。但她的聲音很像唱〈何日君再來〉的小鄧，我們私底下叫她小鄧老師。唸英文時，她每句後頭都會加一個輕輕的「嗯」，光聽那唸課文的聲音我就覺得皮膚底下的血管加溫發燙，集中到那個連跑步都會有射精快感的下體上。

上A++第一堂下課時我鼓起勇氣去找小鄧老師，告訴她我被前面同學擋住的

困境，我看黑板的時候頭都要偏向一邊，而且不是很清楚，我問她「可不可以換前面一點的座位？」

「嗯。看不見是很麻煩，可是規定又不能隨便改，這樣對其他同學不公平。對不對？座位排這樣，就是希望同學能在競爭中求進步。嗯，這樣好了，你回去叫你爸媽帶你去檢查有沒有近視，配一副眼鏡，或者我幫你換到四十九號的位置，最後一排最左邊那裡，有沒有？這樣你斜斜的就能看到黑板了，嗯？」

我拒絕了這項提議，因為這樣別班的同學來找我，一定會誤以為我退步到四十九名，這遠比看不見黑板還要嚴重。回家後我要爸帶著我去商場的「大光明」配了一副咖啡膠框的眼鏡，到現在我都還留著。

每星期小鄧老師會叫同學將每次小考的成績登錄，算出平均後排名讓同學帶回去簽名，星期一按照這個名次更動座位。我曾經奮力坐過往前兩排——三十三名的位置，那時我第一次覺得，原來在教室裡回頭不一定是牆壁，還有一雙雙像在泥水裡撈出來的玻璃彈珠般，無精無采的眼睛。但多數時候，我回過頭還是面對牆壁上自己佈置的「文藝走廊」。

我習慣將成績單拿給媽媽簽，因為媽媽頂多是說：「你大兄跟二兄攏考上C中，我一直想說汝較巧，是按怎每次攏考四五拾名？」然後魚尾紋的末端開始誇張

地蠕動，慢慢轉成潤潤的紅色。

老是考四五十名，其實不能算是我的錯，我在國二也總是班上前十名，只是現在遇到的是一群□※%#而已。那個頭髮總是燙小捲，喜歡拿教鞭敲黑板導致黑板充滿裂痕和凹槽的李老師（背地裡，我們叫她捲毛女巫）常對我們說：「你們要爭氣啊，要爭氣啊！這個教室去年坐出二十七個A中，全班只有一個笨蛋沒有考上北聯，你們不要污辱了這些椅子啊！」

我很想安慰媽媽，我應該不會是連北聯都考不上的那個笨蛋。而且我坐的椅子一直很後面，除非有人偷換過，否則也不至於污辱到A中屁股坐過的椅子。我坐的那個桌子，就是一個去年只考上G中的傢伙，他還在桌上留字說：「少壯不努力，聯考徒傷悲。G中阿福留。」

比較起來我可不喜歡拿給爸爸簽名。爸總是用大約一秒鐘的時間看著我，然後花三十秒的時間工工整整把他的名字簽上去。那一秒他的眼神，會像一朵跟在頭上的烏雲，要讓我感覺天空黯淡好幾天，甚至延續到下一個簽名的日子。我一直很希望他像媽一樣罵我一頓，但他總是用沉默和嘆氣來對付我。

A++的老師們，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他們盡職、強悍、而且整天想著把像我這樣的人從F中打上A、B、C中，或者將什麼中都考不上的人打出個什麼中

來唸唸。

捲毛女巫算是實踐這種信念的佼佼者。她定下數學課段考的標準是八十分，差一分打一下，小考則是五分一下。但她說：「爲了保養我的手腕，每個人最多打二十下，超過的寄下來，以後有空再打。」坦白說，我至少寄了三百一十二下，到現在還沒還，算是賺到了。

國中前兩年讓我們某部分心理機能被訓練得滿堅強，到A++時，就開始以看老師處罰爲樂。因爲老師處罰同學時，一方面可以爭取一點時間看下一節的小考，一方面看自己假想的對手比自己被K得更慘，並不是件怎麼悲傷的事。尤其看那些一學期只被打一兩次的A中預備生上臺，簡直讓我打從心底感動，老師們可是一視同仁，用同一條教鞭揍我們啊。

我們通常一面背書一面談笑，嘴角要輪到自己上臺時才會漸漸垂下來，開始在手上抹綠油精。

我必須承認，這些A中預備生裡最值得被稱爲硬漢的就是外星人徐曜。他不像大呆會把手心往下曲起，故意像捧水一樣地減少打擊面積；也不像老是炫肌肉的阿強，嘴角還會露出牙齒來，發出瓦斯漏氣般的嘶嘶怪聲。更不像妹妹，當他眉毛緊蹙裝一副可憐相時，總會讓老師們不由得減力七分。徐曜就是被打，也是直直地伸

長手臂，就像那雙伸出的手是別人的一樣。他的眼睛看著窗外的某一點，頭微微傾斜，像是在仔細聽從某個地方（外星球？）傳來的聲音。你看著他，完全沒有辦法讀出任何痛苦、懊惱、愉快或悲傷。

徐曜的數理化幾乎沒被處罰過，但歷史和地理則常被K。尤其是戴著超厚膠框眼鏡的歷史余老師，每次打他時都非常激動，那激動裡似乎還帶著一絲絲地羞憤。「這個九號，功課這麼好，偏偏就不讀歷史，偏偏就不讀歷史，不讀歷史是數典忘祖，忘祖就是忘記你的祖先父母，誰都不能原諒地。」他的「讀」字是短促的尾音作收，很是特別，像敲木魚一樣，「你們不讀歷史，以爲歷史在聯考占的分數很少嗎？告訴你們，歷史就是決勝負的關鍵，是你們一輩子幸福的關鍵！」

徐曜是靠很強的數理化和普通強的英文拿到九號的，開學之後，週平均算的卻是國英數理化地歷健生公，四長難補五短，尤其歷史地理是非常短，於是他的座位便迅速後退，在我前進到三十三名的時候，已經可以每節課看到他可能是被吸血鬼搞得失血過多而白慘慘的脖子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底，最後一學期理五分頭的時候。我記得爲了讓他說話我常故意敲敲他的肩膀借橡皮擦，他則頭也不回地把橡皮擦遞給我。

對我來說，那可是意義重大，雖然不知道是好是壞。開始講話的時候，就好像突然之間，從一個密封的箱子裡被帶出來一樣，起先有點刺眼，但終究會慢慢習慣這個世界。或者說，我終究會藉由語言這樣的東西，和世界的一切變得相同。

自己非常清楚，我已經喪失了在沉默裡，所培養出來的像蟬的若蟲在地下辨識出每個夏天差異的能力。每個夏天並不相同，某個夏天離開後，所有燠熱、汗臭、蟬鳴和雨水的形狀也都將隨之而逝。

告訴你也許你不相信，我還留著「三〇七畫報」的原稿，原稿喔，附加的圖檔就是了。你看了不知道有何感想？

我停在一株柚子樹前，一隻正在吸食樹幹汁液扁鍬形蟲的雌蟲吸引了我。她的前頭圍繞著幾隻竹緣椿象，和兩隻青銅金龜，算是一場夜宴吧。這週不知道為什麼，青銅金龜的數量特別多，我在校園裡撿過不少尚未腐臭的新鮮屍體。旁邊路燈下更多，有時他的鞘翅撞上燈罩，會發出抵抗抗的金屬聲。這些鹵素燈泡讓他們失去以星空辨別方位的能力，只能瞎撞。我想起小時候常將這種金龜的後腿綁上線，任牠們朝著光的方向嗡嗡旋飛。有的因為不斷以手為軸心做圓周飛行，漸漸被繩子往圓心裡拉。有的飛行能力比較強的，就會在不知不覺中留下後腿，帶著失去腿的

身軀往日光燈上撞去，然後又墜到地上。

燈光反而製造了黑暗的深邃。我走在沒有燈光的地方，看著記憶像投射在眼前的透明幻燈片，立體、清晰地在面前演出。只是如同懸浮在空中的微粒，缺乏手觸膚沾的真實感。我想著「蟬感覺夏天的能力」是什麼東西，我曾經擁有那樣的能力嗎？

mail 附加檔案的圖檔被打開，坐在電腦前，我的呼吸徐徐減緩。那些少年時代畫的圖畫，可以看出當時還未能隨心所欲地控制手的每一條筋脈，以致於有些線條都會突然衝動地偏離合理的軌道，有時候輕重掌握也不合宜，像是鉛筆突然在線條的終點斷裂，線條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一樣。

因為要飛，鳥的骨頭就慢慢演化變成中空的，所以他們的體重很輕很輕喔。羽毛啊有很多層，有的鳥飛得很高，在野外晚上氣溫也會降低很多，所以說為了禦寒，牠們有保暖的絨羽，熱空氣就會被保留在羽毛的空隙中間。而且為了飛行，心臟一分鐘要跳一千多下，比小學時全省跳繩冠軍的速度還快上兩倍。

隨著每週週考座位的變動日趨穩定，同學們開始以離黑板的距離分幾個圈子逐漸熟悉。下課除了尿尿洗臉以外，我開始對同學們扯東扯西。其中他們特別有興趣

的除了我熟記又能添油加醋的倪式科幻以外，就是鳥。

我和鳥的因緣必須再將一九八六減掉十左右。我常坐在家門口數著電線上的麻雀，並且非常清楚屬於商場第四棟的麻雀家族成員，一共有十一隻。

那時媽常帶我到附近市場買菜，我最期待，也最害怕買雞。雞雖然因為被餵養已久而漸漸肥胖得不成鳥形，但牠們側著臉抖動著肉冠看人的表情仍然無時無刻帶著敏感而有逃亡衝動的神色。但因為身處籠子裡，既沒地方跑也充分了解自己飛不起來，於是便會突然地啄向其他的雞，造成一陣騷動，被啄的雞又忍不住啄了相鄰的雞。但無論互啄多麼激烈，總有一些雞把身子伏得低低的，靠在籠邊，眼睛不知道是望著你還是穿透你落到某個遙遠的地方。

當媽告訴雞販想要哪隻雞，他都會俐落而準確地將雞拖出籠外，在腳上綁上號碼牌，兩翅反折後迅速在雞脖子上劃一刀，再將頭硬拗入翅間，空一聲扔到用熱水脫毛的桶子裡去。我常幫媽拿著號碼牌，心裡想著待在桶子裡脖子開了個嘴巴要死未死的雞心裡在想什麼？

另外有另一個我可以近看鳥的地方，有一個赤腳鳥販會不定時地帶著幾籠擁擠得不得了的鳥到市場口。通常有斑鳩、黑嘴撇仔和文鳥。

我媽那時常說：「死囡仔，我帶汝來是叫汝倒提菜，啥麼蹲佇土腳看鳥仔？卜

看鳥仔不曉去便所脫褲看家自e喔。」

「買一隻啦，買一隻啦。拜託啦，一隻啦，一隻就好啦。」

「卜飼佇汝e褲底喔，厝內五六隻囡仔就強卜睏無位，想卜飼鳥仔。」

「一隻啦。」我拉扯媽的裙角。

任誰都知道，世上沒有一種處罰遏止得住那年紀的孩子的吵鬧，大人除了屈服別無他法。媽買了一隻十塊錢的黑嘴撇仔（斑文鳥）給我。回去後我將牠養在老鼠籠裡，一小時後，爲了讓牠和麻雀們認識認識，我竟在商場的騎樓前打開了老鼠籠。或許從小被關在籠子裡，牠似乎不甚懂得飛行，在距離地上不到十公分的高度作了幾次跳躍之後，才艱難地飛到遮雨棚上。八珍和蚊仔都來圍觀，大叫「飛囉飛囉！」媽氣憤地甩了我一巴掌，說：

「十塊還來，丟咧水溝仔攔會波一聲。」

我非但沒有還媽十塊，日後還繼續從媽那裡騙到更多的十塊，養了各式各樣的鳥。到國三時，家裡頂樓維持著七、八個不同尺寸的籠子，在升上A++的暑假，我並第一次成功地用十姐妹代育胡錦幼雛成功。

現在想想我在A++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偶爾向隔壁同學吹噓解說鳥各種習性

的下課十分鐘。這些知識都是我看書或巴著老闆問，然後用媽的錢反覆實踐的結果。

要想讓比較神經質的錦花或胡錦生，而且讓小鳥可以長到手餵的地步，最好養十姐妹來替牠孵蛋。十姐妹知道吧，亂會生的所以才叫十姐妹，但是要剛好和胡錦差不多時間生才有用。爲什麼呢？如果說，如果說胡錦和十姐妹同時生，他們每天生一顆，就每天用湯匙把蛋拿出來，放塑膠假蛋進去給十姐妹孵。等到生完了，再換胡錦的真蛋給十姐妹孵，十姐妹的蛋只好犧牲了。爲什麼要每天把蛋拿出來呢？這是怕老大先孵出來，搶了其他後孵出來比較小的小鳥的食物，要讓每隻小鳥在一兩天內同時孵出來，才能讓每隻小鳥都長大，最好是一樣大……兩個禮拜以後，就可以抓出來手餵，以後就會聽話。胡錦的小鳥嘴巴有兩顆會螢光發亮的珠珠……。

「蛋多大？」

「這樣，」我伸出左手，「跟拇指指甲差不多。」

家裡開了一家冰店，專門賣花生湯、粉圓綠豆、布丁牛奶冰，因此被養得特別肥胖而長滿青春痘的「圓仔」，是我忠實的聽眾之一，他家也養了一對文鳥，但三年來連蟑螂也沒生過一隻，我猜一定是鳥店抓錯公母了。

圓仔常以半威脅半乞求的口氣說：

「哪一天去你家看鳥嘛，」當我找藉口拒絕的時候，他就補上一句，「什麼會吃你口水的文鳥，唬爛。」停了一下說：「要不然帶來啊，帶來啊，把那隻會剝爪子的帶來呀，唬爛。」

「下一次，」我信誓旦旦地說：「下一次，我會把鳥帶來大便在你的嘴巴裡。」

其實我不是不想帶，而是在評估風險。如果帶同學夜自習以後到家裡看鳥玩鳥，我可能會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發生被爸甩一巴掌那種不太體面的事。但如果我把鳥偷偷帶到學校，萬一給任何一個老師知道了，也絕不可能輕易了事，遑論表演什麼吃口水絕技。

就在每天極爲接近又有一點不一樣的日子裡，一九八五年被磨耗得剩下幾天，沒有任何激情地過去了。

三十歲未婚的小鄧每天陪著精力旺盛，老趴著頭而導致腦部血液過分活躍的我們夜讀到九點半，終於不可避免地病倒（那時候我以爲這和一些同學以她爲打手鎗時幻想的對象有關）。小鄧請了三天假，這三天假意味著下課時間沒有人會坐在導師椅上，夜自習沒有人會在前頭邊沙沙沙改著考卷，邊用眼睛瞞著講話的同學。代表同學去探病的妹妹和大呆，花了班費兩百塊買了一束讓妹妹都捨不得送的紅玫瑰，回來時帶了一張小鄧老師的手書。內容我當然忘了，大概就是說一些老師和你

們精神長在，要用剩下的半年多換取你們一輩子的幸福之類的話。不過我倒是非常清楚地記得，妹妹最後用演講比賽的那種哭腔說：

「加油！加油！不要懈怠。」

唸完後他睫毛上竟沾了幾滴細碎的晶亮淚珠，幾個同學也似真似假地蹙起了眉頭，低頭不語。

小鄧請假的隔天我將養了兩年多的白文鳥嘟嘟，裝在戳了洞的紙盒裡帶到學校。

圓仔、扁頭，以及坐在我位置旁邊的十幾個同學都圍攏來。當嘟嘟從紙盒裡探出頭，所有的人都忘了呼吸。牠的白羽冰凍了周遭的溫度，將一群青春好奇的靈魂望深處拉引，當牠側著頭以同樣的好奇打量著這群少年時，虹膜上流動著葡萄酒色的光采，像無重力的宇宙，四處閃動著星芒光暈。每雙少年的眼睛，都在牠瞳孔的表面晶亮地迴旋著。嘟嘟時而帶著音樂性的節奏閃動剪刀似的翅尖，時而以喙啄桌，發出篤篤的探測聲。牠的每個動作，都讓第一次在籠外看見鳥的同學深感緊張。

「真的會聽你的話嗎？叫牠吃你的口水啊，表演一下嘛。」圓仔說。

「等一下牠拉大便，我就叫牠拉在你嘴巴裡。叫這麼可愛的小鳥吃口水，你有

沒有良心啊。」

受到大家眼神制裁的圓仔，聲音整個萎縮：「是你自己說的……。」我的心裡覺得驕傲而舒暢。

嘟嘟好奇地在木製書桌上跳，有時抓抓鉛筆，把它想像成樹枝。我輕撮著唇發出平時餵食的哨音，他便答答地從桌子的一頭跳過來，啄食我手上的小米。除了用書本擋住自己臉的阿強，所有的同學幾乎以嘟嘟為圓心都聚攏了來。

「會飛嗎？」所有圍觀的同學彼此都感覺對方震了一下，那聲音似乎從窗外蛇繞進來，隨即很快地又從每個窗口遁游出去，每個人都像是聽到了，卻也不敢確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聽到，那聲音如此不順當，像是一個不熟練的小學徒操作著精密機器。我們轉過頭去。

蒼白的徐曜，隱身在從冬季將近七點才甦醒的晨光裡，只剩下那對黑到像是裡頭除了黑色什麼都沒有的眼睛。他說：

「會飛嗎？」

三〇七畫報搞了一期就被「查獲」，真是可惜。其實，我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想當漫畫家。三〇七上面我畫的四格漫畫，現在看起來，實在粗糙得好笑。你留著

你畫的鳥的底稿嗎？我覺得畫得滿好。那幅畫嘟嘟的，那個眼神，簡直就像嘟嘟正想要起飛一樣……

你記得你問過我為什麼都不講話嗎？坦白說我也搞不清楚。我不記得自己幾歲開始具有語言能力卻說不出話來，只覺得每回想回答別人的話時，就彷彿聽到一個聲音說：等等，你先聽我說。

通常我沒有聽到任何的話，而是像音樂一樣（如果你要問是什麼樣的音樂，我就沒辦法說清楚了。可以說各種樂風都有，只是那音樂並不搭詞），就好像另一個時空裡，使用另一種語言的蟲鳥在鳴叫、另一種形式的雷雨打進溪流、另一種物質組成的海從遙遠的地方撲上岩岸……。

有時候我以為自己回答了（或以為自己叫了爸爸、媽媽），結果你應該最清楚，我講出的那些話不知道被吸到什麼樣的奇怪葫蘆裡，被什麼人收起來，一句也沒有傳到你們的耳朵裡。

在接受心理以及投藥治療都沒有效果之後，我母親也曾經求助各種宗教。她跟我說過，有一個密宗的師父說，我是西藏一個修行禁語戒的喇嘛轉世的。那喇嘛把自己「卡」在一個比身體大不了多少的洞穴裡修行，誓願不發一語。那修行維持到今世。

我記得聽完媽說的話之後，我竟能「立即反應」地笑了出來，害她高興了好陣子。

我忘了我怎麼回答，可能是根本沒有回答吧。我只記得當時整間教室陷到沉默裡，不多久上課鐘響同學們就各自回到座位上了。我猜，可能是大家根本沒和他說過話，他一說話，反而大家都失去了用語言回應的能力。

搞不好徐曜真是什麼修行的喇嘛轉世。只是，他跟我說了話，這個跨時空的修行恐怕是失敗了。

我記得有一次黑膠框歷史徐老師故意點他名回答「馬關條約是幾年訂定的」，頭髮已經叛離大半的徐老師用下巴對著徐曜，「九號，起來回答。」

徐曜沉默地站起來。

「幾年啊？」沉默。走路像鴨子一樣的徐老師，往前搖擺了幾步。「說啊，我好像沒有看到你的嘴巴動喔。」沉默。再往前走了幾步，他的影子已經籠罩住徐曜了。

「回答幾年啊！」沉默。「發出聲音啊！就算不會也說不會啊！」沉默。徐老師幾乎是聲嘶力竭地喊，教鞭答答地敲打著徐曜的書桌。

其實徐曜就像是活在真空管裡，不受任何音波干擾的傢伙，因為皮膚蒼白，唇特別顯得鮮紅。那紅潤潤有點女性化的唇像蚌一般固執地緊閉著。

「你就給我站著，不要坐下。你看不起我歷史老師，沒關係，沒關係。」沉默。

坦白說徐曜是每科老師都不扁的，不曉得歷史老師為什麼要把徐曜不說話的罪過，全部攬在自己身上？

我記得那時徐曜對嘟嘟顯示出極度的好奇與關心，他在我每節放嘟嘟出來透透氣時，都湊在人群中張望兩下。那天放學時，他以特有的走路節奏追上我。

「請問，養多久了？」我一直到現在都還不敢相信他講話是這麼正常而有禮貌，我曾經想像，徐曜開口，可能是噁哩咕嚕，讓我們的頭上長滿問號的宇宙語。或者，他可能是用了什麼模擬地球人音波的機器來發聲。

「兩年多啦，從解出來兩星期，就從我哥認識的鳥店老闆那裡帶回家養的，所以才這麼乖。」我把裝著嘟嘟的盒子遞給他表達善意，「對了，你什麼時候會講話的？」

他沒有注意到我問句的怪異，小心地將盒子舉到眼前，透過氣孔張望著黑黝黝的深處。嘟嘟在裡頭輕輕跳著，他的腳爪在薄紙板上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徐曜的

手跟著這個節奏微微地發著抖，我想起當年拿起裝著雛鳥嘟嘟的紙盒回家時，就好像捧著一個心臟。

總而言之，徐曜的修行破戒了。

我們一起走過那條長巷，那條阿咪喵喵一聲，就突然消失在牆邊轉角的長巷。

阿咪上了A班以後，沒有夜自習的時間，他老爸安排他到好幾個家教班輪流補習。他打過幾次電話給我，每次都跟我說：「我快要死了。」阿咪當然沒死，每天還是要跑到各種長方型的教室裡吸取聯考的專業解題知識。我媽和他爸都限定講電話的時間，講電話時媽會站在我旁邊計時：他爸是三分鐘，我媽是五分鐘。因此，電話都是從阿咪那邊先掛的。有一次在電話裡我聽到阿咪他爸跟他要電話筒，阿咪突然說：「不講了，三分鐘小便都不夠，有什麼好講的。」那是不帶任何情緒的、冷靜的聲音，有點像是一直嚼不爛，在嘴裡還不斷咀嚼到完全失去味道的肉鬆。阿咪的聲音被嘟·淹沒，我一直聽到媽說五分鐘到了才放下話筒。

「牠會飛嗎？」又是老問題。

傍晚時，雨像一群銀色的小魚朝我們輕飄飄地游來，墜地時躺成一小窪一小窪

發亮的水潭。我一向喜歡踩破水潭裡反射出來的霓虹光芒，那些顏色會突然被驚嚇走，而後又重新聚集回來。乍看以為是不可能被毀壞的某種物事，但經過反覆地踩，色彩便漸漸乾涸在裸出的柏油上。徐曜似乎不懂得閃避，褲管很快就被水濺濕。

坦白說，我根本不了解為什麼大家不能容忍一個不是啞巴的人不說話，或將不回答問句的人歸於不禮貌，或乾脆說你得了某種疾病。總而言之，規矩被定下了。在我聽得懂語言的當時，我就被說話這件事搞得完全迷惑了。父親在講電話時我只要聽語調就知道是老闆還是阿嬤，他工作不如意時常用很低俗的字眼咒罵我媽，出門卻對鄰居非常客氣，老一輩的鄰居常說他像「日本紳士」。

我以為語言就像一條破洞處處的地下水管，搞得我們打從心底枯竭。

從收到第一封 mail 以後，我開始不定時地收到 mail。有些 mail 像是寫到一半就按下「傳送與接收」似的，或者像講話時被突如其來的哈欠打斷，就一片空白地忘了要怎麼繼續下去。其實我回了信，但奇怪的是，後來的 mail 未必和我回的信搭得上，有時候反而是前一封，或很久以後的隔幾封，才像是「回」信。

這些 mail，逐漸讓那個夏天的陽光又曬到我短短和平頭上似的。

多年以後回頭想想，應該是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和徐曜便開始「講話」了。像是某種阻隔在他和我之間的透明玻璃罐被拿走，他的聲音終於可以藉由空氣，傳到我的耳朵裡。又像是我們兩個人一起被蓋到同一個玻璃罐裡，只有我被賦予了穿透玻璃進出的能力。因為他只跟我講話，卻依然不跟老師、其他的同學講話。可能是這樣吧，全世界的人就只有我懂得他的語言，而他的同類都已經絕種了。由於別的同學插話他都置之不理，所以同學好像漸漸將我和他視為來自同一星球的外星人了。

我和徐曜有時候用畫畫來溝通。比如說他有一次當值日生，就畫了一個細細長長的傢伙站在器材教室外，另一個矮矮小小的，衣服上繡著「貴」字的傢伙拿著跟身高一樣長的掛圖正在登記。我就知道他要我幫他去借掛圖，而不是陪他去借掛圖。

我也喜歡畫畫。國一時的美術老師曾經教我們素描自己的手，我畫的時候，美術老師一直像蒼蠅在旁邊，最後甚至蹲到和我一樣的高度說：

「吳清貴，你喜歡畫畫嗎？」我點點頭。「想讀美術班嗎？」由於第一次有老師肯蹲到我可以平視她眼睛的地方跟我說話，我幾乎感動得想當場答應，但想起爸

媽的反應，就趕緊控制住脖子往下的力量。

美術老師彎弓似地睫毛眨了眨，說：「你畫的這個手張開的姿勢，很生動啊，很有觀察力，我覺得你很適合畫畫的。」我幾乎要當場抱著她痛哭。

那天晚上，母親煎蛋弄消夜給我時弄得鍋鏟鏗鏗作響，即使她不說，我也可以从那個聲音裡聽到她拒絕了：「我辛辛苦苦餵你，是卜予你去畫扛棒（招牌）喔！死囚仔，不是飼鳥仔就是想卜畫扛棒。」父親不發一語。

我的國一導師教國文留著山羊鬍，他是一個早晨和黃昏會不斷咳嗽的瘦弱老頭，我們每年都以為他要退休了，但一直到國三，還看到他扶著牆，像靜止一樣停在走廊上，以幾乎無法令人發覺的緩慢速度前進。他在隔天早自習時跟我說：

「咳咳咳——像你的功課還不錯咳，應該努力咳看咳，能不能考上前三志願咳，為咳校爭光，咳咳讀美術班，咳卻不免咳可惜了咳咳咳。」

那天我跑去向美術老師轉述了媽媽和導師的意見，她細小的眼隔著睫毛透出溫暖的眼神：「可惜，可惜，你不讀美術班真是可惜。」我不懂為什麼我讀不讀美術班都有老師覺得可惜。

徐曜也喜歡畫漫畫。他在看了嘟嘟的隔天，就把晚上回家畫的漫畫給我看。畫裡嘟嘟的眼神淘氣而挑釁，是一種少女的頑皮，翅膀尖端則擬人化似地有兩隻手指般的羽，背在腰間，火紅的嘴彷彿要啄住你的心臟，讓人屏息。看到這幅畫，我幾乎不敢相信是出自連肢體都同樣沉默、浮腫的黑色大眼裡總是缺少活生生光采的外星手中。

因為喜歡畫畫，我們將自己畫的東西，貼在同一張B4紙上，拿去影印發給有興趣看看的同學。徐曜把班上的人、事畫成漫畫：把數學老師發脾氣的樣子畫成捲毛巫婆揮著掃把，把教室畫成馬戲團，小鄧老師畫成五短身材的空中女飛人，徐老師畫成背著書袋的驢子。我則素描了嘟嘟，和全校的夢中情人，那個有雙像絲襪廣告女主角美腿及直長髮的紀老師。大夥那時都說，不知道哪個白癡把國三的健教課取消掉的，真想把他掐死！

我們取了一個很俗的名字，就叫三〇七畫報。十幾張的三〇七畫報很快被索取一空，竟然還有同學自行拿去影印的。我跟徐曜說我認為下一期應該多一點文字，最好是匿名做一些有趣的訪問，他一語不發。

不久小鄧老師就把我叫到導師辦公室去，但沒叫徐曜。一張三〇七畫報放在她的桌上，她抬頭看了我一眼，一邊改考卷一邊用她軟滑溫柔但缺乏四聲的音調說：

「雖然上面沒有寫你們的名字，嗯，但是我知道是你和徐曜畫的。班上除了你們兩個，沒有別人會畫畫了。所以，嗯，不要告訴我你們沒有做，我要你告訴我

後不會做。」

導師辦公室裡沒有一位老師抬頭看我，他們都在拚命地改一偷懶就改不完的考卷。我的手心開始濕潤起來，很快地手汗便像滴淚一樣順著指尖滴到地上。腦袋裡的念頭，像颱風天街上的紙屑一樣被颳得瘋狂互相奔追，我沒法子使它們任何一個停下來。

「不要學徐曜，嗯？我知道你會說話。」她說話時，瞬間又改好了一張考卷：「畫畫不會讓你們考上好的高中，真有興趣，到高中再去參加社團啊！嗯？」

「這次我不處罰你們，其實你們已經擾亂了班上的讀書風氣。記住，自己不想考，也不要妨礙到別人。你可以走了。」

我轉過頭，準備離開，胸口卻翻湧激動起來，腳不聽使喚地，將小鄧辦公桌旁的一張空椅子踢出咳嗽般底「喀」一聲來。

「回來！」

我轉過身，小鄧老師那雙略帶褐色，瞳孔被深度隱形眼鏡囚著的眼睛，釘住我的腳步。意外地，我的眼神竟也迎了上去。雖然看不到自己，我想我的眼睛，一定傳達出胸口的那種熱騰騰的溫度吧。現在我還清楚地感到，我和小鄧老師在透明的空氣中撞了一下，而小鄧老師很快就逃避了。她將頭轉回考卷上。

「你有什么不滿意？」

我沉默。

我曾經為自己不講話（或根本講不出話）找一些解釋。我心裡想，跟這些人說話的話，以後一定會變得跟他們一樣。你一直聽一個人講話，最後就會變得跟他們想的一樣。我那時候想說，大人一直跟你講話，最後的目的就是把你變成跟他們一樣。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吧？就算考上A中裡的百分之九十九都還是普通人吧？學校為什麼不是教我們怎麼做普通人？為什麼老是教我們要做有用、做大事、厲害、不平凡的人呢？爸媽、老師、還有那些政治人物、偶像歌手，哪一個算得上是「不平凡」的人呢？都是一些連平凡人都做不好的平凡人。他們跟我們說行行出狀元，也許沒什麼大錯，可賣雞排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大部分賣雞排的都只是普通的賣雞排的。所謂A段班跟B段班，不過就是上班、當工程師、醫生的平凡人，和當汽車工人、賣雞排、做水泥匠的平凡人的差別而已。一個不曉得自己平凡處的人，只可能成為「好像」不平凡的人，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為什麼不老老實實跟我們說，這間教室裡的五十個人，以後將會是社會上五十

個普通人？而且可能還是一個賣不好吃雞排的老闆、專門做逃稅顧問的會計師，或者是每天混日子等退休的老師？為什麼要騙我們「成就不平凡的一生」？一群平凡的人想教我們變成「不平凡」的人，想想就好笑。

到頭來，唸了十幾年的書，我好像連怎樣應付煩躁、疲倦、無聊以及好好睡個覺都沒學到。

我默讀著 mail。

學校裡的老師教我們說「人生不是只有錢而已」、「打你們是為你們好」，政客們說「給我一個服務人民的機會」，商人說「沒賺你多少錢啦」，歌星對著醜不拉攢的歌迷說「我愛你們」。我想到這些人都是經歷過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各種工作與社會歷練，才像車床工人慢慢熟練操作語言這種機械的。

這麼一來我對 mail 裡談到的好笑修行說法倒似乎有了一點了解。只是前輩子的修行，真會延續到這輩子嗎？活著原來是這麼漫長，連自己都不曉得怎麼延續下去卻必要延續下去的事嗎？

被小鄧警告停止三〇七畫報那天，我和徐曜買了菜包和熱奶茶，到三樓通往頂

樓的樓梯間坐著吃。那個位置背對著教室，面對校門對面的大街。風吹過來的時候，有嚼完薄荷口香糖後呵氣的香味，六點的天空，和六十燭光的燈泡一樣，不會讓你的眼睛失去作用，也不致讓你看得太清楚。一種不叮人，只會在你的頭髮上盲目繞飛的蚊子開始出動，我的頭往左偏，他們就被我甩到左邊，往右偏，就整群飛到右邊，彷彿我和這些數以千計的生命之間綁了無數肉眼看不見的線。

「以後不能編畫報了，小鄧說會妨礙同學唸書。」我一邊說，一邊看徐曜的反應，「但是沒關係，還是可以畫嘛，只要不印給同學就好了。」

他認真地吃著菜包，沒有喜悅、痛苦、悲傷或是憤怒、惋惜之類的情緒認真吃著菜包。

我突然想起一個擱置已久的問題：「喂，為什麼你不跟老師同學講話啊？你明明會講話的嘛。」

他沉默地嚼著菜包。

「跟家人也不說話嗎？」他沉默地嚼著菜包。「ㄟ，幹麼不說話？」

「幹麼說話？」我記得徐曜這樣回答我。這句話超出十五歲時我的思考圓周了。過去我半秒也沒有想到過這樣的問題。

徐曜望著對面街道，我跟隨他的眼神望去。一群不扣襯衫前兩個鈕釦，把領子

拉直的B段班，邊打鬧邊闖過馬路，好幾輛車子對著他們猛按幾聲喇叭，絲毫驚嚇不了他們。手足球檯的劈啪聲傳過來，替他們的腳步打著節拍。另一群正在熱烈地激戰著，有幾個傢伙竟毫不畏寒地脫得剩下白色背心。一個手臂長滿肌肉的傢伙正在猛力進攻，手腕用力一旋，腳一蹬，沒拉拉鍊的藍夾克向兩邊散開，身體便誇張地飛了起來。

他轉過頭來，那兩顆黑色的深井分泌著一種奇異的溶劑，彷彿在侵蝕著我體內的什麼，我的手心起了汗。

突然間，六十燭光的燈泡爆破，夜來了。鐘聲不偏不倚地，噹噹地敲在那個熄滅的時間點上。

我漸漸覺得自己好像泡了水的法國麵包，喪失了最重要的，堅硬的本質。我不可能不變成平凡人，這點我很了解。

我記得那時學校的放學時間是五點，全校從五點開始半個小時的打掃。A++的則留下來，五點半用餐，連同老師希望我們休息小睡一下，六點半開始夜自習。這一個小時，除了少數幾次和我在一起吃菜包，徐曜常不見蹤影。起先我以為他必

定是跑到某個陰暗的角落去吃飯，或者是到學校附近的攤子吃麵，但每次他回來，臉色總是像剝開的涼拌筍子，而頭髮也黏成一束一束，耳垂漲紅，我幾乎可以肯定，這一小時，他至少跑了三公里。有一回我忍不住問了他：「你是跑去哪裡吃飯，每次跑得滿頭大汗，剛吃的不就消化光了。」

他望了望我，那雙眼睛突然陷成深不可測波動漣漣的黑藍深湖。

下了課，我帶你去。

我在徐曜的後面，跟著他僵硬的、幾乎不彎膝蓋的走路背影，覺得自己的皮膚，都快溶化成汗水了。我很訝異以這樣的姿勢他竟然可以用這樣的速度前進，這使我的小跑步變得極度可笑，而且狼狽得要命。

他的頭維持著一貫的低俯，雙手平置褲縫。他似乎對這個小城市極度熟稔，腦袋裡裝了感應器。就在我快喘不過氣，想叫他停步時，他已經走進一家狹小的唱片行。

我跟了進去，一個像野狗般削瘦而腹部腫大的中年男人，打量著我，對我說：「帶朋友來？真稀奇。」

跟著徐曜來這家唱片行幾次以後我才漸漸從老闆的口中了解，這個宇宙人在跟我們一樣年紀一樣體積的腦袋裡，塞了比教科書多了好幾百倍好幾千倍的聲音在裡

頭，而且專聽一些超過我們年紀有興趣的聲音。這家小唱片行的狗子老闆（他真的就叫狗子！）看徐曜每次來抽出唱片，都沉默地撫摸每張唱片封套，於是便慷慨地拆開讓他試聽。也許是徐曜的音樂品味對了狗子的胃口，幾次以後，狗子便特許他進去唱片行後頭的房間，聽他的收藏品。狗子有一次告訴我，「這房間裡的唱片，應該都被他盜錄到腦袋裡了吧！」

我後來陪徐曜走進過狗子的音響室。在那種連腳步聲都被地毯吸收的密實無聲狀態裡，還是感受到幾千萬聲軌被包裝在唱片封套裡的聲音，爭先恐後地想要衝透出來，震搖空氣。一張張的黑膠唱片，密實地構造了一面又一面的牆，我想地震的時候狗子或徐曜如果在這裡頭聽音樂，一定會死在唱片的手上。只是這些聲音對那個年紀的我來說，實在不具任何的誘惑力，我記得那時我最喜歡的是一個叫「Wham-」，翻譯成「渾」的偶像團體。徐曜最看不起的樂團之一就是渾，他說那個長得帥帥有點像娘娘腔的傢伙老是在街上調戲女生來製造新聞。徐曜的品味顯然跟我大不相同，他抽出其中一張，將唱盤放到唱機上，唱片緩緩旋轉溶解。那是一種帶著夏天的濕黏懶散的聲音，但裡頭有某種銳利的東西在，像是能夠隨意切割玻璃的鑽石一般的聲音。

「誰的唱片？」他說了一個我從來沒聽過的陌生名字，將唱片封套遞給我。那

是一個頭髮如火燄、眼神像灰燼的傢伙。

「什麼歌？嗯？」

「Summer's Almost Gone。」我的英文聽力一向不好，所以又嗯了一聲。

「夏天的一切快消逝了。」他說。

有空能見個面嗎？

Summer's almost gone, yes almost gone, you know it's almost gone, almost.....gone.

其實，夏天才正要來到。

當一九八六天氣逐漸炎熱時，「一生的幸福」這句話，就像痲子一樣，讓我們每天搔癢難耐，坐立不安。全班最悠閒的，就是除了趴著睡覺，便是戴著耳機聽老闆贈送的賣不出去錄音帶的徐曜。他的座位開始在第七、八排間搖擺，我則有時候逆水行舟到第七排，很快又退回去。覺得自己坐的是一條放在無頭水溝裡的紙船，進或退對我來說，其實差不了多少（最後一定會被卡在排水道口的，我想）。

現在想想國中的時候徐曜就聽 Sting、The Doors、Led Zeppelin，真是不可思議。在那個所有人只懂得考卷所展開的世界，連手淫都還不太順手的年紀裡，徐

曜真的好像活在幾萬光年的外星球上，而我們則是被地心引力控制著的，體內塞滿垃圾食物的地球少年。

可能是爲了恐嚇，小鄧在黑板上開始寫上距離聯考日期的阿拉伯數字，每天早上她把數字擦掉，寫上另一個減掉一的數字。數字愈少，教室裡的空氣就愈稀薄，大家上課時一面擦著汗，抬頭時則奮力地搶吸著氧氣。徐曜仍然不顧小鄧老師的苦口婆心，持續地將白天耗費在睡眠上。

「徐曜，你再睡，就睡掉班上一個A中了，就睡掉你一生的幸福了！」

持續睡眠，持續在考卷背面塗鴉的徐曜，有一天跟我說：「哪天你再把嘟嘟帶來，好嗎？」

不知爲何，我絲毫沒有猶疑。帶嘟嘟來的那天，大家像是忘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一樣，放下書本，爲嘟嘟聚攏而來。

捲毛女巫上課前我將嘟嘟裝回紙盒，嘟嘟是頂不愛叫的鳥，應該說，幾幾乎是啞巴鳥，我只在幼雛時聽他叫過，這也是使我放心帶他來的緣故。捲毛女巫正逐題爲我們解說全縣聯合模擬考的數學考題，一面做注解：「基礎題。像這題不會的，北聯不會上了。」「這題是A中題，切記切記，背也要把它的證明步驟背下來。」我通常放棄聽A中題，只聽那些不會北聯就會落榜的基礎題。扁頭在我的右

手邊一直轉筆，我在算他轉幾圈筆才掉到地上。左前方的徐曜正埋頭搖動筆尖，我猜他一定在畫什麼怪東西，搞不好就是捲毛女巫，或者是嘟嘟。妹妹很優雅地，托著腮聽著；阿強則靠在椅背上，據說他的志願卡上本來只填A中，這樣一來，如果沒考上A中他就要重考了，小鄧老師苦心勸解他才勉強填到C中。教室的玻璃窗上，停著幾隻蒼蠅，媽的，那是我的清潔區域，拜託千萬不要留下蒼蠅屎在上頭。

一聲尖叫聲把神遊的我驚醒。「教室裡面怎麼會有鳥？」我翻了翻抽屜裡嘟嘟的紙盒，嘟嘟已經不在裡面。完了。

「外面飛進來的。」阿強的聲音。

「哪裡飛進來的？丟出去。」

「老師，是我的鳥。」我大喊，引起一些同學嘻嘻地哄笑起來。

「什麼？」

「是我帶來的鳥。」我因爲怕嘟嘟會被捲毛女巫丟到窗外，竟莫名其妙地生發出錯誤的勇氣。

巫婆鼓著腮幫子，鼻頭狠狠地瞪著我，「抓回去！」她隨即轉過頭去，繼續解一個A中題。

國三最後幾個月我拒絕了所有電話，下課也不再和徐曜坐在樓梯上發呆，把畫書用的2B鉛筆收起來。結果竟然讓我考上了T市C中。於是每天搭著公車，從蟹腳的一端進T市的中心。我上C中，許多人都大吃一驚。我們班上一共生產了十二個A中，八個B中，以及九個C中，算一算，我竟然混進了從沒坐過的前五排位置上。但以整個班來說，這個成績卻讓小鄧傷心不已，據說放榜的那天小鄧在妹妹和大呆的陪伴下哭了。如果照捲毛女巫的講法，我們確實羞辱了那間一年生產二十幾個A中的教室座位。

C中讓我收到了不少禮物，包括大姐的別克對筆，二姊的卡西歐，以及媽媽的一千元紅包。爸沒送我禮物，但媽說放榜那天早晨爸就騎著他二十年的鐵馬出去，竟然忘了騎回來，因此懊惱不已。那部鐵馬等於是爸的BMW，媽說他一激動，就忘東忘西，大哥考上那年他也忘了將鐵馬騎回來，但那時民風純樸，竟沒有被牽走。這次偷走他那架老鐵馬的傢伙，肯定是要拿去當古董賣吧。

只是我沒法子再跟爸說話，不知怎樣，就是沒辦法跟他說任何一句話。

放榜後由妹妹聯絡，全班約好找了一天到學校聚一聚，順便向三〇七那個關了我們一年的教室告別，也許可以趁機在木桌上刻些什麼。我走過長巷時，一直希望遇到阿咪或徐曜，但什麼人也沒有。放榜時我在報上刻意地讀了好幾回的榜單，沒

有發現阿咪的名字，回家後幾回舉起話筒，就是沒有勇氣撥出去。

我們在蔣公銅像下碰頭，大家看來十分開朗，頭髮在不見的幾週裡抽長了許多，現在多半超過拇指的長度，前端開始有些下垂，像小公雞的尾羽。過去三年，頭髮失去了生命一樣，老是長不長，突然長長了，覺得有點滑稽。

我們站在長廊前，看著紅榜上自己的名字。過去除了國一第一次月考，我的名字從來沒出現在這個「U中一百」的紅紙上，而現在名字用楷書端端正正地寫在上方，靜靜地與我對看。

妹妹走過時間我：「嘟嘟後來呢？」

走進教室，大家把不到一個月前的記憶拿出來聊，卻像一盤打散的拼圖，每個人留存的區塊都不一樣了。雖然曾經在這裡度過一整年每天接近十五小時的時光，這時吸進來的空氣、皮膚所感受到的光線、回頭目測黑板的距離、用腳底所摸觸到的地板顏色、以至玻璃的透明度，在已經考上高中的我的眼裡，已經很自然地陌生了起來。我穿過從未坐過的位置，曾經坐過的位置，像踩在時間的關節上，每走一步，就伊呀一聲，有某些面孔從座位上轉回頭來，凝視著我。

有些同學正坐在自己最後坐的位置上刻著「上榜宣言」，我則回到四十四號座位上去，椅子出人意外地是冰冰涼涼的。想刻些什麼，卻猶疑不決。

被陽光烤得正燙的風逃進來，把我腦中的畫面加熱到微微地顫抖。

扁頭湊到我旁邊，問：「徐曜沒來？」

「沒。」

「嘟嘟呢？」

「飛走了，」像在桌上刻字似地，我用因使力而扭曲著的字體回答，「飛走了。」

你知道鳥的構造嗎？我們通常將鳥的羽毛分成飛羽、尾羽、體羽和絨羽，飛羽和尾羽是他們飛行最重要的羽毛。尾羽是用來控制方向的，但飛羽卻藏著能讓鳥對抗地心引力的秘密。飛羽和飛羽之間，還有小飛羽互相用羽鉤纏繞，維持羽毛的姿態。鳥的軀體，根本是爲了飛行所構造出來的，超過人類想像，風鳥可以連飛幾千哩，甚至可以在夜間藉雲上的氣流飛行，簡直像另一個星球的生命。

但是如果飛羽和飛羽之間的連結被破壞了，上下方氣流的速度變得一樣，空氣會像水銀一樣沉重而無所不在地壓在鳥的身上，於是，牠們便沒辦法飛高。當然，短距離的飛行還是可以的，如果牠奮力揮動翅膀的話……，但那種揮動一定讓鳥兒自己感到詫異，就像有一天早上醒來你雙腿仍在卻無法像昨天一樣以正常的速度行走一樣。

每年嘟嘟換羽的時候，我都要拿著剪刀，用顫抖的手將那隻顫抖的雪白翅膀硬拉開，銀冷的刀口循著羽管剪斷無數彼此鉤聯的小羽。微細如針的小羽留在桌上，吹一口氣就輕飄飄地散走了。

嘟嘟從我抽屜意外地「飛」出來的那次，巫婆可能下了課就告訴小鄧，但這次小鄧沒有叫我到辦公室，卻打了電話給我爸媽。爸從T市商場搭了公車到學校來，我從窗戶看到他略微肥胖的身軀時真正地受到了驚嚇。這是我國小有一次沒考到滿分，因此哭到手腳抽筋以來，他第二次進到我唸的學校。

爸並沒有看我一眼，他走在前頭，我跟在後頭。回家後爸把鳥全都放了。我碰碰地跑到頂樓，那個曾經發出許多聲音的角落，寂然地啞著。組裝式的鳥籠被拆成一片一片的直條柵欄，只剩一個竹編房屋形狀的籠子尚稱完整。我突然發現，當活生生的物事離開了之後，籠子的存在變得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到牆邊，往下張望著車輛不斷流動的街道，車舉著火炬，光點四處竄奔，然後一一浮起，撞擊到我的瞳孔，嘩然暈開成爲一朵朵傘狀的光暈。

我好像聽到一個聲音說，你的語言能力死亡了。

T市是一座浮在水中的陸地，由於幾條同一水系的河流環抱著，使得他和周遭幾個小城市的聯結，都靠一些龐大的橋樑。如果從空中往下看，T市就像一隻多足的螃蟹。我換了幾班車才找到那家店，在公車上我幻想著說不定會遇到任何一位國中同學，但是沒有。除了徐曜，畢業以後我從不曉得任何一個同學的消息。（或者說是我從不在意這些同學的下落？）

但下車時倒是有個莽撞的傢伙拍了我的肩膀說：你不是那個○○○嗎？我搖頭，他狐疑地說：怎麼不是？你國中的時候超沉默的。我說你認錯人了。

你記錯了。

店是以「飛行」為主題進行裝潢的，並不是蒐藏任何與飛行有關的東西，而是呈現出飛行的視感，因此在色彩的選擇上都是藍與白，或是透明的材質。天花板上畫著天空，絕不是電影看板那樣把藍與白油漆隨便刷成的天空，每一道雲的線條流露出巧妙輕重交疊的筆力，邊緣毛亮毛亮。燈光搭配得宜，賦予了它們流動的力量。雖然在理智上知道畫的線條必然是固定的，但在我抬頭往上望的幾分鐘裡，卻真正感到那些雲活生生地沉落、飛升、疏散或旋聚，以致微微暈眩。

每個座位區（有單人座、兩人座、四人座）的旁邊都畫了幅各自獨立，彼此間又像有些關聯的畫。一頭趴著睡眠脊骨嶙嶙的山、像淚滴形狀的湖、連起伏的色澤與沙的顆粒都幾乎可以觸摸得到的沙漠，以及彷彿可以感覺到像有什麼巨大生物即將躍出水平面的海。我的座位旁邊的像是雲、或者說更像是霧、水汽的凝聚之類的迷濛視野，裡頭一枚一枚清晰的雨滴正在形成，似乎即將墜落，但仍不夠渾圓沉重，因此暫時被風托在空中。

我想像著待在一个比身體大不了多少空間的修行者，無聲地陷入冥想，那裡就像幾百年沒有清掃的森林底層，積滿了幾公尺深柔軟的腐敗落葉。世界無聲地，像幻燈片一樣投影在網膜上。

一位綁著馬尾的小姐給我一杯白開水，她一言未發，將目錄遞給我。我開口準備點杯薰衣草茶的時候（在飲料方面，倒是沒什麼特別的），她用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別開口。她微笑的嘴角指了指桌上的一角，上頭寫著：本店希望提供一個暫時拋棄語言的空間，所以在店內請勿言語交談。謝謝。

這真是奇怪的規定，我指了指薰衣草茶給馬尾小姐看了之後，她又給我一個無聲的微笑。

店裡只有兩個顧客，看來像是一對情侶，他們坐在海洋的旁邊，彼此的眼神也

沒有交會，就像錯身迴游的兩條魚。

丁市的喧鬧被阻隔在門外了。我輕輕啜了一口茶，舌尖的苦味感覺不是從味蕾傳到腦部的味覺區，而是從腦部的味覺區傳到味蕾上。我正坐在一個寂靜的空間裡。但並非完全沒有聲音，就像坐在開始轉紅的烏白樹下，看著落葉被風托到地上；走在山路上，不知不覺山嵐逐漸圍攏上來；站在一座視野極廣闊的湖邊，默默打著水漂似的寂靜。

我回想著徐曜的沉默，當年歷史老師終於沒有繼續找徐曜麻煩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小鄧的說法：徐曜是個「自閉兒」。當兵時我曾跟一位讀醫科的朋友阿偉提起徐曜。阿偉說自閉症被稱為「勘納症候群」(Kanner syndrome)，是一種腦部的成長障礙。在臨床定義上，包括「和別人相處有障礙、害怕正視他人的目光、愛用手勢表達需要、不愛用語言溝通、裝作聽不到別人的說話、有過分活躍的行為表現、愛從事非一般性的遊戲活動、抗拒學習的安排、對某些物件有難以解釋的依附及擁有欲、面對危險的場合或事情，面無懼色、愛獨處、不合群、愛重複性地轉動某些物件、害怕身體接觸、自我傷害行為等等」，我開玩笑地跟阿偉說：「醫學不是最講究準確的嗎？媽的這些症狀看起來普通人多少都會有嘛。」

「是啊是啊。」阿偉說，「不過我猜徐曜不是自閉，照你的說法，他是不想說話，而自閉的人是一種根本的腦部機能障礙，不是自覺性的。而且最近科學家找到稱為『HOXA1』的變種基因，據說這個基因是導致自閉的原因。」

我相信徐曜的沉默不是來自基因。

徐曜跟我一樣考上C中，由於我有一段時間沒去找他（他當然不可能主動找我），後來去的時候，他只是低著頭木然地坐在椅子上，偶爾以非常誇張的仰角喝裝在寶特瓶裡的水，應也不應我一聲。甚至連面對我，眼睛的焦距也不在我的身上，就好像當我是百貨公司裡的人形模特兒一樣。難道是我身上改變了什麼，使得徐曜再次抽走了我們之間的語言獨木橋？

徐曜的名字和我常出現在補考名單上，我是英數，他是史地國。我漸漸忘了徐曜，並且不敢確定自己是否和他聊過那麼多話。有時候我想，或許徐曜從來沒跟我說過那些話也不一定。有一回我聽同學聊起「那個三班的怪人」。據說那個怪人有一回當值日生，地理老師要他去借掛圖，他默默地走出去，沒想到竟然沒有回來。班上同學去器材室、廁所、圖書館都找不到他，老師認為這人一定是翹課從垃圾場翻牆出去了。沒想到降旗的時候全校都看到他趴在頂樓圍牆上，斜著頭，像在聽天空傳來的什麼聲音似的。教官們正在猶豫要如何處理的時候，徐曜以他特有的前傾姿勢走了下來（當然是走樓梯），若無其事地回到第二排第三個位置，所有包圍過

來責罵他的老師們的聲音又被能吸走任何聲音的葫蘆咻咻吸走，一句話也沒傳到他耳朵裡（或說他說的話一句話也沒傳到那些人的耳朵裡）。

雖然我覺得傳聞肯定誇張（難道那天我也沒參加降旗典禮嗎），但「那個怪人」的臉在我腦中出現的樣貌就是徐曜。我相信的原因是轉述者說的「歪著頭，好像在聽什麼」的表情。

那個「歪著頭，好像在聽什麼」的表情就彷彿在我面前，像怕驚動什麼似地沉湮在聆聽裡頭。

像是從高樓被拋到天空裡，張開翅膀，氣流不斷從腋下耳畔拉直頭髮朝上逸去，上頭氣壓沉甸，體內的血管一根一根被夾緊，肌膚受到風的撫弄，而發燙發熱，世界的聲音正以風速通過耳際。也許拒絕「變成那麼好笑的人」的徐曜，真的聽到了一些我聽不到的聲音。

然而徐曜並沒有來。我在極度安靜的店裡坐了三個小時，付了兩百五十元，重新打開門回到城市。回去後我開電腦收信，但沒有信。我不懂徐曜為什麼沒有來，事實是，我也再也沒有收到任何 mail，任何關於一九八六年夏天、鳥的 mail。我甚至開始懷疑，根本從來就沒有任何訊息透過指尖 key 入電腦透過光纖電纜傳到螢幕而終於帶著一個三十歲的研究生回到國中時光。

就像蚌緊緊闔上蚌殼，水緩緩凝成冰山，沉思者托著下巴抿著嘴，座頭鯨靜靜地潛回海的深處，徐曜沉沒到沉默裡。

那年夏天我四處趕場參加研討會，湊足畢業的篇數，一面羅織材料，寫著除了指導教授、口試者和我以外誰也不會讀的畢業論文。一位方謀到教職的學長告訴了我，最好在夏天畢業才好找到大學的教職，否則淪落到技術學院，以後升等可就難了。不久後在某個研討會遇到曾經在直升口考被我反問過幾個問題的乙教授，他對那天對講評者的批評謙虛接受的态度似乎感到很滿意。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進步很多很多。

而夏天眼看就將要過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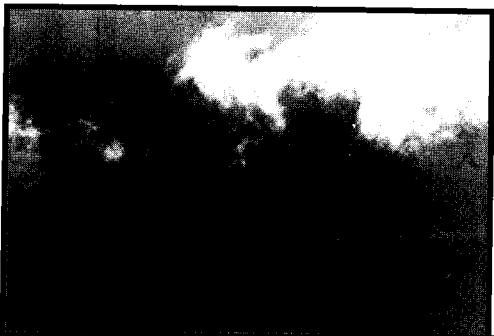
複眼

他的眼確實是由無數個小單位所組成的，但卻不是規律的、蜂巢式的複眼，

而像是將許多不同的生物的眼集合起來組成的眼。

我忘記禮貌地被那雙眼深深吸引，就像盯著荷蘭田園上一座座的風車，

不自禁地被自己心裡的某個風景召喚進去一樣。



我從年輕的時候便對蝴蝶深深癡迷。那種癡迷並不是蒐集標本、攝影、解剖、發現新種或異種交配，而是對這生命出現時所誘引出的莫名鼓舞，乃至於口齒不清的複雜情緒。

大學修課時我就以鱗翅目為各種作業的題材，碩士論文寫的是〈麝香鳳蝶屬所釋放之費洛蒙與其食草的聯繫〉。

但其實當年真正讓我選擇從文學系休學重考進昆蟲系的原因是蝶的遷移。那時生態旅遊和報導正成爲一種和新手機上市一樣的消費趨勢，報紙或雜誌幾乎都增闢了這樣的專刊。我看著照片裡那些層層疊疊就像無限花序掛在樹間的紫斑蝶，覺得腦袋裡有某個開關像罐頭似地被喀喇喀喇地旋開了。

坦白說蝴蝶遷徙的研究有根本上的困難。除了斑蝶亞科的種類，翅翼上的鱗粉比較不容易脫落也較少，還能使用標識法外，鳳蝶科及粉蝶科鱗粉易落，老熟個體往往翅翼破損嚴重，弄蝶與小灰蝶科則是體型太小。何況捕得被標識過的蝶的機率實在不高，這使得標識法效率不彰。蝶也不像鳥類可以背負得起發報器，牠們太輕、太脆弱，太容易被掠食者捕食，無法讓昂貴的器材達到有效又經濟的追蹤。

因此，關於蝶的遷徙始終就像英國威爾特郡索 Salisbury 的巨石陣一樣，沒人知道那些巨石是如何搬來、爲何搬來的。石頭們沉默地守著秘密。

蝶是如何持續飛上千公里缺乏標的物的漫漫海域？就靠那個儲存不了幾公克脂肪體與肝醣的身體？而在無常的大海中，飛行高度不可能超越對流層的脆弱軀體又是如何對抗突如其來的海上颶風？

何況蝶的生命是那麼短暫。除了寒帶地區的某些絹蝶，以一年幼蟲、一年蛹、一年成蟲的方式生存，多數蝶的生命不超過數個月。不過想想，這些算來長壽的蝶，整個童年與青春期的生理機能都因爲低溫而趨緩（緩慢地攝食、緩慢地蛻皮、緩慢地血液循環、緩慢地垂懸在植物的葉背上），所以其實不是真正長壽，不過只是像「蝶生」被慢速放映而已。

我想談談記憶。

北美大樺斑蝶的遷移並不是和候鳥一樣是同一世代，或單純移往繁殖地的遷移，牠們在數千公里的旅途中繁殖了三到四個世代，才從伊利湖經過匹茲堡、休士頓到達墨西哥的歐亞梅爾松樹林。隔年逆著這個旅程回到的北美「故鄉」，其實是新生代從來沒有到過的「異域」。那是一種世代接力的長程遷徙與歸鄉，讓我想起巴勒斯坦人，或像我們這些年紀，一些老爸爸已死，旅遊時順道看看老爸爸長大的地方，買回一大堆從未聽過的名產分送親友的同學。那記憶就好像超過保存期限的罐頭一樣。

可蝶沒有老爸帶，也沒有旅遊公司的安排。

（你覺得蝶長記憶嗎？）

這是一個像被鉛錘沉到幾萬呎深海溝底，找不到也浮不出來的解答。青斑蝶向北飛，端紫斑蝶、小紫斑蝶、圓翅紫斑蝶則南飛越冬，如果記憶可以遺傳，祖先的遷徙路線，難道已經化為基因鏈鎖藏在每一枚卵粒之中了嗎？

你知道，生物學家的責任就是替生物行為合理化。大樺斑蝶與紫斑蝶的遷徙至少還可以找到理由，大樺斑蝶因族群龐大，沿著遷徙路線可以充分利用食草馬利筋，維持族群的數量。至於紫斑蝶，由於是熱帶蝶種，牠們到南部的無風山谷是爲了等待冬季的離去。然而玉帶鳳蝶呢？每隔幾年恆春半島的玉帶鳳蝶就會有一次大發生，百萬隻的玉帶鳳蝶像從地面徐徐浮起的烏雲，循著蝶道，撞上疾駛而過的汽車擋風玻璃，像一群朝聖者向西固執地飛去。

難道這趟，就專爲了赴死？

畢竟，牠們並沒有像同一地區仿相手蟹或螳臂蟹那樣必須勇於赴死的任務。關於仿相手蟹的任務。你知道，沒有任何危險可以阻擋體內繁殖賀爾蒙開始作用的生物，每年夏季的繁殖期，數十萬隻海岸林蟹種必須降海繁殖，穿越馬路那條非生即死的陰陽線。當車子壓過這些自以爲堅硬的甲殼動物時，發出劈靨啪啦的聲音，仿

彿上帝躲在什麼角落裡像孩子一樣折著手指頭的關節，整條馬路都流滿黏呼呼的體液肉屑與難以數計的卵粒。

和雙翅目、膜翅目以及鞘翅目的昆蟲飛行時發出的不同音階的音振不同，玉帶鳳蝶群以近乎默片的方式鼓動兩百萬隻蝶翼（只有捲片時底片和放映機摩擦發出的沙沙節奏）。蝶群最前頭一轉後面的蝶群就跟著轉，就像小時候看的舞龍陣一樣。拉長了數公里的蝶群，循著某股看不見的氣流，如一尾活生生的生物——隨時可以離散又聚集沒有固定形體的「龍」。

我曾經訪問過蝴蝶先生陳甬。你如果對鱗翅目有興趣就知道他。陳甬先生沒有任何生物學的頭銜，但卻有數種蝶種以他的姓命名，他同時也是擁有最多陰陽蝶標本的蒐藏者。所謂的陰陽蝶是指蝶的翅翼左右出現雌雄的性徵，由於許多蝶種雌雄翅翼的花紋截然不同，陰陽蝶看起來就像是將兩個互不相識的設計師作品拼貼在一個軀體上，彷彿是上帝爲了揶揄自己的作品，或刻意讓人驚訝而安排的。畢竟，陰陽蝶在自然界沒有生存的價值。而我訪問陳甬先生主要的目的是，他是唯一曾經自雇漁船多次追蹤玉帶鳳蝶出海的人。

當他聽說我想追蹤玉帶鳳蝶的「歸海」行爲時，眼底有一團火燄剝剝燒了起來，旋即寂滅。他說自己一共追玉帶鳳蝶出海了三次，第一次因爲暈船而忍受不住，經過幾年的坐船訓練在五年後又出海，卻遇上了颱風。第二次是在十年前，他追蹤的蝶群被風向分割成幾個小集團，其間的方向從正西到南南西。

蝶群不斷逼迫他選擇。他跟著一群向南南西方向的大集團近百公里，有的脫隊落隊，有的被浪捲入大海，有的被躍出的魚一口吞下。大概到了黃昏的時候，一隻也看不見了。關於那幾次的追蹤，他遺憾地說：「既沒能了解牠們遷徙的最終目標，甚至沒能看見牠們如何在海上休息。如果說玉帶的移動是有目標的，我以爲沒有一隻玉帶鳳蝶真能實踐這個旅途到最後。」

「但是，」陳甬意味深長地說：「我還是贊成你試著跟牠們出海，不帶任何研究的目的是，只是像蝶群中的一隻玉帶。」

三十歲那年，飛過我夢裡的蝶群數以億計。我無法忍受從書本和實驗室裡推想，我必須要讓蝶自己講述牠們遷徙的故事，必須要自己走進那個傳說裡，像一株被啃食的過山香，或一隻躍出水面吞吃蝶的魚，直到牠們讓我看到或聽到一些不同世界的東西。我託了一些南部的業餘觀察者密切注意，當看到異常數量的蛹群就通

知我。

六月初的時候，我的大學同學，現在是林務局調查員的阿進打電話告訴我，「今年玉帶要大發生了。」我撇開教授給我的〈紫斑蝶屬幼蟲攝取食草與成蟲毒性關係研究〉，連夜趕下恆春半島。阿進替我租了一艘裝備不錯的私人漁船，船主阿海伯是三十幾年的海上老手，背有點駝，光著腳露出分得很開的腳趾，看得見的皮肤都已經風化鹽化成一種礁石，可以沉沒到海底任何地方都不顯得突兀。

他答應以不高的價錢載我出海追蹤玉帶鳳蝶，時間設定在一週以內。由於沒有任何研究補助，這趟行程寒酸得很。一台筆記型電腦、攝影裝備、筆記本、充氮望遠鏡，以及一個興奮不已的頭腦。

我根據陳甬給的三個地點，忍受著三十度以上的高溫每天依序在A、B、C三個點循環觀察。第三天我在B點被一對求偶的黃裳鳳蝶吸引的時候，「聽」到了空氣頻率振動的改變。

首先是汗毛一根一根挺起，接著耳朵接近耳膜前幾釐米的地方像有一種細小的飛蟲正往裡頭爬。風從山的方向往海邊送，路旁銀合歡的小葉交頭接耳似地以平常的節奏翻動，舉尾蟻舉起前肢，一群姬赤星椿象靜止在血桐上尾部朝裡形成一個圓圈，昭和草的瘦果似乎很猶豫要往那個方向飄才好，長穗木在風中微微顫抖，聒

噪的烏頭翁成了禁語的禪師。

然後天空突然變得非常非常的低，低到我幾乎想趴在地上。那閃動著時現時隱著白斑的沉闇烏黑，相互推擠、避讓，就在我頭上不到十公分的地方掠過去。

我一面打手機給阿海伯，一面以手在視線上畫出一道一道的計算線，每隔十秒約有上千隻的玉帶通過那些線，像背後有人追殺一樣向海上奔逃。八十萬，不，至少上百萬隻！如果以一隻玉帶幼蟲攝食六十片過山香的葉才能化蛹來計算，那麼那年的蝶群就是可以覆蓋整個島嶼的過山香葉片從地面噴湧至空中的奇異生命轉換。

玉帶鳳蝶大發生了！

蝶薄翼上的鱗粉在每次振翅時便有部分無聲地粉落，空氣中飄浮了滿滿的細微黑色鱗片，像起了黑色的霧一樣。

我騎著機車追蹤。集體飛行的蝶的行徑變得規律，不像平常避敵或覓食飛行時漫無章法。有點像求偶飛行：蝶貼著蝶（但蝶群很「厚」，分布在不同高度，因此看上去仍像毫無縫隙的烏雲），彷彿被風阻擋一樣以怪異的慢速前進。但也會突然間放開速度，如裂開的雲層，邊緣浮晃著神啓似的四散光暈，突如其來引入的光亮

令人視盲。過不了許久，就像彼此間有著默契，或那些由蝶組成的雲系有了靈魂一樣，集團重新組合。

跳上阿海伯的船時，時間是下午的四點十七分。

就像開著船進去童話般的海域裡一樣，那海以一種不真實的藍藍著，以不真實的波動搖晃著船，不真實地濺起帶著鹹味的海水（我站在船頭上，除了相機以外的地方都濕了），不真實地偶爾躍出全身鍍上一層晶亮陽光的優美魚身。

蝶群到了海上竟顯得單薄侷促起來，這使我幾乎以為一個鐘頭前那種鋪天蓋地天為之變的視感是一種張皇的錯覺。然而仔細一數（說是仔細，其實仍是以群數的粗估計算法），沒錯，至少還有七十萬隻蝶正喪失性別喪失個體喪失對迎面而來危險的恐懼興沖沖地往海上飛去。我望了望羅盤針，西南西，有時被風向吹得略略往北或往南，但總是執拗地往不可能飛越的海域飛行。也許目標是某個小島。

阿海伯在船艙裡張著嘴看著。在幾年後的第二次追蹤前他跟我說，其實剛討海沒多久的時候他曾經也目睹過，但不久就打起雷雨。我可以想像，一支支透明的雨箭射下，雲散時海上連一隻蝶屍也不見了。

原來百萬是這麼單薄的一個數字。好像一鍋飯、一頭到中年每天等比增加終至落盡的頭髮、沙灘上一個腳印踩陷的砂粒、一株老樟在一季裡的新芽落葉。

海上沒有預感的，突然刮起的西南風有時會猛地推你一把。被那隱形力量牽引推擠的蝶群正在逐漸縮小中，許多蝶在我絲毫沒有注意到的時候落隊，並且再也可能追上來。我們的船邊漸漸漂浮了一些蝶屍，像這艘船正進行著我和阿海伯的葬禮，四周飄滿了帶著乳白色斑的黑玫瑰花瓣似的。

而在陽光逐漸泛紅的黃昏海上，蝶群開始分裂成三個小集團（我們選了最右邊那個），再繼續分裂為三個小集團（我們選了最左邊那個），再分裂為四個小集團（我們選了左邊數來第二個），在天黑以前，我們的視線裡，連一隻蝶都看不到。我們的船在四周搜索，但只剩下月光與遠方船隻的燈光互相安慰，海上連半片蝶翼也沒有。就像玉帶全都再次進入另一次生命的靜止期，化成我們都認不出來的蛹形一樣。

（會不會，這次的蛹期牠們竟擬態成魚？）

無論如何，玉帶消失在海上。就像雲終於化為雨水，吸進來的氣又被吐回空中一樣毫無痕跡。

這趟追蹤我被興奮和陽光曬得躺了整整兩星期，脫了一層皮並且昏睡了四十七小時又十二分鐘。如果人類也以蛻皮次數來計算年齡，不曉得我現在算是幾齡？

我到後來跟阿海伯建立了很奇妙的交情。他平時照舊出海捕魚，只要一聽消息

說這一兩週玉帶可能大發生，他就將船停在可能的出海口，在一家「阿達海產」的小店喝啤酒，叫阿達（海產店的老闆）料理他捕回來的魚，或者是在海濱公園跟老人家閒聊下棋。我四十五歲那年打電話給阿海伯，阿達略帶傷感地說：「阿海仔轉去囉，歸海囉。」

阿海伯有一回在我們「又」在海上失去玉帶蹤影時跟我說他捕魚的往事。他說第一年跟我一起看到百萬玉帶蝶群的時候，讓他想起第一次參與夜釣肥帶魚的情形（後來我才搞清楚，肥帶魚就是我們說的白帶魚，巧的是，玉帶鳳蝶又叫白帶鳳蝶）。釣白帶魚是用一種稱為「鱔魚骨」的纖維絞線，垂到海裡。白帶魚嗜光，必須用燈來引誘牠從較深的海域浮起咬餌。牠靜止時是頭上尾下的垂直姿勢，缺少尾鰭腹鰭的銀白色身軀人立在黝暗底海裡，就好像飄浮在夜空一樣。水面上，各船的誘魚燈在水面圈起銀白色的套索，等待著這些也在等待獵捕「苦蚵仔」的殺手上鉤。據阿海伯說那天是滿月，月娘非常大，準是個肥帶大咬的日子。

我腦海裡出現一個大得好像用跑步可以到得了，拿顆石頭用力丟就可以扔進寧靜海裡頭的月球。

漁民們將釣繩或深或淺地放入，探測白帶魚所在的深度，準備將活在另一種世

界的生物從那一頭拉上來，月亮在水面上被徹底打碎，無數迴游數千公里的白帶魚以人立的泳姿緊盯著海面，微微露出銳齒。

苦蚶仔來，肥帶就來。

（然而從東海、黃海到臺灣海峽到南中國海的漫長迴游與獵食，今天就在這裡結束了。）

那時我突然有一種為那些白帶魚的旅程，以及最後終結的命運感到疲累的感覺。

大概是剛過午夜，每艘船都已經釣上了大大小小，從十幾公分到一公尺多的白帶魚。就在這時候，漁人們聽見了海的聲音，或者應該說，海裡面有另一個海想要掙脫出來的聲音。

阿海伯說他聽過各種海跟海、風跟海、雨跟海、船跟海、魚跟海撞擊的聲音。但這次不同，先是無數細小金屬片彼此摩擦的聲音，然後聲音突如其來地隱匿（而不是像風鈴隨著風逐漸平息），接著竟像電視劇武俠片混戰時各種刀劍金甲劈刺到砍剝剝那種混亂中帶著協調性的殺伐之音，接著從水上望下去那些誘魚燈的銀白弧圈裡，浮現了各式的活著似的光的線條，準備從深海掙脫而出。

數十萬尾的白帶魚，以芭蕾舞者的姿勢在空中扭曲著像金屬打造的蛇滑軀體，

時間似乎凝在那個扭動的定格裡，白帶魚像一群拜月的信徒，從海裡飛出。

漁民們都瞼眯起眼，呼吸到的空氣為之灼燙。那種刺目的光度在日後留下了焦黯的殘影，燒烙在這批漁民海上生涯的記憶之核上。阿海伯說他記得那時候每個人都張大了嘴巴，但不曉得在喊叫什麼，數十萬隻白帶魚身撞擊海面的聲音，就像重新經歷了二次大戰時讓人在數十年後仍然耳鳴的空襲。

第一次追蹤玉帶之後的整個星期我的聲音都是啞的，拍回來的影帶畫面也晃抖得厲害，證明我也應該大叫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叫聲應該不是恐懼、興奮或激動之類的單純情緒，而似乎是感到某種脆弱性而感到張皇。

想到阿海伯已經不可能為追蹤玉帶駕船，我突然有一種算了算了的沮喪感。追蹤玉帶的行動並沒有替我帶來什麼學術名聲（頂多是發表了幾篇關於玉帶習性的論文），但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種行事曆。目的性漸漸淡薄，只是在不固定時節不固定的狀態下與一位老友出海追隨玉帶的旅程罷了。

（甚或，是一種把自己丟到神秘境域的儀式？）

去參加阿海伯告別式的途中，我開始思考自己為什麼要搞懂這件不搞懂並不會阻擋我人生前進的事？為什麼一定要介入一個我不需要介入仍會不斷運作的現象？

沒出海追蹤玉帶後，我漸漸變成了純粹的學院裡的昆蟲研究者兼教學者。每天在各種瓶罐、標本箱與飼育箱裡活動，出給學生的第一份作業是學期末交出五百種以上，超過十個目、五十個科別的昆蟲。在課堂上把昆蟲當成一堆螺絲、一片超微晶片、一塊智慧電路板向學生解釋昆蟲生理學，偶爾會在中午時分抬頭望望灰茫茫的天空，覺得自己的靈魂也和城市一道積著塵，一道因為抽多了地下水而不知不覺地陷到某個地方去。

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一個學術機構以外的案子。

基本上一開始我對這個案子並沒有很高的興趣，跟我談的公關小姐是一個約莫三十歲，看起來從來沒有曬太陽，魚尾紋只有在笑時才細細地跑出來的蒼白女子。她解釋說她代表的跨國生態觀光發展公司，這次獲得了「紫蝶幽谷保護區觀光發展案」的企劃權。由於紫斑蝶的權威林教授曾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因此希望我能參與這個企劃。

她和我面談時特別提醒我「可以參考看看企劃書最後一頁的預算」。

我看到那個數字時心底又悠悠忽忽地浮起了「玉帶可能在明年又會大發生」的念頭，眼底出現了投向藍色大海的黑色潮水。或許它自始至終都像自己的影子一直

在那裡。我盤算著一艘船與衛星定位儀器需要多少錢。

那女子的聲音像從很遠的谷地傳來一樣：「我們公司尋求的是一種生態保育和地方觀光發展並行的和諧，我們不但保護紫斑蝶，也盡量提供當地人民就業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我們讓觀光客以從來沒有過的視覺經驗認識紫斑蝶。」

獨自開車南下高雄時，腳底下傳來高速履帶在聚合物所組構成的無限速公路上奔馳時傳來的沒有一點生命訊息的微微顫抖。我想起墾丁被車流嘎拉嘎拉碾過的仿相手蟹，到變成一攤肉屑碎殼的那一瞬間可能都還帶著性荷爾蒙挑逗的激動。這種蟹的眼睛位於甲殼的兩側，因此就好像一直在看著自己的大螯一樣，故名相手。

（同時看到兩個極端方向的心情不知道是怎麼樣？）

或許玉帶的出海也和性荷爾蒙有關。由於一季的大發生後，食草過山香都成了沒有葉子的枯樹，雌蝶爲了產卵一定得尋找另一處。飛行時性費洛蒙在空中分泌、飄散，雄蝶尾隨而至，又散發出聚集費洛蒙。於是靠著視覺之外的，以氣味相連的性慾訊號，終究淌成一條浮懸在空中糾葛纏繞的濕黏路線，翅翼摩挲的歸海蝶道。

然而紫斑蝶的遷移是有目的的，難道蝶的體內也有像鳥類腦中那般的隱形航道？（對人來說，那是多麼微小多麼微小的生物！）由於太陽與月亮每小時會移轉

十五度，鳥類白天以太陽，夜裡以月球和星辰作為指引標的的時候，同時要能隨著移動的角度而調整飛行方向。這世界其實沒有一種自然物事循著直線進行，它們似乎都以一種密語般的傾斜角度傾斜著。

玉帶朝西往海上飛是有目的地的嗎？蝶觸角上的敏感嗅覺，當不可能不知道北上的生機較近。

十多年來的斷續追蹤，竟然連印證想法的實驗方式都想不出來。我對自己深感失望。

森林位在島嶼南部偏東的區域。這片林地在上個世紀末設為保護區，是南台灣唯一一塊植物自然演化的低海拔森林。我讓一臉像在生氣的管理員刷了證件和申請書，背著各式裝備，徒步走進。

這片闊葉林地也是全世界僅存的數個紫斑蝶屬冬季聚集地之一（其他的紫蝶谷，因全球性氣溫上升而逐一消失）。在北部冬季已降到十度低溫的時候，森林裡的某些溪谷，仍然維持著二十度的春天。季節在這裡停止運轉，紫蝶在這裡安靜懸吊。

我選擇了一塊次生林地紮營，準備明天深入蝴蝶谷。當天晚上大雨從黑暗的天空落到黑暗的森林，看不見雨但可以聽見雨擊打著各式各樣的葉片，可以想見明天

早晨即使放晴森林四處仍會滴著積存在各種葉片上的雨水。不知怎地，我腦裡竟浮現古典時代詩人王維的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寫得真傳神。不過詩現在已經變成非常專門性的東西了，既不是拿來吟唱也不是拿來想像，只是在大學課堂被研究而已。

一千多年前的雨水和一千多年後的雨水，可能都是同一批水分子所循環的。我莫名其妙地想到這點。

在黑暗裡我的視力反而好了一些。在昆蟲系教課的第二年，我的眼睛開始出現奇怪的黑影，醫生做過水晶體、網膜、虹膜的徹底檢查都找不出原因。每回檢查時就要點「散瞳劑」，然後閉著眼睛超過一個小時靜靜等待瞳孔放大。那一個小時我仍不斷「看到」黑影，絕無重複的黑影像要趕到我腦子裡的某個地方棲息一樣。醫生說：看起來水晶體清澈得很哪。

瞳孔被強制地放大的時候，世界失了焦。

蝶群持續往西。極目所及的唯一一隻是雌蝶（還是擬態紅紋型的），仍執意往西飛了將近半公里，然後突如其然變成石塊一樣墜到海面，被浪捲噬進去。在永遠是動態的海上，像唯一靜止的句點，無聲地沉沉墜海。

我沒費多少時間就藉衛星地圖找到了紫蝶越冬谷地的入口，這十年來，學者們已能掌握紫蝶越冬的落腳處。根據陸陸續續發表的論文研究，紫蝶（你知道，這個泛稱包含了紫斑蝶屬的端紫斑蝶、小紫斑蝶、圓翅紫斑蝶、斯氏紫斑蝶）會在分散的數個谷地中度过冬季，然後在三月初開始交尾，陸續散開飛回北部。到北部時很可能已經繁殖出第二代或第三代了。這裡是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個紫蝶谷。有時候我在讀那些細微畫出紫斑蝶群遷移路徑、遷移前後燃燒脂肪體對照的論文時，都有像巷弄前一閃而過的貓的影子一樣的念頭：謎語真的被解開了嗎？

進入紫蝶谷時，時間大約接近正午。當我第一腳踏入那個地上像鋪了地毯的谷地時，所有的樹在瞬間落葉，約有近萬隻的紫蝶從樹上被幾乎只是如咬下指甲那樣的細微聲響驚起。就像發現即將步上的小島竟是一尾藍鯨，我的心頭有一種冒犯巨大生靈的緊張與惶恐。

蝶一定從很遠的距離就聽到我的腳步，而等到這腳步踏入牠們的警戒範圍時才驚飛。由於蝶的聽覺在腳部的接收器上，因此無論停憩在任何接觸到地面的地方，都可以藉由實物的傳送而聽到我接近的聲音。我常想，或許蝶（以及眾多昆蟲們）也能聽到樹木扎根，地底岩漿流動，蚯蚓鑽孔時推擠泥塊，以及伏流轟轟流過的奇

異音響。

接下來的幾天，我四處記錄著可以裝設攝影機的位置，這也是我接受委託的主要工作：以我的專業知識，判斷攝影機裝設在何處能獲得精采的影像。園區預計在兩年後開放，我向學校請了四個月的長假，因此，這一整個越冬季都是屬於我的工作時間。蒼白女子曾問我需要幾個助理，我說只要一個人就夠了。並不是想多賺點錢，而是我知道如果不是怕寂寞，多一個人並不會使工作更順利。

我並沒有一開始就答應簽約。第二次見面和她一起來的還有生態攝影師 Kevin。他戴著拉到耳朵的毛線帽（因此我無法確定他的髮長），身形高壯，瞳孔淺藍色（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他戴了一種具有望遠鏡功能的目鏡的緣故），算是長相非常出色的男子。相對那個女子，他的皮膚顯然是曬過頭了，可以看出脫過好幾層的皮膚色澤，上頭還到處可以看到像擦過橡皮擦的膚屑。他將是整個計畫後半部的執行策畫，據他說，將會有超過五十位的職業生態攝影師參與這項計畫。

「基本上，我們不能干擾保護區的生態環境。因此，這個園區將動用複雜的攝影設備。我們會在某些定點架設多種 Super Mini Camera，嗯，叫『超微攝影機』。這種超微攝影機可以藏在枯木裡，或者附著在人造葉片下，有的我們把它設計成鳥蛋的形狀，有的做成植物的果實，或花朵的樣子。這些攝影機最大的突破是具有

Dynamic Vision 的能力，無距離調焦攝影的功能，以及立體擬真視覺。」

由於研究時攝影是必要的工具，我對 Kevin 所說的大概有些了解。比方我自己
在拍攝昆蟲時用的軟片是一種稱爲「空間重現」的超微粒軟片，它比一度快遭淘汰
的感光軟片多了一種微凸的顯影粒子，使得投影在特殊的「原像布幕」上會使人產
生一種如入其境的，既真切又迷濛，似乎可以摸觸的視覺印象。彷彿那布幕破了一
個洞，另一個世界藏身其中。這種技術才得以與無軟片的數位攝影競爭，因爲數位
攝影始終無法藉由另一種實體的物質展現這種讓視覺感到觸覺的感受，數位相片不
過是呈現在平面螢幕上的一組電位。

「教授你是昆蟲學家，一定知道蜜蜂的視覺融合形態吧。」Kevin 說。

「Nicker fusion ？」

「呀，Nicker fusion。高速飛行中的蜜蜂，一秒可以接收並融合二百到三百個
閃現在視神經裡的影像。我們使用的攝影機已經達到三五〇，可以像在夏天的猛烈
雷雨輕易抓到一滴雨一樣抓住動態影像。因此即使是安置在受風的樹葉或果實上，
影像也不致於晃動。」他嘴角帶著淺淺的自信微笑（這是他唯一讓我覺得不順眼的
地方）：「我們的計畫是遊客不必忍受森林不適的條件，嗯，比如說蚊蠅啦、潮濕
的空氣啦。他可以租借一台使用衛星頻道接收訊息，只有一釐米厚的紙張螢幕，坐

科技
電子
光

在附近的森林咖啡屋裡觀察。根據收費的不同，遊客手上螢幕能接收的攝影機數
量、架設位置、畫質也不同。一般來說，A 級的『Watcher』……」

蒼白女子在一旁插嘴說，Watcher 是紙張螢幕的名字，A 級表示可以使用約三
百個頻道。她從公事包裡拿出一個給我。像某種線條俐落的刀刃。

「嗯。Watcher 可以同時接受近五百架攝影機的訊息，這些訊息透過視控中
心，被分類爲數種影像訊息。你可以按下螢幕上的觸控按鈕選擇『求偶舞蹈』、
『交尾』、『覓食』……等等行爲，或者可以另外選『鳥類』、『其他昆蟲』、『哺乳
類』、『爬蟲類』等等來進行觀察。當一台攝影機 lose……」

蒼白小姐插嘴說，這表示在攝影範圍內暫時沒有可以攝影的目標。這時候我發
現，雖然兩人坐在距離我差不多的位置上，但聲音卻像是從兩個不同空間傳來的一
樣。男的聲音低沉而近，女的聲音高亢而遠，簡直像搭配好的一組音響。

「嗯，那時你就可以轉頻道，也選擇觀看其他的生物。當然，如果遊客同時租
用多部 Watcher，便可以同時觀察到同一地域中的不同生物活動的情景。」

聲音呢？

當然，觀察者是配有 Listener 的。蒼白小姐解釋：Listener 是耳機的名稱。她
講話時動作很多，簡直像在用手語一樣，耳環因此不斷晃動著反射窗外的陽光。如

果你需要「耳畔解說員」，服務中心會給你另一種耳機，of course，聲控中心也可以提供自然的「現場音」。

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被他們所說的這種完美的不破壞觀光方式打動了。我想或許跟以前我父親在推銷靈骨塔的人跟他耗了一下午後，一口氣買了兩三個的心情很類似。

只是我心底有像白紙上筆尖大小污點的不安全感，但自己並不清楚那不安的來源。

無論如何，這和過去坐在家裡看 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或 Animal Planet 的感覺截然不同。一來那些電臺播放的即使製作得再精緻，絕對是「已經過去的」記錄。使用「Watcher」和「Listener」，卻能夠讓你真正地面對現場。何況，坐在家裡客廳，和坐在森林咖啡廳一面享受芬多精，一面進行即時性的野外觀察，那就像看風景照片與拍風景照片的感受截然不同。

蒼白小姐像朗誦一樣地唸：這些發明使得人與自然產生一種既親近又不相妨礙的互動關係，而生態知識、健康、自休閒裡學習尊重自然，都會因此普遍化而確實地扎根。她給我一個帶著魚尾紋的微笑說：這是T大生態旅遊研究所H教授在競標時替我們公司寫的推薦語呢。

由於要拍攝到蝴蝶細膩動作，我在森林裡爬上爬下尋找攝影機安置的適當角度。由於蝶的色感對反射光線的紫外光波特別敏感，對短波光比長波光較有反應，因此選擇陽光照射得到的高反射區肯定比較有利。或許，還可以安置一些可以放出短波光的人造花來隱藏攝影機。什麼樣的角度會拍到讓遊客驚歎的畫面呢？我在腦子裡不斷想著這個問題。

到春天來臨的前一個月，我在森林的分割藍圖所劃分的十六區裡，已經畫上了五百三十一個象徵攝影機的點（我應該要提供五百個A建議點，三百個B建議點，以及兩百個C建議點；A、B、C表示考慮裝置的優先順序）。我坐在帳篷裡，讓腦袋運轉起每一架攝影機的畫面，確定每架都能準確地捕捉到蝶的動態。這些畫面能呈現蝶的各種生活習性，我想不只可以滿足遊客的好奇心，應該也對研究斯氏紫斑與小紫斑、圓翅紫斑這幾種親緣種的習性差異，提供正面的幫助。

那五百三十一個畫面在我的視覺區裡像古早時代以熱空氣對流來策動的走馬燈，一個接一個輪轉著。但那裡頭似乎缺少了什麼。這樣的念頭，有時像以我看不見的形式潛伏在腦的森林裡的繡眼畫眉，突然撲撲飛起。

坦白說那時我對兩個多月來重回野外的調查生活很滿意。我對眼前一閃而過的

任何動態事物變得更敏感，憑著多年觀察鱗翅目的經驗，即使是紊亂飛行的蝶我也能像心電感應一樣知道牠將在哪一朵花、哪一片葉背上降落，甚至可以在蝶飛過之前腦中就浮現一條空中的飛行路徑，彷彿看得見那隱形的氣味之路一樣。

令我特別開心的是敏感的哺乳類開始稍微放鬆戒心。山羌從指頭大小的足跡，變成我眼前的確實存在，牠們穿過我野帳前方的林地前往附近水源時，會以憐憫的眼神停頓了幾秒，然後像雨水滴到河裡般消失在森林裡。夜晚會有發亮的眼睛像要探照我骨髓裡的意圖般盯著我，兩眼眼距較寬的是白鼻心，較窄的是麝香貓，樹上的是大赤鼯鼠，草堆裡的可能就是鬼鼠。我嗅得到牠們的體味和糞便，牠們也從看似空無一物的空中獲知我的氣味。

一天黃昏，一群山羌（大約六隻，四成獸兩幼獸）站在面前約十步的地方，面對著我這個方向反芻地嚼著什麼。我饒富興味地舉起相機拍牠們。

山羌之聲？

↓

「你爲什麼而來？」

我嚇了一跳。那聲音就像從以無辜眼神望著我的山羌肚腹而出。我放下相機，過了幾秒，才從那眼神後頭，看到一個像是樹幹分化出來的年輕人。他的臉部線條有一種堅決的氣質，除此之外，我壓根忘了他穿著什麼樣的衣服。山羌如犬般吠了

幾聲，那聲音像讓每片樹葉都微微一顫，逐漸往溪谷的方向散去。

我驚訝於山羌竟讓年輕人站得這麼近，就像他是牠們的牧者一樣。我無法確定這個神秘年輕人的意圖（公司曾希望我不要將計畫先說出去，這是商業機密），但也不願說謊，所以回答：「我來找紫斑蝶。」

「找紫斑蝶？」

「是啊，那是我的興趣，我喜歡蝴蝶。」我想起我那個公司提供的，像一座小太空艙的高科技帳篷，以及怎麼樣也不像一個業餘觀察者可以負擔的各式裝備，不禁爲這個謊言臉頰發熱。

「喜歡，這個詞太模糊了。」他站在一株烏心石旁，像在思考一個難解的寓言一般喃喃自語。「你是觀察？注視？還是看？」

觀察、注視、看。我腦中沒有這三個視覺動詞的差異解說，我分辨不出這三者，正如我一向分辨不出幾種楠樹葉片（我曾經請教過專攻植物學的同事，他們說泰雅族人對楠樹的葉片有極細膩的觸覺判分法），也沒辦法肉眼判分冰晶雲和水氣雲的差異。

「觀察吧，像小學生觀察草履蟲一樣。」

他停頓了一會（這時我才發現，森林裡的一切聲音彷彿都「暫時停止」了，就

好像我們的對話被抽離到森林之外一樣，好像有點害羞地說：「你……有沒有想過紫斑蝶怎麼看？」

「怎麼看？」

「是啊。看。你沒嘗試過嗎？像蝶一樣，看。」陽光帶著樹斑斑點點的陰影降落，沒有陰影的部分在他身體周圍形成一種霧毛毛的光邊。

「當蝶從藿香薊上飛的時候，牠的眼裡會出現一團紫色的漩渦，森林會向下沉，雲會靠近，山會倒退，河流變成銀色的線，色彩變得單純，世界被單眼分隔成一粒粒微米，然後在意識裡重新組合。如果要快就揮動翅膀，如果要注視某一點就交給風：這裡的風很慢，只比呼吸快一點點。」

風很慢，只比呼吸快一點點。我心裡想，這年輕人是誰？他的輪廓有原住民族高顴深膚的特徵，眼裡帶著憂愁的基調。

突然間我的念頭像是被抽走了一樣，腦袋裡啪啪幾聲，彷彿被插上插頭的接收器，眼前出現許多紊亂的，朝後方逸去的線條。放眼皆是黑色與白色點紋構成的抽象色塊，就像自己已經被融解在這些點紋中。過了好一陣子我才醒悟那是玉帶的翅。漸漸地黑與白的色塊露出破洞，海出現了。陽光從黑色翅膀鼓動間的縫隙落下，曬亮曬暖一切。我發現翅膀的揮動不但不是無聲的，而且那聲音就如同〈啓示

錄〉第九章第九節所形容的蝗群「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馬車奔跑上陣似的」。逐漸地有些黑色翅膀沒有預警式地掉落，於是海便越來越龐大。終於，像只是把天空染深後翻轉過來的海占據了整個視野。唯一的界限在遠方。看不見食草也不見蜜源，看不見隊伍前頭的遙遠的線也看不見隊伍後頭正在遠離的線，海面上偶爾出現的白色泡沫將落下的黑色翅膀捲沒。

（如果是仿相手蟹，那眼睛應該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的兩條界限吧？）

看不見隊伍，只剩下發亮的天空與發亮的海，在無法計數時間單位的一段時間之後，突然間落入連想像的光影都沒有的絕對黑暗裡。

影像重新轉回時（就好像按 recall 轉臺一樣快），青年的臉像是想詢問著我什麼，他的眼在空氣中接觸著我的眼。或許是我站得離他太遠，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是怎麼樣，那也有瞳孔也有眼白也有角膜的眼裡，模模糊糊地像是有無數帶著稜角的小方格所組成的輪廓。

這時我發現山羌們又出現了。耳朵的形狀非常漂亮，像開始發育的孩子的鼻尖的山羌，依然用十分哀愁的眼望著我一會兒，然後把腳踩進將蹄聲收藏到柔軟泥土裡的落葉堆，窸窣窸窣地離去。

青年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也離開了。

幾天後我在紅外線鍋上煮著筆筒樹嫩芽湯時，那氣味像一支螺絲起子，把腦袋裡的某個蓋子旋開了。我突然發現，截至當時為止我所畫的五百八十六個攝影點裡，沒有一架攝影機是以紫斑蝶的視覺所看到的世界。

比方說蝶和蜂一樣也具有動態視覺融合影像的能力，那個世界應該就像以慢速播放的錄影帶（但時間的流動卻是和我們的世界等速的），我捕捉牠們的動作在牠們眼裡或許就像蛇脫皮中的蛇一樣緩慢。

如果有些攝影機能呈現蝶的視野就好了。只是有誰知道那複眼所看出的世界，和我的眼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

所謂的 Compound eye（複眼）是由許多的 Ommatidium（小眼）所組成的，不同昆蟲的小眼構造並不相同。以蜂來講，六角形的小眼約有四千個。如同從太古飛來的蜻蜓這種前後翅可以不同步振動的古老昆蟲，複眼是由數以萬計的小眼組成的。這些由表皮特化成爲像泡沫裹住一樣的透明角膜，以 Crystalline cone（錐晶體）和長軸呈放射性排列的 retinal cell（呢，叫細長網膜細胞吧），構成超過核能電廠反應爐複雜程度的感光體。我曾在超顯微鏡下看過小眼的色素運動，當錐晶體接受到外來光線刺激時，色素細胞像被某個無形撞球手的力道控制下滾動的球一樣，看似

毫無章法卻向著適當的位置移動，以適應明亮或黑暗的視覺環境。那就像人類的瞳孔一樣，彷彿一種有獨立生命的存在。

當時的生物科技雖然可以複製出瀕臨絕滅的珠光鳳蝶以及大紫蛺蝶，卻從來沒有嘗試還原過蝶的視覺經驗。雖然在技術上似乎有可能（至少 Kevin 所用的攝影機就具有快取能力），但深入一想，要呈現不同構造的眼所看出去的世界，或許不只是技術的問題。畢竟，即使是同一構造的眼，看出去的世界必然也會有選擇性的不同吧？

我認識的一位喜愛街頭攝影的大學好友，後半輩子把他的家產都拿去購買知名攝影家使用過的二手相機。我問他爲什麼，他開玩笑說用一架某人會使用的相機，就會好像移植了某顆新眼球一樣。我記得他收藏的一架萊卡 M6，原持有的波蘭攝影家在機身底板上刻著九〇年代一位多才藝的女作家 Susan Sontag 的一段話：「凡照片都是消亡的象徵。拍照片便是參與進另一個人或事物的死亡，易逝，以及無常當中去。」

有時候我會突如其然地看見青年。比方到野溪洗澡、坐在林地的明亮處曬太陽、或爬到樹上計數紫斑蝶群棲息的樹種時，青年恰好在野溪的另一頭、林地的陰暗處、另一棵十幾公尺外的樹上，像還在學習笑容一樣用生澀的笑容跟我打招呼。

我完全想不起來青年的眼是什麼色彩。或者是，那色彩太過繁複以致我無法歸類？

（那是不是一雙在外形擬態單眼形式的複眼呢？）

我想像被散瞳劑強制放大的我的瞳孔，還有那青年在光照下，如同二極體光波流震的眼，被泡在真空保存液裡，無重力地飄浮著。

複眼的構造可不可能生長在像人類這種生物上？像無預警出現的噴嚏一樣的荒謬疑惑像潮濕空氣受熱上升，形成柱狀積雲，裡頭的微小冰晶相互撞擊著而聚積成爲雨點，繼續上升，凝結成爲冰晶，形成捲雲。

任務結束前的幾天雨持續地下著，即使是採用隔離水分子的技術，帳篷裡仍感潮濕黏膩。雨無邊無際地濡濕著整座森林，樹皮浮腫不堪、鳥啼止息、四處都是蝸蟪和蝸牛、白領樹蛙整天像機關鎗一樣嗚叫。水隱藏在落葉層下，一踩下去就會啾一聲，好像踩到什麼活物一樣。紫蝶群紛紛倒懸在葉片較大的植物底下，但也有許多殘骸混在落葉堆裡，死去蝶的蝶翼上頭的物理鱗片仍然反射著紫光。

就在我決定暫時離開森林，到附近的小鎮避一陣子的那天早晨，年輕人又出現了。他從雨裡走過來。我邀他進我的帳篷，用光束烤暖身體。他仔細地翻著我正在收拾的標本展翅板。

「你蒐集到多少？」他背對著我。

我爲了不得罪他，在腦子裡轉著適當的詞句：「蒐集，不，我不蒐集。這是研究必須的。每一種我只取一到兩隻樣本。」

「樣本？你叫這些蝶做樣本？」他的口吻聽不出任何情緒。「多少種？」

「二百二十六……或一百二十七吧。」

「不，應該是一百四十一。加上偶爾會經過這片林地的，有一百九十七種。」

我就像小學時上課被叫起來算錯算術的學生，不知所措地搓著手。

「你要這些……蝶……樣本的目的到底是幹麼呢？」他轉過身來望著我。在汽化燈的照明下，我終於真正地接觸到他的眼。

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視覺和記憶的話，他的眼確實是由無數個小單位所組成的，但卻不是規律的、蜂巢式的複眼，而像是將許多不同生物的眼所集合起來組成的眼。我忘記禮貌地被那雙眼深深吸引，就像盯著荷蘭田園上一座座的風車，不自禁地被自己心裡的某個風景召喚進去一樣。每一枚小眼都眨動著似乎是熟悉的、卻又具有陌生感的場景。被蛀食成焦褐色的樟樹葉，果莢正在裂開，長了羽毛般的瘦果被風一吹就逸出視線外的馬利筋，被象草五節芒包藏起來的某種哺乳獸的小徑，像包裹在藍色空氣裡的純粹藍色，眩目得彷彿發光體的雪地，以及就像在進行著一

場光的表演般，流動著各種光束的水面。

不知道爲什麼，這些並沒有什麼哀傷情緒的場景卻透露著一種哀傷的色調。

我對著那以幾萬種姿態呈現的哀傷眼神，毫無戒心地把來紫蝶谷的原委慢慢地說了出來。其間還穿插了過去追蹤玉帶，以及觀察研究鱗翅目的一些事（就像你跟你說的一切）。然後我問他：

「你的眼是複眼嗎？」

年輕人緩慢地點了點頭（似乎又搖了搖頭）。他的眼神像穿透我，落在我身後正落著不仔細看會以爲起霧的細雨裡的某處。並不像是要回答我地說：

自然、無意識運作

世界並不是只爲某種眼睛而反射顏色、集聚或構造的。

複眼人說，他已經愈來愈沒辦法真正看清這個世界。當他說話時，數萬枚單眼因急速的色素移動而讓人清楚地感到那身體裡頭靈魂的變化，那些小眼們似乎沒有看著你，而是在對你展示了繁複的世界。仔細一看，複眼人複眼上的小眼，有幾枚失了光彩，就像熄了電的燈泡，或打烊的世界。不，仔細一想，可能不只幾枚，而是幾十枚、幾百枚、幾千枚，而且在我望向那裡的剎那的剎那，又有幾枚熄滅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站起身，走出我的帳篷，就好像正在落著的雨水的一部分走進雨裡。

「如果生命看這世界的眼光不被理解，一切都會終止。」那聲音也像是雨水的一部分，就那樣消失在雨裡。

我決定留在帳篷裡等雨停，期間蒼白女子曾經打過電話關心，我說一切沒事。

雨是在深夜的時候停的，我被各種動物的聲音叫醒。我從來沒聽過那麼多種動物一起鳴叫，耳膜像被取走，聲音直達聽覺區一樣的鳴叫，好像互相慶賀雨終於停了似的。由於是滿月，森林裡非常明亮，山羊群在我五步之外的地方嚼著草，小彎嘴們就從我的眼前東張西望地飛過。我第一次在這麼近這麼明亮的地方看到野兔，牠們的眼就像玩捉迷藏躲在衣櫃裡怕被找到的孩子。垂懸在藤與葉片下的紫蝶們一張一闔牠們的翅膀。

（那紫色鱗片，簡直就像無數無數個星圖一樣）

不知道有什麼訊號，至少我看不見也聽不見那訊號，突然間一群紫斑蝶飛了起來。就像遠方有什麼聲音透過牠們腳上的聽感覺器，讓牠們的肌凝蛋白牽動了飛翔肌，在那一瞬間像想起什麼似地朝遠方飛去。

留在森林裡的雄蝶開始跳起求愛飛行舞，牠們圍繞在雌蝶周圍，從毛筆器釋放出性費洛蒙。我感覺到森林的風向在改變，腳底下有股力量想要鑽出來。

我記得雨是在天亮之前停的，快要落下去的滿月，仍然非常仔細地，照著森林的每個角落，一切都流動著難以形容的微妙亮光。

老人說到這裡的時候，電視正在轉播一批俄羅斯與美國科學家準備「終結」月球的行動。其實這個構想早在五〇年代就有美國科學家提出，約二十年前（二〇〇二年），又由俄羅斯科學院的弗拉基米爾·克魯因斯基與普茲特斯克伊率領一群頂尖科學家向俄國政府進行建議。

他們認為從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氣候異常、飛機失事乃至於地震，都與月球引力有關。他們當時提出用火箭發射六千萬噸的核彈、摧毀月球。月球引力消失後，整個俄羅斯都可以栽植亞熱帶蔬果。沙漠會降雨、颶風將消散、河水不致氾濫、季節的界限模糊，人們的情緒會更平和，海水不再潮汐，作物的生長規律。地球將成為更適合人類生存的美好星球。

然而摧毀月亮的核彈，在技術上會不會對地球造成傷害呢？這樣的恐懼讓月球又活了一段時間。

令人擔心的核戰爭並沒有爆發、污染漸漸被控制、數百種瀕臨滅絕的生物被複

製成功。科學家不知道是爲了要消耗核彈還是幹什麼，另一批成員來自多國的科學家在「反對摧毀月球組織」的屢次阻撓下終於建立起「終結月球基地」。這計畫雖然受到許多批評與阻擾，不得不以秘密的方式進行，但在部分政府與政客的縱容下，似乎以異常順利的速度在進行著。電視每天在進行著「月球死亡紀事」，以及「月球史回顧」的報導，因為據某些人士的暗示，可能在今天的午夜十二點（還有兩個小時又十七分鐘），基地將在西半球人的陽光裡摧毀月球。

擬真螢幕上的月球異常龐大，似乎能站在這裡就把石子投進寧靜海裡。

老人喝的是最近頗流行的無色透明 Nirvana 啤酒，我的則是 Pink Floyd。從小我就是昆蟲迷，現在一週有三次（三、六、日）會來到這個牆面皆以昆蟲畫、昆蟲標本裝飾的 insect pub。老闆阿昌偷偷跟我說牆上的鱗翅目標本有一半是坐在角落的那個身材矮小的老人給他的，我對鱗翅目自小就有強烈的興趣（算是個業餘昆蟲蒐集者），好奇使我主動調整了到這裡的時間，藉以接近這個據說是鱗翅目專家的老人。

老人不愛說話，只是每晚在座位上對著光盤檢視、整理數量龐大的昆蟲幻燈片，我得到他的允許後便坐在對面看著那些像活在冷凍時光裡的華麗昆蟲。直到某一次他對著一張玉帶鳳蝶遷移群的片子，開始他的故事（一開始，並不像是爲我講

的)。

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他片段所提起的過去。我儘量不打斷他，只有偶爾前後事件差太多的時候，提醒他回到我比較有興趣的敘事線上。當故事中斷的時候我們就喝酒，看電視轉播。每次來到這裡老人就說一點，我回去以後把它記下來，像逐漸對上打碎的盤子一樣拼出故事。

老人不說話的時候我說話。我跟他說小時候我父親也帶我去紫蝶幽谷保護區參觀過，我不曉得當時從 Watcher 看到的畫面，竟然就是老人安排的呀。我說據說最近又發現長臂金龜，已經被研究院捕捉到準備複製，說不定以後就可以看到甲蟲園賣長臂金龜了。我問複眼人難道只有一個人嗎？老人說不知道。我問他是否曾經問過那個複眼人關於玉帶往海上飛的謎？老人說有。複眼人說那是一種儀式。

儀式？可是，蝶不就都死在海上了嗎？

所謂的儀式是沒有表象的理由與目的性的。老人說或者是複眼人當時這樣說。

儀式就是存在自身哪。

老人說到雨停了月亮出來了的時候停了下來。我覺得有某些東西在他衰老的身體裡正發生變化，就像月的盈缺。我確確實實感到感傷地說月亮被摧毀以後，現在我研究的事就會失去意義（我專長的研究領域是民間文學中的月亮神話）。以後我

們會說，「以前有月亮的時候啊」。

以前有月亮的時候啊。

以前有月亮的時候，善妒的希勒掌管著月亮。月亮教倖存於洪水之後的阿美族兄妹如何產下子女；地基諾族的年輕男性穿著繡有月亮花飾的衣服，代表自己準備追求愛情了；拉枯族和多數把月亮視為陰性的民族不同，他們對男性唱道：「你像一個月亮」。而印加人把月亮嫁給太陽，他們生下了滿天星斗。雅庫特人總在滿月舉行婚禮，而希伯來人，自古以來就根據月亮的盈缺去選擇游牧的路徑。

以後將沒有月亮。

希勒將失去神力，如果再發生大洪水，阿美族的兄妹將不曉得如何產下子女，地基諾族的年輕男性不再穿繡有月亮花飾的衣服，拉枯族不再對健壯的男性唱道：「你像一個月亮」。印加人的太陽喪了妻，滿天星斗成了孤兒；雅庫特人總在滿月舉行的婚禮要改期，根據月亮盈缺改變游牧路徑的希伯來人將找不到歸鄉的道路。

老人望著我，眼神穿透我的身體落到遠方似地喃喃地說：鳥也會停止遷移，或在遷移中迷路，白帶魚不再躍出海面，紫斑蝶可能也會忘記從冬天裡醒來，回到北方。

月球仍然藉由一組虛擬電位，投射在擬真螢幕上。雖然是滿月，但由於鏡頭的

解析度很高，因此顯得那龐大的圓盤坑坑凹凹，充滿暗面。我喝著 Pink Floyd。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地，老人的眼裡映照著我從未見過的一些景象。

那是仿相手蟹繁殖期降海時越過馬路既是赴死又是求生的陣勢；那是玉帶鳳蝶像約定好了似的，往西邊大海的奇異飛行；那是白帶魚受到光的召喚，像數萬道光朝向光的來源洄泳（濁白的像患了光盲症的眼，仍圓瞪瞪地睜著）；那是靜止的紫斑蝶像聽到什麼聲音似的，跳起求偶舞蹈。

而月亮碎裂成無數的光片浮在老人的雙眼上。節目正在進行街頭採訪，問路人對於月亮難忘的記憶之類的問題（還有四十二分鐘），有個年輕人說，他的父親說他的曾祖父說過不能用手指月亮。老人閉起眼，用皺紋把月光收藏到人跡未至的森林深處似地，緩緩閉上了眼。

——原載二〇〇二年九月號《中外文學》



勾·饑餓·洞穴之蟾等三個短篇

蟾蜍發出勾勾勾的求偶鳴叫，讓溪水沸騰，雲朵激撞化為天雨，咸豐草感動地扎根。

那聲音隨著空氣鑽透母蟾蜍的鼓膜，按摩她的心臟，擴張血管，使泄殖腔膨脹。

那聲音拉緊又放鬆她雙腿的筋肉，使她半蹲半爬地來到洞口，

用那雙沒有溫度的熱情雙眼探望音響的來處。

勾

「我一定要離開這裡！」

「別傻了，你還有什麼不滿的？再說，能去哪裡？」我望著她的酒紅眼瞳，腋下開始分泌寂寥的黏液。不錯，這裡一切都有了，每天沐浴著春分後嬰兒皮膚般柔軟的陽光，氾濫的豐饒食物，以及她。可我需要氧，需要打在水上，能讓我皮膚輕輕顫抖的雨水。

「只是離開，就只是離開，管他媽去哪裡，走多遠算多遠。」時間不斷穩定而耐心地流動，沒有寬度深度速度地流動，我們進食、繞著圈子游水、閒聊、吐泡泡以及做愛，彼此就是彼此的魍魎。

「可是你究竟想去哪裡？」她的語調深遠而冰涼，能將陽光凍結。是啊，去哪裡？他們合音般複誦著。

一條無色的線穿破天空慵懶地垂了下來，閃著堅硬色澤的鉤靜謐地搖晃著。

我將最後一眼給她，隨即撐破眼眶，豎起背鰭，急速鼓噪胸鰭腹鰭臀鰭並樹起

每一片鱗，吞下讓鉤透過我的嘴扯住鰓，拋棄她與他們底驚呼，帶著奔湧的血擊碎水面離去。

——原載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聯合報》副刊，本文為修改版

饑 餓

走進魚店，便被孔雀魚專櫃吸引住。鋼架五層，最上層就像被切割成塊的陽光一樣，缺乏實體感的清澈，魚在那光裡如星星的運行、風的流動、樹葉的微顫般游動，隔著壓克力相互呵氣。缸外標著價：德系黃尾禮服緞帶一萬二，藍草尾燕尾一萬，佛朗明哥八千……

光線被層層壓克力層層削弱，底下是近乎喪失視覺般的黑暗，就彷彿在熱帶雨林與深海，陽光是超現實世界的詩語彙似的。缸外標籤上數字亦隨之不斷萎縮，最底下是二十尾一百，不准挑魚的缸。

充滿塵埃的水，幾百隻花斑孔雀彼此推擠，相互啄咬。黑綠刷毛藻陰險溫柔地飄舞，每一擺身便撞上水中浮旋著的斷鰭殘屍。

缸的一角，生命則準備誕生。一尾爛鰭母孔雀生殖孔正拋擲出弓狀猶帶卵囊的幼魚，牠們像一顆顆汽泡懸浮，睜著想要在渾濁水域裡看清世界的大眼。還不待牠們第一次擺動虛弱的胸、尾鰭，母孔雀便與一群孔雀爭擁而上……

「啊，」我大叫，「你、你們怎麼吃自己的小魚！」

幾百隻缺乏光澤宛如石化的眼睛向著我，目光鏈擊缸壁叩叩作響：「我餓，餓啊。」

——原載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聯合報》副刊，本文為修改版

洞穴之蟾

蟾蜍找到了一個洞穴。

洞穴口狹腹廣，每隔數秒就會有一滴水自重重的岩縫滲透淌下，使泥壁冒出青苔。蟾蜍理所當然地住下，並趕走任何一隻探頭窺視的雄蟾蜍。

這裡常有盲著眼溜鑽而過留下孔洞的蚯蚓，蒙著頭掘土的螻蛄，以及騷蟬的沉默幼蟲。洞穴前碗蹄蓋蕨葉上偶爾停著畏光的夜蛾、蹦跳的蝗蚱以及沉思的椿象。這都是萬能的上帝賜予蟾蜍的多樣食物；上帝的賜予使蟾蜍耳後腺毒液汨汨不絕，背脊淡綠色的華麗刺瘤突出，後腿粗壯而長，蹼韌且柔軟，精囊中飽儲精子。

蟾蜍發出「勾勾勾」的求偶鳴叫，讓溪水沸騰，雲朵激撞化為天雨，咸豐草感動地扎根。那聲音隨著空氣鑽透母蟾蜍的鼓膜，按摩她的心臟，擴張血管，使泄殖腔膨脹。那聲音拉緊又放鬆她雙腿的筋肉，使她半蹦半爬地來到洞口，用那雙沒有溫度的熱情雙眼探望音響的來處。

然而雄蟾蜍已然大到無法鑽出洞口迎接擁抱她，雌蟾蜍則更是巨大。兩隻蟾蜍

在洞口的兩端對望著彼此。幾個春秋過去，洞口未見擴大，反而逐漸淤塞，蟾蜍不見萎小，倒是更形肥壯。雌蟾蜍被另一個鳴聲吸引了，她準備離去。雄蟾蜍急了，牠鳴叫得更使勁、更響亮，那聲音震顫土地，令電子摩擦成雷，常青樹落葉，水流凝止成冰，斷層嘎嘎裂碎。洞口被落泥樹葉與砂塵封堵，時日既久，碳酸鈣受到高壓而擠成岩層。雄蟾蜍在完全的黑暗中以一百年一次的呼吸，遺忘鳴叫、爬行、雨季，陽光以及雌蟾蜍的眼神，如陷入沼澤深處般深深深深地睡眠著。

一八三五年，修築倫敦到伯明罕鐵路的工人，在科芬特里路段剝起紅砂岩甩向貨車。岩石落地粉碎，從中跳出一隻活蟾蜍。工人驚奇之餘，又將牠小心翼翼放回岩洞，並再次以濕泥封上。蟾蜍不斷喘氣，綠色的眼睛浮著一層泡沫狀的薄翳，在數分鐘內皮膚由濕嫩的黃褐色轉為乾硬的黑色，三天後，只剩一張皮似地癱在洞中死去。生物學者依格頓說，兩棲綱無尾目的生物確實常因躲入穴中，後因身形長大或洞口環境改變而被困在洞中，遂進入休眠的狀態。可是，他判斷這隻蟾蜍和英國當時的各種蟾蜍並不同屬（genus）。

三十年後（一八六五年），英國的杜安郡哈特浦修建供水工程，工人從離地面二十五米深（相當於地面五層樓的高度）的石灰岩中挖出一隻活蟾蜍。那蟾蜍一躍

可達一米，鳴囊風風鼓張，卻絲毫未發出聲音。兩天後，蟾蜍碎鑽般的光亮眼珠凹陷入內，只剩腿部筋肉尚微微顫動；第三天，蟾蜍舌露嘴外，長約三吋，生息全無，屍體後來被送進哈特浦博物館保存。根據地質學家泰勒牧師說，石灰岩層確實有極細的縫孔可滲入雨水並供微小昆蟲活動，只是哈特浦的石灰岩層，形成已超過六千年。

一九〇一年，英國拉格比市遭逢百年來最冷冽的低氣壓，市民柯萊克在家中敲煤塊為暖爐添煤，在敲碎的煤屑中竟發現物體蠕動。又是一隻蟾蜍。牠渾身炭黑，惟趾間半蹠透明，柯萊克試以家中餵畫眉鳥的麵包蟲餵食，三日後牠仍闔上墨黑的眼珠死去，透明的半蹠如薄冰碎裂。

一九六〇年春，臺北市將沿著過去大水溝兩側（約一八八〇年的時候，這裡還是公墓與番薯田），日據時代以來陸續建的木造、竹造棚屋拆除，預備重建全長一千一百七十一公尺，三層樓高的鋼筋水泥商場，讓兩側居民謀生，共計一千六百四十四個鋪面，估計可提供近萬個就業機會（連看車老李、掃便所阿伯之類的工作也算進去）。挖地打基之時，一名工人坐在一塊挖出的岩塊上吃裡頭只包了條菜脯的飯糰，不料岩塊崩粉，從中躍出一隻背黃褐肚米白，約成人巴掌大的蟾蜍。居民請了地理仙測測吉兇，地理仙說蟾蜍是「咬錢而來，主商場三十冬e繁華」，地理仙

也通道術，他斬斷蟾蜍頭，以其血畫了道靈符，連同銅幣九枚、米九枚、鹽九枚，深深深深埋入商場地基的某處。

——原載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 (652)

虎 爺

" Tiger God "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著 者：吳 明 益

發 行 人：蔡 文 甫

責 任 編 輯：陳 慧 玲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25776564 · 傳真／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網 址：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電話／27773915）

印 刷 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雲翔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3（民國92）年2月10日

定 價：210元

ISBN 957-444-011-7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虎爺／吳明益著．— 初版．— 臺北市：
九歌， 2003〔民92〕
面： 公分．—（九歌文庫；652）
ISBN 957-444-011-7（平裝）

857.63

92000676

B23115129